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志銘

僉事孫公墓志銘

公諱璽字朝信嘉興平湖人也其先世徙自松江之華亭所居南有九峰東有盛溪因自號峰溪道人弘治辛酉舉浙江鄉試登正德戊辰進士除興化知縣四年陞揚州府同知幾年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尋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京畿屯餉調雲南僉事坐撫按搆怨奏逮二司是時公已陞山西參議矣仍落山西僉事乙未朝覲之歲以老罷歸最前後仕途二十八年歸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嘉靖甲辰六月二日也公爲人寬厚持重內剛外和其所居官不擇劇易不計利害智巧所避毅然任之其有蹉跌亦不爲悔嘗言興利易而除害難然除害所以興利也其在興化興化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賂權貴猾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千戶縮所印而所中諸世千戶反悒悒出恩下不敢喘令

丞左右亦多爲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陰事令丞欲圖恩懼不能制得反噬公始至恩繡胸背持刺上謁公拒卻之然亦未遽誦言罪恩也而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稍稍以輕罪笞其一二宗人以風指百姓百姓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攫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按盡得恩與其宗人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者數人邑中爲清公始至邑歲饑捐公廩代民輸自是孜孜民隱平徭清賦養老長孤居數年邑以治稱去之日邑人攀擁不得行而徐豪家獨銜公不已伺公去卽持金數千走京師賂閹官瑞蘄反其獄且中公奏下巡鹽張御史正德時諸閹專而瑞尤有名所謂瑞張也御史顧望窮索公過失數月不得則令公與豪家同囚繫困辱之乃爲書抵御史其語深切抉摘御史隱曲御史得書大慙慙竟引疾去後代者至踰年其事乃已而爲揚州府同知揚興化所屬郡也始御史之勘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盱眙令某咸受賂詭法巧詆公罪不克至是兩人爲他御史所論公又往勘之罪

不至罷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公公絕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爲長者同知職清軍而軍解失文據者例充軍時解人當坐者若干人公請於上官以爲軍一人則解者二人解者軍則別解者又四人矣牽連無已時請限以一月首免別給文以行便上官下其法所部郡邑爲例頃之淮揚饑公往賑泰州所活凡三萬餘人是時宸濠反江西攻安慶公奉檄守儀真扼江之衝捕儀賓之爲謀者與其黨十餘人敕旌其功嘗以僉事奉命丈皇莊草場地土清其地之爲奄戚所漁奪者悉歸之民薊州銀冶盜嘯聚千餘乘利據險爲患公攝兵備選能吏馳上山寨榜示禍福各自縛詣公公罪其首餘牒遣復業及徙雲南分巡洱海道麗江土官川蜀爭金沙江讎殺公會勸其事土官以土金賂同勘者久伺卒莫敢賂公由此躑躅以爲常公以山西僉事巡大同盡心撫馭人賴安堵頃之吉囊入寇斬首多以贊畫功賜金自爲令卽力薰大豪及在薊州洱海

大同倥傯盜賊蠻夷反側兵戈之間而勘地土時則尤以一文吏與貂璫肺腑爭氣力上下公處之未嘗不辨竟以不能俯仰故不
至大官在山西嘗衣豸衣見巡按巡按怒以爲慢己因考察中之
遂以罷自知縣徙同知自同知徙經歷也亦坐不能曲事鄉大夫
之有力者故卒爲所擠尤不喜通權貴人爲山東僉事時以屯田
居京師久之永嘉張公爲相故交也同年桂公爲冢宰未嘗一私
伺其門以是往往齟齬於世至其清修之節則人亦不得而訾也
總兵某嘗間饋寶帶鉤不啟封而還之雲南夷俗巡守行部輒有
饋獻納則喜拒則疑且恚公拒之卒無敢疑且恚者大理經歷以
鄉人故潛置蒼石文書篋中假公移投入公亦潛還之不發其事
平生自俸貲外無所取其俸貲亦多以散諸宗姻族卒之日篋笥
敝衣而已性尤喜詩自罷歸居閒則詩益多有雲山履歷稿藏於
家公之先諱某者居華亭國初被薦署縣學教諭事至公之祖諱
忠自華亭徙平湖者也父諱軒封宗人府經歷母張氏贈宜人子

女各一人子植舉進士爲刑部主事植始聞公病脾疏請歸養歸
踰年而公卒將葬植來請銘余以未及識公固辭植曰余先君則
知子矣先君每誦子之文而得子之爲人恨老不及見子此行蓋
先君意也因涕泣固請嗟乎余何足以辱公之知而亦烏能有述
於公也哉於是按公之壻禮部員外郎錢萱所爲狀與公所上張
御史書論徐豪事而次序之不敢增損焉懼失實也銘曰噬嗑腊
肉或遇之毒終利用獄盤桓居貞有膏其屯卒困於臂嗚呼古稱
巧宦四至九卿公豈其拙我則是銘

運使張東洛墓碑銘

張公諱愷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所居爲號曰東洛先世居江
陰至公父始徙無錫故今爲無錫人公以成化甲辰中進士遭父
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爲
順德府管馬通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用言
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歸凡若

千年而卒年八十有六爲人狷介自植於不潔一無所屑其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所詘其志其在山海關關故籍錢於旅人以給官用公卽移檄永平府使量出官帑代其費至今便之歷順德東平黎平三州郡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誅罰其自東平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其去公平生旣不受人一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溷公自爲進士服除赴選邑令贐之二十金公謝卻之其後爲運使罷歸諸賈人力請致羨餘九百金於公公拒弗內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帶於郡人太守張鄜鄜重義人也年九十餘矣未嘗謁於有司公去東平獨率子弟出餞且請贈公兩帶公辭不獲而受其一惟公能致鄜之出惟鄜能致公之受蓋兩相爲重云其在黎平黎平所治苗獠獸伏谿崗頑獷不可羈縻而府治寓湖廣五開衛城諸苗入辦稅錢率爲官軍攫取不敢入以是多逋課又舊設撫苗官苞苴贖貨大爲諸苗害公力請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嚴戢官軍由是諸苗始出入城郭無所苦

而稅錢得完諸苗有仇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與刻日爲盟遂解去自是賢聲著蠻中在運司公清如州郡時鈐束貴勢人不得占鹽公雖以廉幹強直爲上下所快亦以此取嫉於人故屢奮而屢蹶其自刑曹而出順德也坐中官羅織諸曹或謂公居曹未久可自白公曰諸曹皆無辜我何用獨免爲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爲咎然竟不往因齟齬力請謝病值閣瑾怒罰米奪官則又蹶在運司爲忌者所論則又蹶硜硜不肯少貶而世遂亦不能容公然其忠信著乎其官靖節乎其鄉則雖嫉公者固亦不得掩也公壯歲嚴毅晚更益以寬和絕聲色綺麗博奕之好罷歸三十餘年未嘗一詣公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就公決公死時篋中無一金之積嘗有盜夜突入其室發篋空無所得怏怏去公爲詩識之曰平生不受一文賄垂老猶疑千鏹藏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及備遺錄補贊四臣事評螾竅餘音諸書共若干卷藏於家張氏先世皆不仕而公父禮以公故贈奉議大夫娶於鄧而生公自公之存諸

子諸孫已至二十餘人皆爲儒稱其家風其詳在狀誌中公卒於嘉靖戊戌五月八日次子塘等將葬公於萬安鄉之新阡啟公配過華二宜人之兆合焉而以墓道之碑請於余余昔讀貢禹有言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家而得利者爲豪雋夫漢之俗尙近古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以余耳目所見聞有不勝可慨者也然則銘公其可辭銘曰世下而趨純白日淪皦皦張公潔志勵行始官刑曹值闈見傾與僚同禍而不自明骯髒獨信遂與世屯旣奮而飛復曳其輪好公嫉公世有干態惟公抗節終始一槩公歸於家四壁故廬閉門終日左圖右書繁華滿前公一不好枵然空篋爲盜之笑三十餘年不出戶庭鄉人慕公曰此典刑鄉人慕公曲直就辨縉紳慕公罕見其面如公篤行今也則亡刻辭於墓以愧墨夫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志銘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漓於多歧作約言學

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於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亡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於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眾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於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於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旣

有志於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
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
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
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於家年
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
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迺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
人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
某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
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褻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
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己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
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眾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
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
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
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

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戌武
平遂爲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鑑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
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萱皆無子而
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爲之經紀其喪
將葬先生於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
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於
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
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
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
於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注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
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爲之銘曰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
獨若愚吾師歎焉其猶龍乎焚焚末學枝葉日繁豈不筦然而撥
其根維聃之生實是譙亳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
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

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
然一悟與天游衍毫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志銘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
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辨機智忘習一不鉤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
一束脩之問畏之若苞苴然謙以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
賓友然行必愜乎人之所安故不為嵬崖嶄巖之行言必衡乎力
之所抵故不為要眇浮濶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
文選司郎中卒於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
寮友為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而
黎君又使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
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
建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
而上有諱閩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秦州守禦所故君為秦州人

林氏自從秦州未有以儒顯者為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
為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為太安人君始以窘故幾廢書
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筒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筒
燃火讀書君父為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屨織履讀書率以夜不
睡嘗日中不能炊貲米於鄰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
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
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
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
則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
治病於標者也於是駸駸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
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
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矜厓岸鎖門謝賓客雖親故人
不往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謁羗相猜
抵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其在

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盱出部則徧走刺答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烝烝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己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後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爲主事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幅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君猶面訾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斂可知已王君汝中灑落而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爲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癱卧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

人侍母安人病病少間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爲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爲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黷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趨起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爲稽勳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一怙勢者不能爲而君爲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泰州守事則尤爲君所難君旣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盡如

所欲爲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受牌坊銀事雖眾以爲妄然君獨自念束髮兢兢砥行遭點染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既任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瘁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昇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曾子啟手足意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曉暉暉昕曉樸而材能似君者也爲庠生妻某氏暉聘某氏女一嫁王用賓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爲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爲詩古文務理道質而不豔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奇

君令與其子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且嗤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恩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君嘗有言天然之門盎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爲我偶不爲人矯大心之窟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殿闕糞壤鼠穴亦所不遺藏疾於藪有茹其垢蓄德之資有如寶然玉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暖暖姝姝不其淺而我韻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刑部郎中唐嘿菴墓志銘

嘉靖乙巳三月二十九日刑部郎中嘿菴唐君卒於南京之官舍貧不能具棺殮尚書及諸寮賻之錢若干乃棺以還其家而知縣茅君又賻之錢爲葬具茅君又將因邑諸生之請爲之請於上司而祀君於鄉賢祠而以書來請銘君嘗爲永豐知縣武定州知州吏民爲之生祠以祀君謹按君在鎮江爲鄉先生在永豐武定爲

循吏於銘法宜於是采君之姻友舉人陳君佐所爲狀爲之敘而銘之君諱侃字廷直號嘿菴家於丹徒之開沙祖諱用父贈南京刑部郎中諱漢母贈宜人嚴氏年十六入郡學爲諸生正德癸酉舉於鄉久之以選爲永豐知縣遷武定州知州已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轉郎中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兢兢砥厲名檢然於廉恥大閑則若生而成之年二十獨居所讀書處夜有奔者君峻拒之明旦遂移其處終不以其故語人爲舉人入國學時出遊得巨商所遺金不啟囊而還之君自少時其於貨利聲色中能毅然不爲所汙染若此平生尤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以被囚繫上書請代弗得乃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如是者竟一年父免獄乃止居常清苦自刻及爲州縣未嘗一日攜妻子數千里外獨與一二垢衣村僕相朝夕而飯蔬羹豆榻茅以居有寒士所絕不堪者君曰我素然其治永豐武定永豐爲江西刁訟邑而武定爲山東悍州君旣素豈弟長者務掩人瑕疵其爲吏尤欲以古

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故所設科條其始若甚迂濶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遂以辦治稱江西俗尚鬼而永豐有嶽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永豐又素善爲優閭里浸淫傳習謂永豐腔使民淫於欲而匱於財君曰此大蠹也立痛革之君爲縣其有理之言雖賤吏必改容謝之立爲之行其無理雖權勢人百方爲請毫釐無所假借寬貸以是君居縣數年告訐請託之俗爲之一變其在武定則尤以鎮靜撫綏疲人嘉靖戊戌章聖梓宮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諸內奄牌校橫索百端挾威凌侮聲勢詢甚奴叱諸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去君獨橫身當之先是君命從者舁一空棺密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君佯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遂以辦始君受命上官哀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

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帑諸逃者皆被劾逮去而君乃受旌君本長者居常怡愉簡默温温不見臧否其爲吏尤惓惓至其臨利害乃出鋒鏑片言折伏豪索敏銳集事絕出於精悍吏所不及如此君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朝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以行以是著節聲亦以是淹滯於世爲州縣皆五六年而後遷然而上官亦往往有知君者至爲考曰廉介若趙清獻人以爲不誣在郡縣久人情吏事益練居刑曹尤以執法得情著聞君卒時年五十有九子果府學生先君一月卒女二壻李某王謚孫男三思忠思信幼者未名始君同邑有易洞丁君者好古道明於易以傳其子補齋君璣尤刻意清苦風節竦一時君爲補齋入室弟子其風節亦似其師君又善教誘鄉里後進從君游者君誨之不專以文藝每曰須使此心無愧神明可也其弟子浸浸有知嚮方者若朱錫王春王合節輩其著也合節以女婿君之孤孫君之卒也爲之經紀其家而速余銘以終君之葬者亦合節也銘曰凡人爲吏廉者或

刻惟君長厚温温惓惓凡人於鄉貞每絕俗惟君渾然不露畛域州邑有言此吾卓侯鄉間有言近古太邱經紀其家弟子事師賻葬崇祀是在有司考終譔美太史則宜

禮部郎中李君墓志銘

公姓李氏諱儒字宗文其先自嘉興徙居華亭之陸磊塘又徙泗涇於是世爲華亭人大父諱常父諱東以公故贈南京禮部主事李氏自贈主事公而上世以讀書好禮望於鄉然皆隱而弗耀至公始顯公亦久而後發自爲邑庠生凡若干年而入太學又若干年爲正德庚午始舉於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病不能廷對至甲戌始第進士公年四十餘矣人以謂公蓄久而發之遲且靳於速售而公見時事不可其意遂謝病以去自是家居者又十年蓋未嘗一日厯乎其官而亦已澹然無復有冀於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會嘉靖初今天子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數中於是始就選爲建寧推官屬郡缺守公攝守事凡一切利害當罷

行者無不悉力爲之未嘗以攝守故自苟而郡中望公亦如真守是以公雖佐郡而居守之日爲多雖職專平刑而澤之及人不獨鞫訊讞論間而已爲推官若干年擢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南部爲散吏而祠祭爲清曹經歲不知案牘公之靖約尤宜於其官又三年陞南京刑部郎中公年五十有七人謂公尚可以待而公已決於去矣於是請老而歸者又八年而終是爲嘉靖丁酉四月二十七日也嗚呼士之勇於進怯於退而忘其自潔也久矣公之行在古人不爲奇然求之今世得數人焉如公者何其少也然就公而論則有兩說去於郎中之時者猶爲易而去於進士之時者則爲難蓋宦成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始進而必去者也去於正德之時者猶爲易而去於嘉靖之時者則爲難蓋遇濁世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治朝而必去者也豈莊生所謂以簪笏爲柴柵者公固其人歟然公得以極幽居之樂而自肆於園池竹石之間優游而至於老此其所得較之老死汨沒於奔走者何如也則公之高

於人遠矣公儉朴而寡欲糲飯敝衣終身常然雖在官中亦然自建盦歸不載行李惟破篋貯書數卷而已公資於身者薄故繫於物者輕繫於物者輕故能處紛華而不畱甘寂寞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攫之者少矣而況於一官之去就歟嘉靖庚寅予以年家子弟識公於潞河竊窺公貌古而氣清蕭然如在江海之上則未嘗不慕其爲人退而詢其履歷尤可慕也後幾年而公卒諸子子忠等將葬公而以長史吳君所爲狀請銘於予於是知公爲尤詳公有聞他可不具書也公母劉與繼母張皆贈安人配王封安人禮部員外郎諱皋之女子四人子忠子誠子欽子良子欽早卒餘三子皆太學生女二人壻太學生唐自明鄉進士姚篚孫男四人開閭闔開爲邑庠生孫女四人初公之生母劉以產死故公平生痛母最深後諸子每欲爲公擇葬地公輒泣然止之曰吾死必適吾母於是子忠等葬公於某地先塋之次從公志也葬以卒之某

年月日嗚呼是其可銘也已銘曰道世交喪潔者寡得車彌多舐
彌下如蠅集垢撲不捨泊然不繫惟公者眾注以金獨以瓦百年
考德在此也

戶部郎中林君墓志銘

林氏之先自莆田徙居晉江之永福里君高祖梅徵孝廉不就父
堯縣學生方貢於大學會君貴推恩封承德郎戶部主事母李氏
贈安人君諱性之字帥吾一川其號自少受書於主事君君學既
有所受而精之以思多所自得其所說易中庸時義自爲庠生時
諸經生則已遵信之如前輩人已而久不第諸經生則益遵信其
說如已第者所居教授常數十人僉事蕭君請以爲子師賓禮之
僉事有所屬吏以贓敗因私於君曰君脫我我厚謝君君曰某書
生耳知爲師授弟子經他非所敢聞也其人愧謝去嘉靖元年舉
於鄉八年舉進士授浙江麗水縣知縣三年擢南京戶部山西司
主事監龍江天策諸衛倉丁主事君憂服除改戶部浙江司主事

爲尚書梁公材所知委監龍慶古北口倉三年遷貴州司員外郎
監天津倉以病乞改南京遂遷南京戶部廣西司郎中過家病卒
年五十二君爲人恂悞質訥蕙蕙細謹世俗一切鉤距機警鑿空
籠罩之巧非特有所恥而不爲亦若其性有所必不可移而爲之
然者以是居鄉亦以是爲吏以是待其良吏民亦以是待其頑吏
民所至未嘗一有所變其始令麗水也或以麗水巖邑非擊搏不
可集事君唯唯然竟不變久之邑亦以治而豪黠吏空手坐曹中
至不能具饘糜山谷素捍文網之民有十餘年名捕不能得而涕
泣頓首歸誠於君之一言者邑故有窰課後窰戶以課重徙盡則
均其課於並窰居人之不爲窰者至君疏除其額凡若干會造籍
時里中以竄絕自言者三十餘戶吏以爲無故減三十餘戶且得
罪君竟減之守令本以盈課額多戶口爲功最而君之爲令蓋如
此律令倉法最重坐者往往累死而老倉曹方收粟時貪升斗之
賄不擇美惡乾溼歲久浥爛輒繫死不能賠死則連繫其妻子坐

監龍江倉時款款戒語其屬曰奈何以升斗故坐重法乎頃之適有浥爛坐罪者君輒愀然曰奈何以升斗故坐人重法乎遂命發數倉粟與其浥爛者均給於軍曰此一軍所虧粟粒耳於是諸屬感泣至不忍犯法其在龍慶以爲商賈邊儲所本商賈病則粟不來粟不來則邊人坐困故一切條去其所不便高其價以招之自是粟溢於廩而君得以時其出納以濟邊人之急至在天津時值倉粟空又寒凍餉道阻軍無所食君即奏請發旁近德州倉粟給天津軍三月食或謂於法不得相借君不爲止己而朝廷竟從君議當是時微君一軍幾詢詢君本細謹畏事爲戶部慎出納守尺寸法不敢失至其越法有所移用如天津時事而曲法有所寬貸如龍江倉時事有足多者仕宦十五六年歷縣令戶曹最久家無多貲割田四十畝以給族人之不能婚與葬者居鄉縮縮循謹甚既卒邑諸生具君行誼請祀君鄉賢祠有司覈實如諸生言君娶云云於是君之鄉人洪君朝選狀君之行而一新且因洪君以請

銘於余余嘗識君於同年中以爲他人忠詐險易非久與之處不能知君固可望而知也爲之銘曰百姓之譽可以非道干鄉曲之聞可以詭行得蓋其暫也或然而久則未嘗不忒惟君既去而邑人以思既沒而鄉人是式吾據是以爲銘庶幾不蔽乎君之德

施推官墓志銘

公無錫人也姓施氏諱閻字克和自號靜觀居士以貢爲平樂府推官致仕歸凡十六年今年嘉靖丁酉七月一日卒年七十有七越三月辛亥望日葬於惠山從先人之兆也公自少讀書能爲文章及年五十餘始得官而平樂在南荒水陸之途且七八千里公素疏散不喜爲吏雖強往非其樂也滿三載卒棄去公磊犖魁岸負氣少所屈下又善談對客咕咕不休意所蓄藏如噎物必吐之乃已故不能媿媿以久於官亦不能沈浮以媚於鄉里或有過雖親故必剖露無所隱或不可其意雖貴勢必眾中噍罵之恐其不聞以是人多畏其口爲推官時值猺酋放橫上官以公口辨遣入

谿崗中諭曾曾爲之愧屈剽掠一息性喜爲詩尤好陸放翁之作所著有北遊錄粵南紀游靜翁遺稿其中所載詩爲多大抵皆師放翁而似之者其在平樂意所感慨亦往往寓之於詩郡產蓮酒諸貴官往往下郡恣所取無限度民苦之公曰酒有盡而索者無盡雖涸江水爲酒亦不能給也因作詩以諷諸貴官慙之自是少索蓮酒者既罷歸家無厚儲則一以其力寓之於詩後年益老病痺家益蕭然公絕不以屑意而吟詩如故既病痺不可起公曰世所謂諱死者此駭孺子耳死卽死何足藉乎及死猶自謔曰吾如負債者今限滿須償耳嗚呼此豈所謂達人者耶公父諱廉爲醫學訓科施故醫也至訓科名益顯訓科子惟公一人而有女二一女嫁於龔訓科君所命公字而子之名漸者龔氏妹所生子也初公未有子因子漸於是尚冀自有子也後公果自有子曰渙已復天死故漸未歸龔氏雖自渙在時公愛漸與渙等漸有子陽得公亦撫而教之如其孫公卒漸行三年喪以子報之觀公之所以待

漸與漸之所以報公者鄉人皆以爲厚而余以此未知公之心也嗚呼甥舅之不相爲後也久矣古者緣恩以制服據義以立宗故袒免無服之族人且得相後而功服之甥舅且不得相後是古人所以敬祖重宗也誰能易之以公之意固知漸之不能久於施氏而况施氏之有後無後固不在漸矣觀公嘗錄水東日記所載周氏之事及朱子答汪尚書之書而自題其後蓋不以周氏之祭其外家爲是而必以朱子爲外家立後之言爲不可易也此固公之所以陰屬意於漸者與公之力既不及自爲而有待於漸漸之力於今又未能爲也將有待於其後與漸好古知禮必能愛公以德而不負於公也公有女一人嫁莫因余與漸雅善雖不足以知公然漸之請不可辭乃序而銘曰古者立後惟祧是守惟族無遠族異則否公選於族未得其人我施自出甥也則親曰字我甥以待有子天胡不然有子而死公所未爲甥能代之施鬼無餒終將賴之若古有訓愛之在德預爲此言以勒幽石

松陽知縣胡君墓志銘

君既卒而余往弔其家君之弟露出所遺囑示余大要教諸子弟孝友廉謹退讓或各隨其材性所病而分與之藥井井一如家人居常語其字畫道謹亦與君平時手書無異蓋前屬纊三日也及屬纊露請訣無他言第曰做人做人嗟乎死生亦大矣能精明若是是足以知君矣君年四十餘游南都師事呂先生仲木鄒先生謙之始聞古儒者之學時尚以牽於舉業故未能竟其意也君自南都歸而余罷編修家居時時與其弟露候余君峭立直剛而露恂恂朴實余心喜兩君之爲人每相過輒竟日語其語大率世所謂迂僻者而兩君獨心喜之然君之意每若恨於向未有聞先生長者之言既有聞於先生長者之言而已晚者余嘗謂之曰回頭卽岸矣何晚之云嗟乎君今卒矣岸乎與否君其自知之矣而余竊謂觀君所以處死其足以知君者也君且卒囑其弟請余銘君之墓君諱雲字雨之號霽齋胡氏譜相傳以爲安定先生之後自

海陵徙無錫大父諱轅父諱岳號西崖君自幼寡言笑不嬉弄不敏於他藝亦不習於便猥稍長習舉子業爲文豐約拘縱有法其居庠所與游多豪士至戊子歲舉於鄉余亦以是歲舉己丑君下第入南監始見呂鄒兩師而問學焉乙未復試京師會聞母喪而奔哀號勞頓涉數千里入門骨立每哭輒仆三月後始力疾營葬事三年未嘗展顏色自君痛西崖之早世也揭一聯於書舍曰思親每憶臨危日對卷常懷赴考時弟露稍疾痛則君竟夕不寐露有三子接而殤也露輦君爲之蹙於額露展君爲之解於頤君之病也露左右寢處如子蓋君所以感之戊戌又不第始就選爲松陽知縣松陽處州屬邑也處州古稱難治而松陽僻在山岩中先是數饑於水又屬開鑛居人爭駭散君周旋撫諭僅而安集其諸奄校以鑛事至者又競欲庶勃威君以浚於民而土人之不逞者又陰峻之君慷慨辨詰不少屈竟與抗禮君又素廉撫拾無所得其人至相誠曰毋生事非他縣比也是以鑛事首尾二年而民不

甚騷君尤爲分巡胡君有恒所知胡君介士也嘗謂君曰官如水
衙如冰我最甘於清苦猶不及也松之俗嫁女破產雖富族亦多
不舉女有踰四十不能妻者雖其良族亦率以搶婚爲常事君患
之始下令曰母溺女溺女者重坐之又以爲母子天性也惟痛節
其送女之費則女可蕃女可蕃則搶婚可不禁而息又下令曰送
女毋過若干過若干重坐之由是女亦浸育然去官竟以搶婚事
也始諸生王宰聘徐女有豪者奪而婚諸其子君怒將置之法遂
誣君於上官反覆辨詰久之事白矣然竟以誤朝覲遂坐罷君性
剛微類褊於人不能瓦合其爲令尤不肯脂韋馱法務在惠貧弱
抑豪強其抑豪強也取中法而已三年未嘗杖殺一人君旣歸每
獨坐一小池亭或時與諸相知游息論學其間旣老矣不復泛觀
他書惟好王陽明先生文集日玩誦之有疾尚手摘其要語以爲
子孫訓其居閒非慶弔未嘗輒入郡邑城或時入郡城一問訊余
也始君爲小池石馬墩以臨深宇而問銘於余余未及銘而君卒

矣於是銘其墓君娶云云銘曰眾之生也如偶借機自多其能逮
其卒也如偶去機遂顛其靈君之生也赳赳踽踽不能爲巧逮其
卒也垂絕之言一何了了不遭於生而妥於死蓋昔人有言豈以
其重若彼而其輕若此

興國州同知徐公墓志銘

復齋徐公旣卒且葬而公之妻卞孺人實先公卒至是合焉子顯
佶等詣余請銘余姻也宜銘公公諱徽字朝典家於武進新塘之
板橋大父錡父封戶部主事璟娶於陳爲兵部尚書節愍公洽
女孫封太恭人是生公公幼讀書善記雋於文詞自爲諸生及與
余大父給事公同時給事公故名士而公伯兄朝文與馳騁上下
兩人交相善也公妻又唐之自出與給事公有連公旣師事伯兄
而往來於給事公所切劘砥淬其文益昌後伯兄與給事公同時
登第去而公獨逡巡庠序間無所遇久之始以貢爲太學生則公
年且四十餘矣又數年而選興國州同知楚俗皆窳而興國負山

阻習獷悍同知職主賦頹黠逋租戲獄爲常官司相沿一切以鞭
箠鉗欽從事猶不能集公獨深隱之爲弛其禁或時自割俸代之
償與國人往往惠公然其頑尚逋租如故時態公終不痛繩督之
其諸科條張設類多所縱舍公本魁岸峭直居鄉曲間不肯與齷
齷輩遊又不能忍人之過或面諄讓至其莅官行法乃更悃悃近
人若此上官知公者亦厚獎之然久之竟坐課殿罷罷官而家又
貧恬如也性好奕旣居閒則益以奕飲爲樂或浪跡山水間則
課諸孫句讀斥俗累一不挂心十餘年至嘉靖辛丑七月壬寅日
乃卒年七十又七卜孺人父謨謨娶於唐給事公從姊於余從祖
姑也能媿德於公少公一歲先公三年卒墓在歐墓山公所卜也
葬以公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銘曰仕不必達期適意處不必
豐期無累隕然自足人間世亦有好迷諧厥志考終最德石以識
信豐訓導殷君墓志銘

翁姓殷氏諱佐字時衡號龍岩無錫人也殷氏之先有諱序者舉

進士遭遇文皇帝時自知州擢布政使布政生瑋瑋生廣成廣成
娶於馬而生翁殷氏以布政公故閎閎推高邑中其子弟相尚以
志氣撐拄門戶爲事而翁居其閒尤倜儻魁岸自喜然殷氏自布
政公以儒術進至翁大父與父與諸昆弟則多隱於布衣而翁乃
復自奮於儒翁昆弟四人而翁次在第三其長兄俊余嘗銘其墓
秋野翁者也秋野旣少代父治家事而翁因得專意於儒初布政
公爲四川布政時禦茂州叛夷有功活降者數萬人夷人立祠以
祀翁始向學卽慨然發憤曰吾先世功德不可無繼其業者而布
政公故以詩舉進士爲無錫首其後詩學旣廢而邑中諸經師往
往以尚書教授於是翁乃別授尚書翁旣發憤於先世之業又無
家累得以專其志故其誦習勤苦精究不閒日夜夜率五鼓起以
疏黃爇火然燭至旦爲常旣徧以講於邑中諸經師則又博求四
方之精於經者爲師其最著者同邑張運使愷華亭錢修撰福運
使敦行人也修撰以文雄一時其尚書則用以魁禮部試者故翁

耿介負氣不少媵阿於俗得之張氏其爲文冠冕跌宕駢驟不詭繩墨得之錢氏爲多翁在經師同門諸弟子中嶽嶽無所讓諸經師亦每注意翁其爲庠諸生在同庠諸生中嶽嶽無所讓諸提學及諸提調官每試亦輒前翁久之翁所與同經師及同庠諸名士往往登第去爲達官而翁獨逡巡庠校中凡六舉而不一遇其後以久次貢京師則翁年五十餘矣遂以貢選爲贛之信豐訓導贛在嶺上信豐尤僻壤仕宦絕少翁至則以素所聞諸經師者切劘諸生信豐相傳地產蜈蚣而少蛇蛇或數十年蛇一出縣發科第一人翁始至一巨蛇出頃之有張生純者果得舉人以為是殷師之教也居二年力請致仕歸翁既歸而向時所與同經師同庠諸名士登第爲達官者亦多解官家居其伯兄秋野翁亦既老而致家事於子矣翁家居則與秋野翁白首訢訢相對每賓燕子弟環列或劍負兩翁兩翁蛇委其間而出則與其故人同時解官者相與結觴詠之會談說故事以時登眺爲樂久之翁病失明而故人

亦零落且盡乃獨坐卧一室時時口誦所記憶少時所聞諸經師者以教子且已而子且篤於學行能文章有聲則翁喜謂可以卒先世之業而繼吾志矣翁爲人貌偉少魁岸倜儻自負至老而其氣不衰年八十有二而病卒卒之日嘉靖乙巳九月十六日也翁配云云所著有龍岩稿藏於家且以翁卒之明年十二月一日啟先嫡母之兆合葬於舜柯山祖塋之次且與余善故翁之葬也且來請銘銘曰其爲諸生卅年不遇其師諸生二年以去究其初終不離庠序學此數此弦誦書數博士傳經多在門生亦在其子既文且美謂翁數奇其偶在此

趙府奉祀正王君墓志銘

趙府奉祀正曰陡崖王君者武進人也諱學字子靜始以郡庠生入太學以太學生選今官未及行而卒年五十有四曾祖諱珩祖諱尹父諱覲母潘孺人自君以上世爲武進鉅族人號之曰夾山王氏王故匡姓也其先有仕於宋者以國諱省子孫因之而既沒

則稱故姓云妻華孺人爲華君世明之女孺人無子而兩側室皆有子曰守謙守約皆爲太學生守謙娶白君省夫女守約娶孔君敘修女女壻太學生邵整庠生曹棕太學生徐莘君卒之日爲嘉靖丁酉二月丙辰葬於祖塋之次其地曰夾山其日曰卒之明年十有二月甲寅嗚呼君自少已爲太學生宜其可以坐而注官然君章章句句畫諷而夜思瞿瞿然視其太學生常如白衣之不足以發乎其身君故饒於貲宜其可以坐而衣食其中然君督耕課織羸入而縮出瞿瞿然視其故貲常如空橐之不足以資乎其家視故貲如不足以資乎其家而欲振之君之志旣種而獲矣視太學生如不足以發乎其身而欲進之則君以柅於命而不能偶也君自居郡庠至爲太學生三十餘年嘗以庠生應舉者一以太學生應舉者三中間豈無可以冀於一售者然竟莫之售以老君旣抑塞以至於垂老而後就選及選又獨得所謂王府官者王府官雖尊重然散地不持尺寸之權又老死不復遷轉君以故滋悒悒

不樂居久之或有談趙王之賢聳踊君者君以爲然且躍然治行矣又遘疾竟以不起嗚呼悲夫君爲人重厚絕不以口郵傳人過失人亦無有以口過過君者華孺人始歸於君有從嫁田三百畝君謝卻之人以是重君而君貲雖饒然素儉約能甘貧士之所難其所衣常疏布衣一衣可十許年食常蔬而不肉其過苦乃如是自其父母沒後奉養祖母三十年如一日不朝夕輕去左右是以君遲回不肯就選雖其意欲有所須然亦以祖母故也君葬旣有日於是君之二弟子庸子明戚君之不顯於世而懼其泯然於後也乃率其二姪以趙君克初所爲狀詣余請銘余未及知君而嘗交於子庸子明閒二君好學而文足以知其兄也已乃許之旣論次其事又繫之以辭曰余觀漢之才士若枚乘鄒陽宦吳鄒陽又宦梁而相如宦於梁終能蜚聲天朝爲漢詞臣使後世鴻漸之士莫不抵掌而慕焉彼獨非王國官耶何爲今之沒沒而不著也如王君者縱不能宦達然使其得曳裾王門而驂後乘於雁池兔苑

之閒亦未爲不遇也筮仕於始衰方就官而殞身若有或遲之或速之然者此豈可不謂之數耶范蠡有言旣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君雖無所試於世然跡其施諸家者亦略可睹矣

都督沈紫江生墓碑記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葆者高皇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葆傳子忠調奉議衛景泰閒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沈氏家貴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使娶於鮑生公公旣貴而贈祖父皆都指揮同知祖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以生時紫水出故號紫江自少英氣磊磊雄膽略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使年十八掌衛印八年勦木頭十二年征永安勦陳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膊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勦滑石殲之奪還賊所鹵掠勦義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酋一人首虜多礪中其顛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爲

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勦龍山深入是年田酋猛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潛結猛婦翁歸順知州璋使內間猛以走死田州平公最已而追殺猛弟禮於陣跌馬折左脇骨六年陞思田參將七年勦落春首虜多八年調柳慶參將居二年謝病明年而復爲柳慶參將帶鏢佩弩箬棧聯絡環廣右而巢者以千數柳慶最勁小劫大掠燒城培庫無月不有廓清爲難擅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江而州府者以百數右江最勁喜人怒獸顛黨鬪讎無歲不有鈐轄爲難公御諸猺蕩巢摧壁不專以威綏輯善猺視同吾人是以諸猺畏而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陰事坐贖其牙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雄之與烏合情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變化亦殊猺賊慮其散走聚其黨而獵之則公之所以殲淥里也土酋慮其藪眾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所

以縛岑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勦皂嶺懷縛三層馬峽火黃馬輦七山曇應諸谿崗凡五十餘所獲覃韋鄧雷諸大姓渠帥或

馘或磔或剜目截耳縱之凡數十人首虜積至五千餘級身爲大將常先登散家財爲賞得狼兵死力尤善用謀兵行所向雖肘腋不得先聞或已傳賊壘賊尚醉酒斃寢其入巢未嘗妄殺是以動輒成功柳人德之比於山都督雲爲木主而生祀之以配於雲祠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爲都督僉事總兵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虜大入邊召天下名將至京師公在召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總兵江淮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爲參將嘗奏言於朝曰狼兵亦獠獠也獠獠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爲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獠獠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隸之士官而獠獠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獠獠莫若割獠獠地分隸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獠獠皆爲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耽戀巢穴非能爲變即使爲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眾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

黨皆勅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獠獠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善揣事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公爲將其奇策遠算世亦不盡知然世獨以膽勇敢戰知公耳初田猛旣誅督府議設流官公曰必且挾思恩爲變矣十八年立堡弩灘以控峽賊公曰賊據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所料公旣連爲賊所中每陰雨輒痛自爲參將數以病告製道冠山人服治生墓而時往游焉自江淮徙廣右也以書來請余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爲將者據鞍矍鑠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爲塋竈臥而飲酒此山澤自放者之所爲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乃欲兼之耶雖然公之志則遠矣公爲人精悍其臨敵目光逆射兩顴頰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嬉怡謔笑臧獲輿庖無不歡然處族人雖讎至相賊殺不記更厚施之與人交重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於臨敵應機腹裏豁谷飛箝網絡神鬼不能測或謂公譎公曰吾譎賊耳

非謫人也知公者以爲然配帥夫人子三長學有父風其次覺次
覺俱業儒所治生墓在貴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南望淶里北睇
龍山左黔右鬱兩江縈紆皆公曩所揮戈斬級處異日有過公墓
者得毋慨然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尊寵立功之臣則或爲之象
祁連山象鐵山於其墓以旌其烈於不朽公平諸猺靖廣右猺中
多大山則宜何象然天子方且鞭撻四夷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
立計不止西南一陲也其所象蓋未定云

指揮僉事湯雪江墓碑銘

雪江公既葬之八年有子慶總兵江淮以平海寇功陞都督府署
都督同知乃追念先烈將樹碑於公之墓而請文於余余觀古者
人臣有崇勲殊閼則上之人爲之贊述其祖先功德而錫之廟器
以彰其世美若古江漢之詩而子孫樹有勲閼則亦歸美於其先
而爲之銘於彝器以著於世若古鐘鼎敦匱之銘而詩與銘又必
託之一時文人史氏若吉甫諸人故其文辭與功烈相炳耀不朽

今都督所樹立既無愧古者經營江漢之績其樹碑勒銘亦正與
古鐘鼎之誼相應而余雖嘗職太史然才下不逮古之能爲詩與
銘者遠甚其何以彰雪江公之美而稱都督顯揚之至意於是強
爲之序而銘之序曰雪江公諱寶字天貴姓湯氏其先有諱忠者
爲東甌襄武王諱和之弟襄武以故人從高皇帝起滁陽下江東
舉甌閩蜀北定中原爲佐命首功忠以諸弟給事幕下摧鋒陷堅
與有勞績累官至錦衣衛指揮僉事改榆林衛再改邳州衛忠生
敏敏生鏞鏞生琥皆世其官琥生公自忠至公凡五世公貌魁岸
雅好文藝習騎射既授任恭謹自將嘗督餉運廉平敏事漕運都
御史總兵官交薦之選掌軍政正德閒流賊爲患淮以北諸郡騷
動公始屯兵於外以保兩河既賊大舉來寇公乃移兵入城與知
州僂力繕守未幾賊徑由城北渡河去尋有騎至城下呼曰我從
虜某也願乞降公因詰之曰賊何爲去曰昨賊首劉六合諸營曰
邳無輕犯邳帥謀勇紀律整嚴其下必有敢死用命者遂宵遁公

辛苦四載卒完孤城以抗劇賊邳人至今頌之撫按連疏其功能
將擬擢用甫四十公卽引退曰人生貴適志何自苦爲也扁其軒
曰白醉亭曰習靜以見志公慷慨好振人之急有同官移用庫銀
數百兩時宦瑾法酷度不能還欲自斃公爲賣產完之劉馬莊賊
起公與千戶張虎分兵出捕忽報賊至馬頭爲虎信地公卽脫所
披甲與之比虎與賊戰數被箭賴甲厚以免嘗以事之江東聞史
癡者能詩畫善詼諧夜造其門時盛暑癡散髮披襟而出握手權
甚給之舟中載至邳數月而返公本將家子當其擐甲躍馬鬚髯
奮張可謂雄勇其興致所至乃絕與騷人逸士號爲清狂者相類
若此公卒云云始都督爲儀真守備時數以身搏賊軍中服其膽
勇余亦數知其爲人已亥歲余赴京師過邳都督飲余沂水之曲
酒酣余戲之曰將軍得無有生之心乎都督慷慨奮言曰幸蒙國
恩更得待罪行間敢不盡死予益壯之及海上捷至以爲不負其
志也湯氏本鳳陽人遠祖皆葬鳳陽自忠以下乃葬邳之半戈山

公從葬其兆先是天子續東甌之后封靈壁侯而都督又適有成
功嗚呼其襄武之遺烈也哉銘曰桓桓東甌開國於信帶礪是崇
有弟曰忠亦爵於武是爲小宗蝥弧大纛五世五傳以及於公保
障於邳有寇草竊旣乘其墉渠帥愕眙曰有人焉竟不敢攻四十
而退逍遙文墨牖下以終翳公有子旣生代公而才且雄分閩於
眞遂移金山賊無堅鋒時維嘉靖十有九年寇亂海東妖氛狼藉
海上諸城晝閉不通帝命都督爾習於海爾維總戎樓船一麾鯨
鯢遂戮都督之功人亦有言公侯數世必復其終在昔東甌縛彼
方氏亦於海中於維都督樹績於海東甌是同稽古有銘勒此豐
碑告成於宗太史作辭以配江漢昭示無窮

儀賓李公墓志銘

儀賓江陵李公卒於嘉靖甲午九月某日年七十有七先是公之
配隆中縣主薨賜葬於江陵城東東湖之原垂三十有八年而公
卒遂以卒之明年乙未月日合葬焉自公卒至葬天子賜祭二壇

於是公之子中孚等圖所以昭寵命謂銘不可非其人既葬久之乃以屬其友唐順之追爲之銘順之謹按公諱麟字應禎號西藪曾祖璋祖灝皆不仕至公父愷始以鄉貢士知永新有惠政遷吉安府同知公生而岐嶷既長頎而髯讀書善悟解洞於聲律尤工字書得子昂體是時遼沅陵昭安王以高皇帝曾孫遼簡王孫封沅陵屬近而勢尊其女欲得佳婿壻之及見公喜曰吾婿如李生可矣其女者所謂隆中縣主也以是奏授公亞中大夫爲儀賓歲祿四百石公本儒家子既爲王族館甥又清以閒而公性故坦率一切不營營於產至於聲色狗馬馳騁凡諸紈綺貴戚素態又公所不好既清且閒而又無外累與他好是以能游心於載籍或登高賦詩把筆肆書奕棋飲酒清談酣笑睥睨宇宙逍遙人世之外以極騷人逸士之樂而翱翔於諸王孫與鄉里耆舊之間以此適其志而終乎其身蓋自諸史百家星官堪輿道書釋經下至稗官小說皆能涉其津涯而發之詩歌清遠颯爽類其爲人有集若干

卷嗚呼公在貴戚中其所謂翩翩者歟公淡泊於財且素長者不猜逆人人或持券貸之不問其能償與否輒與卒多爲所負不計也有持券來者又輒與如初故多貲以是後乃落莫矣亦無介於心顧謂諸子曰汝兄弟不自樹立多金何益後諸子皆力學爲儒者而長子中孚以進士今爲府同知中孚前時推官鎮江公來鎮江視中孚所爲皆當公意飄然遂歸中孚爲推官用廉能徵以例出爲今官其所樹立未艾也人謂公固宜有後云三子中孚其長也次中立次中行皆爲邑庠生女六人皆嫁爲士人妻初隆中縣主惟一女而三子五女皆出繼室謝孺人而孺人亦卒於公卒之後三年始公在孕時母史夢有麟袍乘白馬造門者吉安公奇之遂以應禎名公而字之夢麟後值沅陵王不喜二名則請易置公之名字而去其字之上字以爲名今名與字是也始者夢耳然公果麟袍白馬爲貴人者五十餘年噫亦異矣銘曰在漢尚主列侯之尊爰及後世多取清門雖盛貌選亦以材授磊磊李公少敏而

秀遂以韋帶作合椒房惟帝展親用錫金章雖則金章而不官守奕棋賦詩此外何有後有令子官於潤州公來自西順江而流潤人迎公再拜稽首曰此鉅人吾侯之父昔公在孕吉夢是逢究公所歷正如夢中誰云儒者未嘗語怪視履考祥太史名在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志銘

封知府朱公墓志銘

公姓朱氏諱某字某吳縣人也父東耕君謚以隱德爲里中所推至公讀書爲儒在縣學若干年以貢入太學在太學一年謝去歸老於家明年子鴻漸第進士歷官兵部武選主事於是天子封公武選主事後鴻漸爲武選郎中已而鴻漸守瑞州調守廣信又自廣信調守梧州而公復封鴻漸未去梧而公卒於家某年月日也公自少苦志讀書嘗寓蘇城北寶幢寺寺傍空室一區寺僧以寄棺樁其中歲久積疊牆壁間鬼氣觸人戶無履跡公喜曰此真吾讀書處矣因獨攜一童子往讀書其中每夜中或晝風雨輒有聲陰陰若嘯若泣一童子者數以爲鬼也竟驚病死而公讀書其中如故公旣以老儒生精於治經又性喜爲詩所著有草堂集凡十卷蘇人故多以詩名家而近時則迪功郎徐君昌穀最著昌穀嘗

數過公論詩公曰詩貴成家格卑弱固不可若規摹擬前人逼
真亦詞家大忌也且夫古之為詩者以寓性情也得之於體裁而
失之於性情亦安用詩昌穀深服其言故公之詩雖醜藉古人而
要於自寫己意略如所以對昌穀語然昌穀之詩則自海內藝文
之士莫不喜道之而公之詩雖以吳之人士雅好為詩者亦多不
能舉其詞豈公善韜蓄以為既隱矣不欲以言自文耶抑古所謂
山澤之士必有待而後能施乎世耶彼其所謂有待者不獨操柄
也雖文詞技藝若可以自振於世者固亦不能無待也耶公既以
讀書至老無所遇而發之於其子副使君副使疆直有節概不善
與時上下其為宦也亦往往多鯁自為郎積若干年而始出守為
守歷三郡積若干年其最後徙梧梧瘴癘窮微地也副使君訢訢
然曰吾所聞於家大人者如是吾何憾公亦訢訢然曰吾兒如是
吾何憾公卒之三年某月日副使君始得地於陽山白塔塢之北
麓乃克葬公先葬之日副使君具公行事為狀來請銘余雅善副

使君其語當不誣為之敘而銘之公娶李氏繼娶鄒氏子五人其
長副使君鴻漸也次鶴鳴虎文雉膏馬良孫男九人承家承烈承
宣承武承文餘未名曾孫男四人享年七十有九銘曰學古為儒
委蛇步趨挹其容者以為此山澤之癯也封自天有子則然署其
墓者以為此梧州之阡

封知縣張公墓志銘

翁姓張氏諱獻可字廷諫號東涯世為無錫人給事中選之父也
翁少穎敏嘗有志讀書矣以貧故資生事為急也故不得久從事
於庠塾絃誦之業以貧故資生事以多途也故嘗博通於醫卜星
曆堪輿佛老諸家之說然非其好也日奔走生事已至夜歸必篝
燈讀經史不廢已而更發憤習舉子業則年已過矣家又無錢可
行束脩然經生碩儒以其志懇而禮謙也咸樂為講解翁自以其
年過而學也則益勤苦習師說已而援筆為文輒數百言未嘗起
草而會於經旨可以自奮矣然竟以年限不得游庠校而邑中右

族則爭迎致以爲塾師翁既每自惜其志之不就及子選爲童子時而家故貧也則羣之於諸弟子中而身自教之翁教子弟嚴而有法溫溫誨誘不專訶朴故諸子弟視翁以爲其父兄其教選也嚴於其所以教諸子弟者不廢訶朴故選視翁以爲其嚴師選既冠翁猶爲之改所業課而選畏翁一如童時爲塾師三十年諸弟子彬彬多成材者選以進士起家爲邑令能愛其民爲給事中有直節蓋翁之所以成就之者爲深選令蕭山時翁嘗一往知民之安其令而令衙清冷如家故時則大喜居三日卽歸曰吾非就養也選以言事杖闕下罷歸翁迎喜謂之曰顧吾與若母兩人老耳死諫是爾職不死是聖天子恩厚無量也翁以子官封蕭山縣知縣始翁涉艱苦其後子貴身爲封官有與斯可以代步而翁踽踽行步里巷中如故時翁居常遇人欣欣煦濡謙下後爲封官年且高邑中推爲耄耆而翁益欣欣煦濡謙下未嘗有自驕色於弟姪睦於夫婦無忤言待童僕如子女性慈惻既老則謂子選施無棺

者棺畫圈於紙爲圈者三千每施棺一則登其日月於圈者亦一期盡始圈之數而續圈焉備丐者掩道旁露尸掩一尸與錢若干丐者每得露尸則喜以爲貨也亟奔走告翁自是邑中幾無露尸者計所棺與所掩及翁之身已數千人而翁且謂子選汝終身行之勿計數也煮藥膏以施瘡瘍者寒凍則爲粥以食餓者曰掩死人又何如活生人嗚呼可謂厚矣云云銘曰少也食貧貲不謀身既稍自餘乃謀及人及人謂何所重者喪誰骼誰啗羸死不藏我覆我掩我樁我棺水免鼈魚野避烏鳶古維有位方春掩骼翁隱人也而專是澤銘以頌翁義風可作

鈍齋吳公墓碣銘

嘉靖甲辰吳翁有子情舉進士第三授官編修翰林其明年閏正月十有九日翁病疽卒年六十有二情解官奔歸將以明年丙午月日葬翁青龍之原合於妻徐孺人之兆禮也先葬情旣以墓中之銘請於尚書孫毅齋公而復介其姻給事中張君屬余書其墓

道之碣情因涕泣謂余曰情少爲郡諸生而大父始喪是時先君與諸兄弟分產而獨持門戶益落莫不自支惟時時撫情慟哭曰汝祖固日夜望汝奈何辛卯歲情中試南畿還先君望見情泣曰汝祖固日夜望汝乃今不及見汝之有立也未幾吾母疾作明年正月卒先君泣曰汝母與吾共甘苦三十年且余教汝嚴父也汝母悉吾意時時課汝讀書其嚴乃更過我今汝始漸進取而汝母不待矣情三試禮部不第先君每慰籍之癸卯冬且就試先君語曰汝不須念我我近不到城市者十三四年朝夕惟唐詩數過杯酒五六行更無他望惟望汝勉強無愧古人耳甲辰情舉進士及第先君又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每語輒泣下時寓書於情輒舉會試時所命題先事後食爲戒蓋款款望情以不愧先資之言也明年而先君遂卒矣嗟乎自吾舉於鄉先君方痛吾祖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母也吾始及第先君方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先君也情至孤孽不幸人

也又曰先君終始布衣無他大行可紀獨念先君性剛直恥爲譎祕媵媵之態其遇事雖不關己利害亦公言激發無所避故嫉之者或乘其踣也相與構而侮之先君挺挺自若也久之構者亦知先君之無城府也相與愧而服焉先君自若也先君且死戒母得厚葬而獨因舅氏語情願得當世名人一言於墓吾卽瞑矣嗟乎情不及祿養吾先君而又墜其將絕之命是重情之不幸而不瞑我先君也惟君其有意哀憐之始余未獲識翁而交於情也久自壬午歲與情同時入爲郡諸生則已奇情之爲人嘗竊歎中世俗益薄士人稍得志輒恣己矜物甚者怙侈饕餮其廉恥往往出市道人下情自中第後益務謹飭遠聲利侃然有志概閒嘗過余操十斛舟從羸僮一兩人徐與之言而深察其意氣蓋絕與同爲諸生時無異余益奇情知其志所向與其後來所樹立未可涯也是足以徵翁之教矣且夫以情之祖與母不及見其孫與子之舉於鄉與登第之爲可哀也翁及見之矣乃又不及少見其後來所樹

立其亦可哀也余哀之而許之銘翁諱云云銘曰維天之道猶弓
斯張高者下之抑者乃揚維翁之晦其後之昌其昌謂何冠此多
士冠此多士不獨其藝砥礪廉隅曰維先志以邁厥跡以顯厥世
沿流泝源以爲翁誄

茅處士妻李孺人合葬墓志銘

茅處士者進士坤之父也坤爲青陽知縣數月有聲而奔處士之
喪以歸歸而又喪其母李李之喪距處士喪僅三十五日而處士
喪之日則嘉靖庚子八月二十二日也其三年癸卯四月十二日
乃合葬於唐家村之原唐家村故處士所游息處湖俗以桑爲業
而處士治生喜種桑則種桑萬餘唐家村上居常自言吾死第葬
我於唐家村且死者有知吾得覩諸兒荷鋤攜筐往來吾墓上何
不樂之有哉處士死坤徧求地於湖之諸山不得及得卜之處士
不吉後乃卜之唐家村遂吉坤曰此先君子意也於是葬之唐家
村之原先是庚寅之歲處士嘗病幾死會有相者過處士曰翁相

未死勿憂也已而私謂坤曰翁其死於鼠之歲乎後十年坤舉進
士例得請歸省而歲在鼠坤家居頃之乃就選然心獨念相者言
欲去處士則不忍欲畱又難於爲言而處士在布衣中雅喜爲詩
又耽好山水嘗欲邀諸詩客相與入天台雁蕩訪赤城佳處以爲
快於是坤卽婉謂處士曰大人不記天台雁蕩之游乎兒一旦縉
印綬作吏縱欲歸必不可得何不令兒以此閒時奉大人往游其
閒坤意姑欲以是緩行耳於是處士揣知其意罵曰吾日夜固望
女立功名幸始入仕奈何以吾故趨趨且吾欲往游卽自往耳固
不令女廢公家事從我坤不得已乃就選居青陽數月而處士死
如相者言處士且死猶張目咄嗟以竟不得往游天台雁蕩自恨
而坤亦自以不能堅持初說濡忍數月奉處士終言之輒嗚噎不
自得至是且葬坤以其友人董吉士份所爲狀來請銘按狀處士
諱遷字千善號南溪以其居歸安之華溪也處士爲人豐頰而髯
魁岸自豪意氣軒軒若不可羈然概其平生亦少所出入於繩約

其面折人過若硜硜不少讓然善忍或睚眦之不爲報也人亦竟無睚眦之者其少治生不業儒然喜談詩翩然有逸士之風其治生操縱出入心算盈縮無所爽然未嘗以錐毛恠惜爲事而割田以衣食其族之人爲屋以歸其族人之流而徙者坤之舉進士也處士爲之破券若干金妻李孺人有婦行處士魁岸意氣而孺人佐以和柔靜默尤善處嫡妾閒掩瑕絕嫌人未嘗少見其隙初處士同邑施翁隱居行義崔太史子鍾銘其墓曰古之鄉先生也處士每過翁墓輒慷慨低回久之歎曰人生何必赫赫吾他日竊從遊於地下第爲里隱君子不負此生矣閒嘗語坤曰卽吾死誰當銘我者坤跪而請曰唐司諫平處士喜曰可矣故其卒也坤爲之來請銘嗚呼處士其有意於身後之名也乎雖然此亦足以觀處士矣處士云云卒年五十有三孺人長處士兩歲而同時以卒茅氏故居邑之埭谿宋元閒以治篋爲業東往市海上經華溪飯而沈其碗以爲祥曰天使我飯於此乎遂捨篋而家華溪八傳至處

士家益饒子坤始以文儒進云銘曰唐村之原有鬱維桑兮生也游於斯死以爲藏兮赤城之墟仙人所嬉兮生也不得游於斯死而魂氣之兮

秋野殷公墓志銘

殷生邦靖從余游嘗與余言其大父秋野翁之行甚具余時獨心善翁未幾翁子文輝以吾友施子羽所爲狀來請銘狀中事多與邦靖所說參合余往無錫問其邑之士大夫與其街衢巷陌之人皆曰翁長者也余益知邦靖所說與狀皆不虛余覽史傳所紀長者大抵多詭情以釣奇至償金不復辨認牛不復問諸如此類史家以爲奇而列之長者然余以謂長者正不必然如秋野翁在族戚能無尤惡於族戚已矣在鄉曲能無尤惡於鄉曲已矣未嘗有意驚奇節爲名高然其處心行己亦往往多出於過厚一士人子負翁錢不能還自請以女婢翁翁不忍竟還其券嘗亡金篋中踰年盜不得已而邏者蹤跡盜盜乃故翁所舍客客囚而見翁翁駭

愕若固盜耶且金安所用客跪吐實曰余之妻公之金也請得賣妻以償公幸不獄死足矣翁惻然更乃出錢以與邏者求脫客而私語客曰汝吾客也雖以此十數金贈女不爲過奈何以瑣瑣故絕汝夫婦之歡吾脫女女可自拔拭客叩頭涕泣謝去客本善星術故翁嘗客之後客竟爲善士而以星故走江湖閒數過無錫具土物候翁款曲久之乃去翁所居並醫局嘗有海寇邑吏鳩工卽局中高敞地繕軍器爲備眾久役疫作人相枕翁乃日擣椒蒜和酒以徧飲不病者而大鑊煮藥以徧飲病者又日令不病者一人給事病者五人時其藥物而掖搔之己而不病者得不染其病者往往得活相與詣翁羅拜手加額爲謝後數年有人與翁相讎翁子應試南京過毘陵驛讎者狙人驛旁伺翁子欲毆之沮其行翁子大窘忽有驛卒數人躍而前助翁子與之力鬪翁子由是免於難旣免而詢諸躍鬪者乃故嘗役醫局中翁所活者於是翁子欲厚報之其人謝固不肯受競還家持果與雞饋翁子然後去此數

事皆世所謂過厚然翁處心本如是未嘗矯而行之翁父病痰閉不可飲食屈伸翁夜禮北斗以禱已而夢一黃衣力士以刀刺其頸疑不祥甚明日驀有軍人黃姓者造門自言能醫此疾翁異之果以針刺喉中出穢痰而愈如所夢者然翁未嘗言於人人亦莫之稱也翁諱俊字時選殷氏自布政公以才見奇文皇帝而其後遂爲文獻之族至翁以隱行著而翁之叔季子姪多爲儒者翁始以輸粟授冠帶非其好也因自號秋野以寓其蕭散淡泊之志云布政公生璉璉生廣成廣成生翁殷氏之先自毘陵徙家無錫之嚴埭又自嚴埭徙家邑中其家邑中也自布政公始翁配王孺人有賢行先翁二十五年卒邵文莊爲志其墓子一人文輝云云翁年九十歲乃卒嘗以耆老請爲鄉飲賓者凡三十年應詔與賜老人粟帛者凡六墓在嶧嶧山葬以嘉靖年月日其卒也先葬之一年八月十六日銘曰漢世論人必先長者寥寥誰哉嗚呼秋野蕭孺人墓志銘

嘉靖己亥冬南京浙江道御史臣正色奏言扈從章聖梓宮諸貴人不法事諸貴人奏列御史罪狀自辨天子逮御史於獄竟寬之使戍邊下兵部臣定戍所遣去而兵部臣故御史嘗所劾者於是御史戍遼之瀋陽御史家故在無錫其明年妻蕭孺人卒於家御史爲人慷慨有氣自始爲御史數獨自閉門草疏不令孺人知孺人時時從隙窺見之自念不能沮又不能忍則款款爲好語解之且曰毋騷瑣生事爲也已而御史得罪御史旣上疏則衷囚服而襲豸服以聽臺事後逮者至御史自臺囚服出不過家徑去孺人攜諸子倉皇南歸且憂不測遂病聞戍遼報稍解矣久之竟以憂病死辛丑六月十日也年三十有九孺人父蕭愷母錢氏御史黃姓士尚其字孺人性謹厚其歸於黃也事後姑左右朝夕十餘年竟後姑死未嘗有一違言愷有女弟老而寡且窶孺人迎以歸與共哺糜廿餘年竟孺人死未嘗有一厭心人以爲難初士尚爲仁和南海兩縣知縣孺人從士尚果決負才氣見事立斷無所避其

於權勢人鯁鯁欲繩以法而孺人濟以和柔温慎其所匡助爲多士尚廉則孺人以儉約自律也在官中躬絲枲織布如村居子四人學詩邑庠生娶某女學禮聘某女學海聘張君舜舉女舜舉名選故給事中以言事罷爲民與士尚同年其意氣同也於是乎姻孺人葬以卒之歲十月某日墓在某所將葬士尚自瀋陽以狀來請銘余觀漢史所載王仲卿釁而狂好數言事其妻每抑止之仲卿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後仲卿竟殞妻子亦徙合浦余讀而悲之以爲臣之媿媿於其國妻之媿媿於其夫皆期於自盡而已其事則若相睽然臣之於國恥其不言妻之於夫恐其有言嗚呼臣之難自古紀之矣今士尚幸遇天子至仁聖有仲卿之狂釁而免於仲卿之戮是孺人所遭過仲卿妻遠甚然史又載仲卿妻徙合浦後赦歸更以采珠爲富人家今天子至仁聖且將脫士尚於伍藉而還之以與孺人相朝夕也有日矣孺人乃不幸死不得如仲卿之妻特蒙後彫之福吁其命也夫余哀而爲之詞孺人以御史故

得封御史在戍矣稱孺人者罪不及孥也詞曰謂媛之生兮處深
閨兮心奚所思遼水之涯兮謂媛之死兮閔幽室兮魂奚所遊遼
水之側兮

盛孺人墓志銘

盛孺人蘇之太倉人盛君諱某之女居庸山人顧君存仁之妻嘉
靖丙申山人爲給事中上疏笞於闕下謫爲民保安州居居庸孺
人從之居庸踰五年而歸歸至家幾月而卒辛丑某月某日也年
三十有九初孺人旣字於顧而遭母喪於是童而婦於顧爲童婦
三年而室於山人孺人旣以童而婦婉婉自屬於其姑錢孺人姑
亦極意撫育之如其女孺人居常謂山人曰姑吾母也卽姑百歲
後願加服喪三年以報姑姑性好潔而嚴孺人所爲縫紉漿酒糶
養滌澆之具必以潔恐一不當姑意且得罪姑或不懌必跪而請
罪不敢起及從山人於京師遇美飲食必思而泣居居庸時時與
山人焚香南向拜且祝幸早見姑已而聞姑病日夜泣遂辭山人

歸歸而道病旣至家強力羞藥物食飲於姑病且革懋而呼姑姑
至與訣遂瞑數月而姑亦死孺人自少讀小學孝經書頗解意旨
故平生喜書然獨不喜佛書中饋有閒則取小學日記故事稗官
小說家誦說之每至古人壯節偉行則擊手詫歎以爲烈士當如
是若自恨其不得爲而陰以從與山人然者其始娠山人且游學
慨然與之別曰君行矣謹毋以室家爲意別三日而產子山人且
上疏與孺人對坐土榻上夜草疏忽若有鬼物嘯戶外孺人已心
訝其不祥然竟不一語勸止及受笞以死報者三心苦之然不爲
動或怵曰事叵測奈何可蚤自脫不爾且及亦竟不爲動山人昇
居庸而孺人尚居京師時寒凍雖諸僮皆苦楚窮微莫肯往孺人
獨以一女子提衣糧觸風雪爲諸僮先崎嶇走塞上就山人會山
人病瘡劇左右護持百方久之山人以不死其居居庸也雖以不
得事姑爲感然未嘗有一日羈愁不可忍之色故山人亦安之旣
死且葬山人爲之狀其行來請銘嗚呼士鮮慷慨之節久矣豈其

素所自樹立者盡然或者鉤牽兒女子語故噎噎不能自割然則如孺人其可多得也於是許之銘子三人可立太學生次可大早卒次可興女一許聘陸某故冢宰公孫墓在太倉新安鄉耐錢孺人之兆其葬日爲卒之又明年癸卯某月某日始山人爲給事幾月而孺人封以恩也銘曰北瞻居庸崇山崔崔匪夫之故胡爲乎來南望吳門旣阻旣遠匪姑之故胡爲乎返閒關而來閒關而返今其休矣卽安於坎

楊孺人旌節碑銘

嘉靖十有三年知常州府臣檟奏臣屬邑無錫無錫諸生棟等若干人父老廉等若干人詣臣言楊氏婦守節事甚具臣聞守令以興教化美風俗爲職也臣謹以楊氏婦守節事上聞者婦故邑人俞暉之妻邑人楊復之女自少從父叔識字通書史大指歸暉六年而暉卒婦痛盡幾死及葬俞氏墓故在惠山會風雨不能舟婦匍匐卽路以身翼棺哭且走躑躅泥石間觀者皆歔歔有泣者凡

十許里乃抵墓所以克葬事自暉死時婦始二十有八歲二子長者始五歲舅姑且老矣而暉故儒家無宿貲可藉於是姻黨憐之欲奪其志而前時暉且死猶強起書雪操冰心四字與婦訣婦粘之寢壁坐臥瞻焉至是指而謂其二子曰而父知余心矣余卽死敢二乎則又指二子而謂其人曰余所以忍死者爲此而已不然余何愛焉媼黨諒其志遂絕口不復言也居常內外女媼宴好絕不往來曰我媼也宜然至老猶然姑嘗未疾踰屢歲湯藥禱祈拭掃溫扇至於頰盥櫛沐扶抱吮摩抑搔便液之事必自親之一不以屬僕人二子稍長親授句讀後雖已就師每夜歸必篝燈火與相對以助其勤時時稱說暉之音容嗜好及其蹈履與其所志焉而不遂以待其後者幾以勸二子且使識勿忘也今二子皆強學有立其一爲鄉試舉人曰憲其一爲諸生曰寰者也臣謹按楊氏婦有不二之貞有撫孤之義宜旌婦今年及五十歲矣於旌格應臣檟昧死奏制曰下禮部禮部臣請命巡按御史核實御史臣蕙

奏臣櫝言不妄禮部臣覆奏制報曰如令於是禮部下常州府給錢立綽楔遂如令後四年而憲舉進士孺人從憲於京師病卒反柩於無錫將葬憲詣余請曰子其爲憲母書墓隧之碑匪敢曰以嘉惠憲母其以對天子之寵命而章守臣之不蔽善也不亦可乎余旣以許憲因自念嘗讀漢史黃霸傳霸爲相課郡國計吏以郡國有孝子弟弟貞婦順孫者爲一輩先上殿而張敞非之以謂此無益於廉貪貞忒之行而適足以導僞長謾霸敞皆世所指才吏其相反何也夫有善而不見褒賞謂之匿褒賞不當其善謂之誣匿且誣其敝也均今國家表崇節義之意至慎重也而草野委巷之間力不能自達則或不列於褒賞其列於褒賞者參與人之論乃或十一異同焉以古較今不甚遠乃知敞之言於漢要未爲過余家武進往來無錫閒問其邑人邑人之賢俞母者相屬也私論之與公褒可謂參合然則守臣櫝之爲此舉也其可以當黃霸之賞而免於張敞之譏矣乎余以是具載其文且爲之銘曰於皇有

明風軌是敦貞婦弟孝子順孫有一於此帝罔不聞大者祠祀小者樹門歲之甲午守臣櫝言楊女俞婦孀三十年維居之艱維節之完維帝曰咨朕其試哉爰命巡吏其核以來御史蕙對守言不妄維帝曰咨朕心所貺乃按甲令乃表厥宅嗚呼豈一人之爲來者是式

王母繆孺人墓志銘

余同年信陽王養之至京師攜其兄所纂次其母繆孺人之行請余銘諸其墓余嘗往來信陽時孺人沒未久鄉人多有能道孺人事者余聞而善之又嘗會養之之兄及姪之爲州學弟子者皆秀而有文蓋徵孺人之能教也遂許之銘而養之又言爲其卜墓地時頗有奇恠始得二地堪輿師不能擇疑不決者久之忽一夕孺人夢若有告曰某形者吉蛇形者不吉覺而語諸子諸子駭之問堪輿師堪輿師初亦不知其爲某形某形也復至其地熟視之則某地果某形某地果蛇形一如夢中語乃徙某形者竟吉嗚呼聖

人不語性若此者何說耶則傳中所稱牛眠而馬嘶者其皆可信矣乎孺人信陽繆君諱家之女王君諱虎仲威之妻孺人嫁於仲威若干年而仲威先卒是時諸孤六人其幼者四人尚髫鬢也孺人恐墜門戶督諸子稍長者使服田賈治生產不得游蕩擇其幼而敏者教之讀書而日課其程每漏下五鼓親叩寢戶使就燈火後諸子皆長大娶婦諸孫且斬斬孺人亦老且衰矣猶教之不弛於曩時有不率教者雖斑白必加誚讓或至鞭笞之不貸其嚴如此性素慧好聽古書列傳談說理道者惟恐不得聞至於里巷不雅之語惟恐聞之能薄飲食諸子有進重肉者輒不食至奉賓客未嘗不豐潔勞於治家能拓其業至於周卹貧匱爲粥以食饑於歲者雖費無所惜此孺人之行其子所自爲敘與余所聞於鄉人者大率近之矣孺人卒於嘉靖十有一年某月日年八十有七子男六鑑鎮欽鑰鎬銳鑰州學生銳余同年進士也今爲武昌令銳初調崇明令以海道險不能迎養爲憂孺人曰地之夷險惟君所

命汝第安之況有汝諸兄奉我汝母以我故阻抑其志且此未必非福也曾無戚容後銳以能調曲周又調安邑孺人聞之曰當益慎其官則可亦竟無喜顏故銳數爲令多以能稱孺人教之也女二人與子某皆先孺人卒孫男十七人某某皆州學生初余旣許之銘久未有以應也後余家居而銳爲武昌令遣使來速銘乃克爲之孺人葬以某年月日合於仲威君之兆故孺人所夢處也銘曰有崇斯墳神所基也山鬼護門辟魑魅也氣如春溫君子憩也生以爲婚死不離也蔭彼後昆永無匱也

蔡母鄒孺人墓志銘

蔡生瀛喪其母鄒孺人將葬請銘於余因泣而言曰嗟乎吾母之生也備嘗艱苦而不獲享一日之逸吾母之殯且葬也僅於斂形無以厚其終而忉於心此昔人之所爲痛心而自傷其貧者也瀛也奈何旣而曰吾母雖鬱於生前庶幾可彰於身後雖葬不能備禮庶幾可藉此一片石而貽吾母以不朽也惟先生幸哀憐之初

生嘗學於予予固喜生之貧而有意也於是許生爲銘其母取生所爲狀而敘之云鄒孺人者無錫鄒君廷章之女蔡君元際之妻邑庠生瀛之母蔡君雖大族然貴故貧君又倜儻不事蓄藏囊篋屢空然而左綴右緝如補敝衣僅而獲完者以孺人爲之經營黽勉於其內也生瀛學古爲儒不以貧故墮壞其業而隕穫其志以孺人爲之母而教督之也孺人父卒母華孺人獨寡居使華孺人無子而有子以孺人爲之女而迎之使就養於蔡也蔡君前所娶華孺人旣歿而所遺子女無母而有母者以孺人爲之後母而長養婚嫁之使與己子女同也孺人之爲婦也如夫有幹蠱之勤焉爲女也如子有終養之孝焉爲後母也如母有鳴鳩之均焉而享年止於四十有七不克與夫子偕老啜菽飲水之奉亦不克食報於其子於戲此瀛之所以重爲悲痛而必求余銘者也孺人子女孫云云卒以嘉靖年月日葬以明年月日合於茅塘華孺人之兆禮也銘曰婦德含章弗耀厥美曷銘孺人吾識其子作銘者誰維

太史氏銘如可滅石亦可毀

賀氏孫楊二妻墓志銘

代父作

孫孺人者太學生賀君汝勉之妻而楊孺人者汝勉之繼妻也孫孺人卒於正德庚辰七月四日而楊孺人卒於嘉靖辛卯七月八日至是爲嘉靖丁酉十一月二十一日始同葬於先塋之次其地曰官壩而汝勉因以二孺人之銘來請於余余有女嫁於賀而汝勉之女又妻於余甥余女與甥往往能道二孺人之行而況鄉進士姜君爲之狀可信也乃不辭而許之孫孺人父承事郎諱堂楊孺人父承仕郎諱曷孫賀皆丹陽鉅族而楊之族亦望於無錫故二孺人相繼歸於賀氏有朱陳之睦焉而二孺人者又皆柔惠婉婉克媿厥美蓋若生於一家而非二姓之女偶然以聚爲一人之婦者初汝勉未有子是時汝勉與孫孺人年尚少可以有待而孺人已爲汝勉置側室且日夜冀其有子甚於自冀其有子也及病且死猶惓惓以賀氏無子爲意而屬其妾曰汝無子吾不瞑矣又

屬其女曰妾幸有子汝同胞也汝善視之其望深而慮遠如平常時而不自知其身之悲也孫孺人既歿而側室果有子其後楊孺人自有子與女矣楊孺人撫側室之子如孫孺人之志而均之於己子不曰吾子嫡也楊孺人嫁孫所遺二女悉其裝以遣之不曰畱以嫁吾女也此凡婦人之所難而二孺人能之其操行大略相同而孫既無子楊有子矣又天孫年止三十有七楊年止二十有七又皆不幸早世嗚呼此汝勉之所以悲慟而必求子銘之使二孺人有傳也雖然顧予不文其能使孺人有傳耶汝勉子二人楊孺人生一子九歲而夭其一曰某聘何氏側室劉出也爲楊孺人所撫者而其母故孫孺人所置也女三其二嫁楊銳周書皆孫出而銳者余甥也其一尚幼楊出也爲之銘曰其生也不相識而死其同宅以靈厥魄其死也不偕行而葬其同銘以垂厥聲

楊母唐孺人墓志銘

唐孺人者余大父給事中曾可公之女余父永州知府有懷翁之

姊余順之之姑知冠縣晉齋公諱溢之婦太學生東墅君諱壩之妻給事公與知縣公同年也故孺人以字於楊孺人性孝而惠少從給事公於官給事公卒孺人從其母周孺人與弟有懷翁扶櫬歸毀而嘔血幾不可藥積數年乃止及歸東墅而東墅嫡母金與生母潘孺人事之兩得其心中歲姑金與東墅君相繼卒孺人斃又作遂不起嘉靖壬寅八月初四日也年六十有三自孺人始嫁時楊氏門戶方盛舅姑皆無恙家事一不以關孺人而衣食饒給周孺人又甚愛其女欲數見之孺人不數月輒一來每來必月畱乃去既去則我饋遺問訊之使日不絕於路孺人亦數相報以爲常當是時孺人不知爲婦之勞而晏然有爲女之樂後周孺人既沒舅知縣公亦物故東墅與其兄析產東墅又少讀書不善治生則家日落於曩時孺人上奉寡姑下釐家務井日蠶績必自操之而亦不能如曩之饒給也後東墅又死其子又析產爲四則家又

益落自周孺人之沒而孺人獨與其弟婦相際則歲乃一來其後
又獨與其諸姪婦相際也或四三歲乃一來其饋遺問訊之使其
數與疏亦率如其來之數孺人往來母家既稀濶諸子又各自謀
生或攜妻子往田廬治田或往贅於婦家孺人更悄然寡居而黽
勉有無至老且病或不自休也蓋孺人所歷與夫家與母家凡三
世而三變嗚呼此可以知人世之感矣有懷翁與孺人最友愛孺
人病且死而有懷翁適官永州以是病不及候其藥沒不及憑其
尸病則姪順之往候其藥沒則姪正之往憑其尸而以訃於永州
初孺人送弟往永州泣之甚曰吾其不及見吾弟乎至是竟死且
死謂諸子曰汝諸兄弟幸輯睦吾不恨矣嗚呼諸子其終奉孺人
之教以周旋乎諸子勉之諸子者銳鑿鑿也鑿太學生鑄鉞郡
諸生賀氏周氏鄒氏沈氏其婦也鄒婦先孺人七月而卒遂與孺
人同時以葬鄒於諸婦中最孝故其卒也孺人哭之極哀遂以病
女一嫁郡諸生蔣瑄孫男五葬以十二月十五日墓在袁塘之原

合於東壘君之兆將葬瑄瑄既爲之狀而順之乃銘曰夫窳其中
旁有令婦孺人歸此其永不朽

吳母唐孺人墓志銘

吾唐氏之先以詩書長厚創其家子孫相與守之其女子亦往往
有化於其風者若孺人其一人也性喜書自孝經女傳諸所嘗誦
之外至於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顧不如專門家耳然未嘗不通其
旨其試之亦數數有效往來姻戚所或見有異書及諸稗官小說
輒攜取以歸旬日而還之則既誦習之矣既老尤喜佛與道兩家
言日蔬素食焚香宴坐或夜中起坐若有意乎齋心修觀之爲者
嗚呼使孺人不爲女子其可以語於儒者性情之旨矣乎不然亦
當爲博涉多藝能人無疑也其視身不爲矯飾然子女誓御日在
側未嘗見其袒衣與其見齒之笑其治家耕織累積絲粟然施藥
與棺饋粥餓者至不以脫簪賣衣爲解其於族里雖其襖襪藍縷
之微待之未嘗不如富貴人其於姻戚雖其幾世之遠姻歲時棗

栗服脯之問施之未嘗不如近姻以是族人皆曰孺人有德於我其姻戚皆曰孺人未嘗失禮於我性柔儉慈靜不色笑而其氣溫然其於父母舅姑尤篤既嫁至老數十年閒每語及父母苦楚輒歛歔泣下舅姑既沒數十年閒孺人亦已傳家事矣惟四時饋奠必躬滌濯羞殺烝以爲常孺人之卒也以歲祲避寇城郭痢疾五十日卒嘉靖乙巳七月廿有六日也享年六十九月十日返葬於董壑里合於其夫榆林衛經歷南墩公之兆禮也南墩諱靜夫姓吳氏舅曰七品散官水南翁諱良瑞姑曰張孺人父則余大父給事中贈奉訓大夫曾可公母則余大母贈太宜人周也子一人國平云云孺人同母三人余父永州守有懷翁其一人也姊一人嫁於楊先孺人三年卒姊病時孺人往候姊左右抑搔給事者月餘姊與之金墜胸爲訣至是而孺人亦死蓋有懷翁三歲而遭二同母之喪哀之而不忍銘也謂順之曰小子銘之銘曰產於郭歸於鄉終於郭瘞於鄉蓋魂氣何所不之而骨肉茲其永藏

王冢婦唐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戶科給事中曾可公之孫永州守有懷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岩之婦編修王懋中立道之妻而余順之之妹也孺人後其兄五歲而生於姊妹行爲第三孺人幼穎慧糾組字書不煩於教而若素爲之兄每曰惜女不爲丈夫子而有懷翁亦爲之擇壻後乃得懋中十有七歲而歸二十有六歲以懋中官編修故封三十有三歲而卒其婦於懋中者十有七年王氏故饒而懋中又少貴也孺人從於宦者十年然所服御一不改其素非賓燕不設兼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爲蔬具問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爲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起以爲常懋中始未有子而孺人齒僅踰弱也然已數憂之一日自歸寧載一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太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相皆宜子故爲君聘之既乃時時爲理膏沐笄櫛飾容止惟恐不當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裙布之儉是以諸女化之而

孺人能淡泊樽約於既貴之後任宜人有小星逮下之慈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委曲置妾於方盛之年蓋所濡染者然也孺人事其姑朱安人朱安人煦濡溫厚無與比孺人於諸姒中尤曲得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爲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之側也其事懋中懋中簡重詳慎內行修飭孺人揣其意所注輒婉爲將順若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則終日不自得其爲善未嘗不力從與其閒是以懋中每自喜以爲吾得吾妻也如得吾友也孺人從懋中而北也其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款款然如在朱安人之側也其辭懋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懋中數千里外款款然如在懋中之側也既死且憤矣索杯羹嘗之以爲甘也目女奴使進懋中所蓋猶如在懋中之側也嗚呼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初懋中在京師欲請歸省令孺人先歸時暑月舟人病寒熱相染有死者孺人以一女子攜數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險數千里固已心恐憔悴幸不病抵家未一月病遂作再旬而卒

其病亦寒熱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女二人其一人者母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嗚呼吾宗自吾曾祖贈給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絕衣冠而女子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姊妹凡六人以夫貴者於今兩人其未三十而貴於室也獨孺人爲然然卒奪之年以死豈其豐其嗇固皆適然而值之者耶抑亦數之定而不可益損者耶懋中將以丙午春正月三日葬孺人於前王村之新阡懋中既述孺人之行爲狀矣而余爲之銘曰史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也銘之後有考者其將在茲

封孺人莊氏墓志銘

孺人病踰三年嘉靖戊申冬十一月二日而卒年四十有一孺人之病也積於驚發於悲感於鬱庚子冬余以狂謬俟罪者二十七日孺人寤寢惕惕若其夫蹈不測而已不能以生然者既蒙恩免歸孺人抱餘驚就途抵家熱蒸骨如是者數年熱漸解而瘠則不復肉矣未幾母陳孺人卒臨尸而驟淋蓋醫家悲動肺之證也每

淋輒暈死如是者又二年淋既止而生氣耗矣自是臍腫瘕泄百痛間作既病甚則念其二女未有所歸又以爲女縱得所歸而已且旦暮死不能終其奩具襦悅之事以爲鬱鬱雖其病必不起而其感之也則若以是然者叢三不可解之情以竟成三不可藥之疾嗚呼其可哀也已孺人莊氏河間守鶴溪公之女孫靜思翁之女永州守有懷翁之婦其夫余順之也年十七而嫁二十六而夫爲編修以恩例封孺人孺人始嫁見於舅姑舅曰所屬婦者無他第閨外不聞婦聲足矣自是舅往來閨外竟廿餘年不識孺人聲舅每歎以爲能婦余癖於書平生不一開口問米鹽耕織事則以孺人爲之綜理也余最迂癖寡合入門則歡然若得朋以孺人素能得余心事也其與余處者則然而其鍾情母子間也特甚自父母之慕雖男子或移於妻子而女子於父母家記禮者亦外而不內孺人雖以與余廿餘年之歡未嘗一日輟其母子之戀其所爲父母家計者黽黽馬悉其乏而排其難較其家事未嘗少內外之

也其教二女也愛不廢嚴其教子也嚴過於子其封十五六年余未嘗爲置一翠冠其所享率如是孺人固不少謫望我而余所居官每不能過慎以速咎則孺人口不敢止也而心切苦之故余嘗謂孺人女也而任子之事母也而兼父之嚴未嘗過享其夫有官之奉而饜於其夫有官之累然則所謂三不可解於情者蓋不獨其致疾時自其居常則然也孺人卒於雞鳴時燭入則漸矣自其夫及其女與妾與女奴皆有屬屬余者曰吾身後而當爲計則然又曰篋中衣以歸二女餘衣以與妾已而曰田五畝以遺吾家然則其不可解者又不獨其疾時及瞑猶尚不能解也孺人有烈性居常不媚笑語如莊士又每聞余死生之說若有契焉故其卒也精明若此葬且迫不及請銘於當世之君子而余又茹痛不能詳也謹述其死生大致以見孺人之平生子一人鶴徵聘萬氏禮部主事思節之女女二其長者以字行太僕卿孫公南野之孫臬則卒之前一月也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九日祔於姑任宜人之墓

而先一年則余弟婦窆焉孺人事姑六年而姑卒其妯娌間姊妹也余既已載之弟婦志中矣故於孺人之葬也爲之辭以慰之曰姑於是只娉於是只生苦離只死相隨只

弟婦王氏墓志銘

弟婦姓王氏尚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橫山文炳之女余父永州守有懷翁之中婦余弟郡學生正之之妻也年十八而來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既嫁而驟見余儒生家所尚一旦解去所御金簪珥悉易以銀而裝其華衣至於中饋女紅率常身先諸僮奴其所解去金簪珥又以之易銀爲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拮据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爽豁故於人情世務不習而曉家人尊卑上下一無不宜其舅稱之曰余中婦最能潔若精饌以適我意於是賓客茗饌有不盡以分屬之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其母徐孺人聞之曰是在我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也其妯娌余妻莊稱之曰吾娉最能得我心事於是心腹委曲有不可以諮於其

夫而必以諮之姆媵間者其姊妹聞之曰是在姊妹中固然固知其能睦於其妯娌也其始歸余弟三歲而兩娠皆半胎而墮卽以後嗣爲急偶余弟從余自宜興歸入室見一女子訝問之知所置妾也余弟斷斷以年始弱冠爲辭不御而遣之後五六年竟無子乃更爲置妾至親爲之膏髮整容惟恐不當余弟意居常夫婦間相得歡甚也及置妾則每割牀第之愛若使其妾得以時御焉而不以己故妨之者其在姊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意初橫山公卒母以意遺之二百金乃以母當總總時不忍受其後母病且卒以金簪分與諸女爲訣其所分又獨倍諸女乃復以獨厚爲嫌而併辭其所同得者嗚呼其能置妾於中年無子之日不足爲難而能置妾於少年始婚之時則爲難能辭金於母存之日不足爲難而能辭金於終母之身則爲難蓋其自少知書稗官小說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輒激烈自詫恨其不爲男子余以爲正使其爲男子必能磊磊植立不媚妬以敗人之國不貨賄以自汙

其身可知也與余弟夫婦間相得歡甚而警戒相成之者尤切始
余父宦於外余獨與弟居弟或所過動也乃不喜而謂曰子縱不
自愛其若汝兄何且又爲之隱護不使人知蓋恐以是見尤於其
兄而或至於相疏也弟有一善可稱也則喜而謂曰非子之能其
汝兄薰染使然蓋以是深動余弟而欲其與兄相親善也以是余
弟能知彊於爲善而兄弟之好益密彌縫從與其間蓋有助焉以
彼才且賢宜其多男子享高壽而竟以無子天死其死也又以產
此則理數之不可知者也自其始連娠而墮則已不專意於自娠
矣既置妾固日夜以娠望之妾也及自娠矣眾且以不妬之報庶
或在此而竟以是死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其卒以嘉靖丁未六月
初五日年二十有九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三日耐於其姑余母
任宜人兆之右方銘曰詩詠螽斯詵詵振振嗟彼淑媛罹此不辰
讓娠於妾不欲自娠幸自有娠卒灾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惟
其美行久而不泯伯氏銘之以垂家人

行狀

月樓唐翁行狀

月樓唐翁武進人也諱世美字某月樓其號大父封寺副諱某者
生五子仲子復爲大理寺副後守平樂有宦績載在國志封寺副
之少子贈給事中諱某號友蘭翁生四子長子爲給事中翁其弟
三子翁貌魁岸爲人倜儻負氣嘗從伯兄給事公指受章句能涉
獵記誦然家故產薄而友蘭翁又病癱卧米鹽醫藥婚嫁百費叢
於伯兄伯兄又方日夜治經史聚徒而教之其勢不相給也翁以
故廢其學而營於家翁雖已不治經然不輟文墨其間時則作爲
草書遂窮極奇變闔闕閃縮上逼懷素詩歌有唐人風骨是時翁
伯兄既以文雄於當世而季弟竹窗翁善畫尤以草蟲名一時言
文章字畫歸唐氏云伯兄爲給事中值敬皇帝在位言官甚見親
幸有權給事公素小心慎事屢爲書與翁大要教之謙下母輒入
州縣門卽入必偃僂不得騎閭巷往來戢族屬僮奴不得鬧街市

中翁遵其說而行之是以唐氏雖世宦然未嘗有子弟爲鄉里所苦者後三十餘年嘉靖某甲子翁年七十餘郡太守請與蜡賓後若干年詔賜天下老人粟帛八十以上冠帶翁於是始冠帶然始一服之後不更服也嘗一與蜡賓後太守連歲以故事請然亦不更往其好省事如此始翁壯時唐氏以給事公故方盛給事公自爲庠生有名聲己能盡致數邑客後爲給事賓客益輳翁家居則應接賓客出則從親朋鄰里邀請酒殽之會投壺陸博遨遊宴笑之歡碌碌不絕翁每所過輒爲上客議論常推其一座人以是人益貌之後翁既老兄弟物故盡平生故人多不存存者亦衰且病不能相往來矣翁又失其壯子獨攜二幼孫以居雖門外終歲率不一出甘脆滌滑所以輔老之具亦不能豐也時時有一二族子問起居翁據牀坐與之道說故事助遣歲時而已人謂翁由喧熱至落莫不能無介介翁獨脩然自得也然自翁而上友蘭翁年至四十有幾翁伯兄仲兄亦皆不及五十而卒竹窗翁卒以五十而

翁在父子兄弟中獨歸然老壽至於八十有三其所得可不謂厚也歟翁配云云葬以卒後三月某甲子在黃塘祖塋之次於是一之圖所以不朽翁而欲請銘於立言君子乃謂順之述其事略順於翁爲姪孫而給事公之孫云

程少君行狀

程少君者新安岑川里人也諱楷字良式遺拙其號也新安程氏之先名靈洗者仕蕭梁時有功封侯死謚忠壯公凡新安之程皆本忠壯公而徙岑川者則自誠始誠四世孫瑞瑞生祚祚以子官封御史自忠壯公至封御史君支派散別移徙母常居然世次則可謂云封御史君娶曹氏而生三子長君名相仲君名材爲御史而少君最少子少君幼樸魯人以爲不慧大父瑞獨心奇之曰是兒類我我少嘗如是少君稍長益疏散不喜事獨常之沼上觀所蓄魚爲樂封御史君弗善也然心念大父言欲試之乃使之應鄉中役以微觀其能已而鄉中役稱辦鄉人以爲少君不苛而事辦

則始相與推擇少君而封御史君亦始喜少君之能任事也後封御史君老賸仲君宦長君且多疾家事一決於少君少君有所規畫無弗當封御史君意封御史君又益喜新安土磽狹田畜少人庶仰賈而食卽闕闕家不憚爲賈而程長君少君亦閒出爲賈他賈人率婁較重錢心計極毫釐然占所進貲顧或反薄少君兄弟長者大度勘算計嘗東賈吳北賈魯迺吳魯人皆樂與少君兄弟游益就之故程氏賈行吳魯關占所進貲更多他賈人長君賈張秋久人或言已死是時少君罷賈休家聞之亟往訊長君則長君故無恙大驚喜竟與俱歸長君歸而後復賈清泉少君則又從長君居清泉初仲君爲御史時句檢內帑財籍至是仲君死內帑財物失闕出入事覺主者窮本坐程御史事下歙縣案御史罪狀而御史已前死法當原有司誤論程御史家坐徙迺悉逮繫程御史家於歙縣獄鞠之而少君時在吳吳人欲謀匿少君毋往俱繫爲也少君曰父兄在吾焉所匿且我家故無辜迺有司謬論之我左

右營救可竟白也卽不白我何愛一死以徇父兄亟馳歸抵家會事已前解少君卽面數有司有司不能難其戇直如此少君之居清泉也病痺歸且愈矣後繼往復病痺歸益病不治竟死少君死於嘉靖甲申五月十六日死時年五十有六矣少君爲人淳質無所猜對人輒見肝膈人或愚之終不爲變諸嘗與人言事恣意語無隱人陰屬之曰若毋泄我語乃君竟泄其語用是觸人忌諱人亦廉少君無他腸不深疾之而少君亦不以語洩故遂自懲閉口也他事又恣意語無隱如故而人乃益推少君性直云聞宦氏子弟矜耀者則曰唉我兄爲御史時我常恐人謂我御史弟指目我我迺深自避匿迺今何爲詡詡然若揚錦而招於市者吾羞之家僮嘗病疫或請禳少君怒曰疫無鬼卽禳何益使疫有鬼吾且刃之遂不禳疫亦竟止少君雖游於賈中然喜文雅自爲兒子受論孟小學書於塾師誦熟之及游吳時慕張君東海之爲人也張君者松江人善詩字字尤工程少君乃學張君字至或罷眠食居

常以手畫腹及堵間作鉤剔狀卽又學張君所爲詩諷詠之其妻
宋安人誚曰君寧當作老博士耶少君笑曰汝謂必作博士始事
詩書耶少君死後四年有子曰烈始舉進士爲工部主事會天子
加恩海內迺贈程少君爲工部主事如其子官云始烈少而材少
君教之書烈性剛負氣少君教之曰汝治汝性卽不治汝性讀書
奚益故烈爲工部有聲少君之教也少君子三人黠烈黔一女妻
某人孫男三人應軫應陽應彩少君旣得贈官烈乃涕泣而言曰
嗟乎先人卒烈幼賤不能以有章顯也迺今蒙先人餘業與從縉
紳先生之後又幸徼天子恩澤光我先人苟又墮先人之懿行不
載罪莫大焉於是搜戡往事口授其友人唐某某受而書之如右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墓表

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墓表

方泉李君旣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寮相好也以書來請余
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正夫世爲萊州府平度州人大父
諱琮父推官公慧也生二子而君爲長君少穎異沈靜治經通尚
書乙酉秋郡守李君靈夢桃花洞中一少年得雋已而君中試君
結廬讀書處則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爲永平府推官法麗
於情數決滯獄三年以薦召入爲稽勲司主事頃之升考功司員
外郎會朝覲考察君與有司佐其長僚黜陟用精已而調文選員
外郎君之在考功也而余亦入爲考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爲人
豐肉疏眉目進止雍容與人接婉婉若處女腹中坦坦不蓄鱗甲
以此能在處協於僚友間其治獄也未嘗以鉤距爲巧其考課也
未嘗以按吏爲功是時都御史王浚川公有物望不輕一言假人

自君爲諸生而浚川公爲提學則已奇君後君居吏部浚川公熟視君益以爲遠器數言於諸公卿間諸公卿自是知君亦以爲遠器也君居間獨喜爲詩然在眾中絕口未嘗言詩其自晦多如是墓側產芝三本高尺許然君不自以爲瑞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官戊戌春同考會試事己亥東朝建君拜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未幾充經筵講官庚子秋主順天府鄉試踰年以病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君之人翰林也是時與君同入先後十有一人皆取之科道與諸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入居二年余罷歸而編修鄞陳君東出爲按察僉事是年編修山陽盧君淮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出爲按察副使又三年余起爲春坊司諫是年中允閩陳君節之卒明年陳君東以副使卒是年余再罷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維昔官翰林者進士高甲與庶吉士兩塗而已今天子在位以爲此不足以博求碩士遂改其制

癸巳之歲乃得君等十有一人於是此十有一人者入則陪侍經幄退則校讐東觀景從響附人思自竭以報殊恩暇則相與接杯酒或限韻賦詩分曹壺奕或雜以詼諧嘲笑以極文儒墨士之樂於此之時彬彬雅雅爭先恐後何其盛耶七八年間在鬼錄者幾及其半出者罷者亦又幾人其尚在院者纔兩三人耳嗚呼何其有終之鮮與自古文儒之士委棄於草野者不少乃其間得自致於金馬玉堂之列以桀然自見其才者千百而一兩人耳其遇不可謂不幸天子度常格而用人亦冀以得魁梧瓌偉之雋蓋蒐於千百庶僚之中獲此數人其致之不可謂不艱而淪落銷歇若此其奄忽也豈非憐才者之所歎與故爲表君之墓而并名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

戶部主事陳君墓表

嘉靖己丑歲吾郡之士同舉進士者凡八人於是此八人者得羣然咸聚於京師未幾則或去或留或去者復留而留者又踵以去

其間得相聚京師者率不過四五人或三二人再不能及於八人之數而其後無錫張君舜舉與余相繼罷去則此八人之中罷其兩人其後江陰陳君又卒於京師則八人之中喪其一人矣嗚呼是可歎也憶昔此八人相與日夕具杯酒相歡笑此時固亦知其聚者終不能不散然殊不意其遽然遽散去猶冀且復聚縱使散去不復聚亦不意升沈存沒邈然分隔遽至於此然此猶七八年之間耳使更復此七八年或數十年則人事之錯迕消息愈益不齊而其聚散升沈存沒之感計亦不止如此而已嗚呼此可以知人生之若浮與天地之爲逆旅矣而亦何恠其然也歟然方其聚也則爲之歡然以喜其散也則爲之慨然以憶其罷而去也則或爲之悵然以唁其沒而不可作也則或爲之歔流涕以悲亦有情者之所不能已歟然則子達之亡此七人者莫不悲焉而余獨有所深悲於子達者以子達有樸茂愿慤之質有務爲君子之志而學未及充乎其質力未及竟乎其志非惟大官老壽限於命而

不可得而問學事業之可以自致者亦若有所限焉而未究乎其止也此子達之所以爲悲歟彼區區聚散升沈存沒之感固又不足較矣子達諱詞自號茶邱居士以進士授戶部山東司主事歷官若干年而卒卒時年纔三十有六陳氏故饒於貲而君能刻苦自植立其在眾人中衣裳言貌絕不類紛華子弟而其在官絕不營營然廣交遊借聲譽爲富人事其爲戶部嘗監太倉軍儲又監淮安清江浦漕務最後檢校諸司章奏皆精鍊謹潔能於其官而君自少孤事其叔青田如事父之禮友其從兄子和如其親弟兄家之筦鑰一總於青田而君不知焉君出入必稟於青田翁而後從事觀君之居家與其居官而予所稱君之質與其志大率可知也君始有二子而天後君卒之八月其妻吳安人始生一子名之曰之才安人系出恭靖侯良之後有賢行而青田又爲之綱紀於外其必能相與立孤以成君志也嗚呼陳氏之以善聞也久矣而君父敬山公旣舉於鄉又不顯以死至君且顯矣而天又嗇之固

將以昌其後乎曩癸巳之歲余再官京師會君亦繼至於是所謂
八人者獨予與君二人在京師後雖繼有至者又不久以去而君
與余至再更寒暑而後別且以余之迂戇無似幸不爲此七人所
棄斥而君尤若以予爲可與者蓋君於余交深而信篤如此君之
沒予安得默然無一言也君墓志行狀既自屬於學士張公與戶
部主事曹君獨墓表未有所屬青田翁以請於予蓋君未嘗有言
而青田翁揣知君之意或在予也君世譜履歷則志已詳故予獨
序交遊始終以道君之可悲者以揭於君之墓而又將以貽諸此
六人者云

都察院都事秦君墓表

錫之言孝弟篤行有家法者必歸秦氏秦氏之先貞靜先生諱旭
隱居行誼既沒而鄉人私謚貞靜先生以長子夔官封中憲大夫
然鄉人不稱其官而稱之曰貞靜先生貞靜次子永孚以孝子旌
弟仲孚亦孝鄉人稱之曰雙孝秦氏君諱鏗字國和號類樗山人

貞靜先生之孫而孝子公之子也自少爲邑諸生治所謂時文者
最精每御史歲試諸生諸生心擬甲乙多目君君亦每自負及案
出卒無前君者然六試於鄉而後第五試於會皆不第已而罷試
家居若干年嘉靖辛丑卽家授南京都察院都事以卒年七十有
九君之罷試也以親老且病故竟二親死君亦遂不仕也曰吾祿
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爲子孫竊祿耶初孝子公事其父貞靜與
其母殷恭人惟其志而不忍傷至於刺血吮瘡不憚爲之及君事
孝子公一如其所以事貞靜者其事母張孺人一如其所以事殷
恭人者孝子公仁慈儉朴君爲是羣下不輕鞭呵中堂無叱咤之
聲平生自饗七筯不出蔬豆之外懼少失孝子公意張孺人嘗病
癱不能起又瘖不能言君以意揣其寒溫飽饑而時食衣之便溺
起坐必君自扶抱朝夕必側如是者十九年雖女使亦不以屬然
此蓋君之所謂孝者卽甚勞勤亦不過乎煦愉抑搔人子之常事
獨念君束髮卽以文自奮人亦期君於當時所謂功名顯榮縱不

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而君乃銳然自割於強盛之年非孝愛純至一不中熱於世味有所不能是爲難耳抑人亦有言子而仕雖有離憂樂也子而在側雖無離憂不樂也人情豈異是哉君乃能使其親忘乎人情之所樂而深樂乎人情之所不樂者其必有委曲感移乎親之心而人不能知是尤所以爲難也君事寡姊曲有恩禮姊亦以節見旌君爲人惻惻無表暴之飾然重節概厲廉隅不妄交遊不輕謁於有司君旣自以詩書行誼守爲家法於教子孫也尤篤子孫化之街衢之間褒衣矩步不問可知其爲君家弟子庚子歲子涵孫禾舉於鄉癸卯孫梁又舉鄉之人不以子孫之階於榮進爲秦氏賀而以子孫恂恂謹讓守家法爲秦氏賀也蓋吾友施君子羽狀君之行而爲之說以比於漢石氏其說然矣然石氏自建慶而下不再世孝謹遂衰豈非其質行有餘而詩書問學之澤不足以維持之耶有石氏之孝弟矣而又能從事乎齊魯諸儒之所謂文學者以益修乎其所未至則秦氏孝謹之風其將

不衰矣乎余故因表君之墓而并書之以詔其後之人

普安州判杭君墓表

嗚呼是爲吾友宜興杭君錫賢之墓杭君諱封錫賢其字號日惺布政澤西公之子都御史雙溪公之兄子也乙未歲余罷官歸客宜興實館於君余性褊且戇在鄉曲子子不能與人爲同然獨嘗心善君君自少以宦游子弟著文行其所結納多海內知名之士顧余何取然君與余獨深相好也以是於君乎館余所館距君所居五六十里君數數往來候余或相對一室講論經史或邀余游東西溪及銅官諸山所至輒盤桓竟日或相與賦詩爲樂余是時居常以病謝客然於君之來未嘗不喜余於山水亦雅不甚好然於君之請未嘗不從與君處久而益津津有味而亦益知君之爲人君外和而中介其遇事小心能忍待人依於謙厚於好善尤篤甚於世之嗜勢利者其臭味苟同雖其四海九州之人君縱不能徧與之接然其心未嘗不慕而求之其臭味苟不同雖其里閭姻

戚之人君縱強與之接然其心未嘗不疏而遠之其慕而求之也然未嘗翕翕以相歡其疏而遠之也然未嘗悻悻以相忤余以是益信君爲長者余旣居宜興兩年會有春坊司諫之命去如京師未幾君亦以選入就試北畿復得與君日夕往來如宜興時君居京師尤自守不妄與人交獨余所善吉水羅達夫富順熊叔仁平涼趙景仁君介余徧與之游甚狎至於大官勢人之門雖君力能自通然絕不往也始君少時從澤西公在京師學於翰林諸先生其爲文有矩矱爲縣諸生已能出名聲然數試不利後爲太學生師事湛甘泉呂涇野鄒東郭三先生三先生亦深器君君益思自奮及余與君會宜興則君年且五十矣而其氣不少衰時時作爲文章包羅馳騁沛如也旣試北畿又不利於是始就選將選有勸以賂者君輒然曰吾父吾叔並以直節蒞官吾縱不能似奈何以此爲吾父吾叔羞竟不肯於是選普安州判官歸至淮病卒年五十有七白君在京師而余以狂言再謫爲民君送我於崇文門外

昵昵不能別且謂余曰君去吾亦歸矣與君結廬深山以老焉可也未幾而君竟死嗚呼余烏得無情哉乃爲敘始終游從之故與君爲人之大略而書之於其墓

按察司照磨吳君墓表

文字之變於今世極矣古者秉是非之公以榮辱其人故史與銘相並而行其異者史則美惡兼載銘則稱美而不稱惡美惡兼載則以善善爲予以惡惡爲奪予與奪竝故其爲教也章稱美而不稱惡則以得銘爲予以不得銘爲奪奪因予顯故其爲教也微義主於兼載則雖家人里巷之碎事可以廣異聞者亦或采焉故其爲體也不嫌於詳義主於稱美則非勞臣烈士之殊迹可以繫世風者率不列焉故其爲體也不嫌於簡是銘較之史猶嚴也後世史與銘皆非古矣而銘之濫且誣也尤甚漢蔡中郎以一代史才自負至其所爲碑文則自以爲多愧辭豈中郎知嚴於史而不知嚴於銘耶然則銘之不足據以輕重也在漢而已然今又何惟余

兩爲史官皆以不稱罷而姻戚閭里以其嘗職史故往往以銘辭見屬嗚呼試點檢前後所爲銘其如中郎之愧辭者有之乎無也余進而位於朝不能信予奪於其史退而處其鄉不能信予奪於其銘是予罪也雖然予奪非予之所敢也是以欲絕筆於銘焉其或牽於一二親故之請有不能盡絕者則謹書其姓名里宦系世卒葬月日此外則不敢輕置一言雖不盡應古銘法亦庶幾從簡近古之意焉墓有表表亦銘也今予所爲表者是維按察司照磨吳君之墓據君之族孫進士禎所爲狀君諱文字從周號鯁齋世居無錫之間江大父諱某云云君少讀書爲邑諸生後援例入太學凡兩試不中第已而選福寧州幕官升山東按察司照磨不赴任遂乞致仕家居凡幾年病脾一歲卒嘉靖某年月日也年七十有五墓在閭江第二灣祖塋之次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將葬君之二子恣慰詣余請文而君族弟從夏實爲之先二子且致君遺言曰吾死汝必於唐太史乞言焉從夏爲吾母任宜人

後母之弟其人恬靜有守余雅重之故其爲君請不可辭而余嘗兩會君於京師其氣溫然謙厚人也始改官而乞身賢乎冒競不知返者君之遺言又如此嗚呼君豈以余不能爲愧辭也乎故余敘所以不敢輕爲銘之說及所以銘君之故而謹書君之姓名里宦系世卒葬月日爲文而授之恣慰使鑱諸墓上

華三山墓表

華三山翁諱從智字克禎按察副使金之父也副使爲戶部主事時封翁以其官副使廉靜樸木有古人之風余心敬慕其爲人後乃稍聞三山公之行事而知副使之樹立有自也則又敬慕三山翁已而得翁所爲余山百詠詩其語類古之隱君子自足於一邱一壑而不奸於物者余嘗欲走余山訪翁以庶幾獲見所謂山澤之臞而未能也嘉靖壬寅四月十有四日翁以病卒年八十有二於是副使來請余表翁之墓嗚呼余於翁有感矣翁生爲富人而以子貴爲封官諸富人率陰陽予奪多其網絡以力爭錐刀其貴

人父兄或憑其氣力漁獵其人饜其谿心翁乃約己而豐人一切屏機穽不事賈田宅從其贏斂租息從其胸衣食人也從其贏自衣食也從其胸又諸富人與貴人父兄率飾冠帶都騶奴日夜碌碌以刺候造請結納爲事以厚其交而多其勢或時節往來府縣門入則僂僂柔色詞以媚出則詡詡張眉目以矜翁獨一切謝去塞竇自藏在奈山三十年束帶見賓客之日可數也蓋翁之泊於利而疏於勢若此宜其發之詩歌而特有類乎古之隱君子也哉余是以諾副使君之請而表於其墓翁墓在奈山翁所自營也翁少嘗力於治生以逸其父西野翁後西野翁沒翁遂去其故居而老於奈乃自爲塋塚因山而壘植一木必其材鬣一石必其無泐費可若干金以上經營勤瘁且數十年而後完雖然古有說矣聲利腐鼠也形骸委蛻也故達者解焉翁能不恡情於其一乃若不能不恡情於其一焉者何耶且夫役其一生之力營營焉以計其身後委蛻之藏與彼役其一生之力營營焉以計其身前腐鼠之

奉其較亦何能大相遠而翁乃耽之不置其亦未可以爲達歟或曰唐司空生嘗爲之矣司空生達人也故達乎死生之際則王孫之裸葬可也司空生之自爲塋塚而飲酒賦詩其中可也翁父西野翁諱某祖某家於無錫之鵝湖華氏自翁十五世祖當宋南渡始自汴徙無錫居某地幾世祖自某地徙某地而五世祖又自某地徙鵝湖其墓亦隨所徙族大而墓散往往蔽草莽間翁遂爲巨碑數通各題小傳碣諸其墓爲識而翁始墓於奈翁配云云

莆田林氏先墓表

莆田林君華述其先人之行而請余爲之表於其墓曰少而爲儒老而投閒其績文強記推於士人而好施善忍著於鄉曲自少孤獨與母居母或不懌輒臥不食則跪俯牀下求親黨慰解百方母憚然後跪爲之起母食然後食是吾大父洗心公之行也雖不爲儒生章句然喜誦詩書旁及簫管歌曲卜筮星曆之學尤精康節易數而時諷其所爲擊壤詩故其平生遇歡愉窮窘悲愁死生之

變以爲是數也嗒然絕不以逆順生心少遭母喪哭之目盡腫數至失明後遭父喪寔不能給則躬負屍於牀而鬻衣質屋以供含襲其後繼母寡居而家又窶甚滌穢襦縕之奉有豐無缺是吾父敬菴公之行也寒煖飽饑起居盥頰事關舅姑者以身任之不以勞相遺井汲竈燎器滌衣澣棗栗挑剝家之瑣細事關妯娌者以身先之不以難相推諸妯娌見其卑柔或侮以非意則善解遣之復有煦濡翁訛者又正色拒之久之諸妯娌皆服而舅姑則益喜是吾母周安人之行也嗟乎華不幸十三而喪吾大父十七而喪吾母二十而喪吾父空乏顛沛不能存然思先人之義卽以不忘溝壑自厲嘗乏食竟日危坐讀易或雪夜衣絺覆草獨處慷慨歌聲達旦益奮激不改以先人遺教在不敢背也華自壬辰登第至於今十有四年而任今職所居官處患難臨民益思砥礪名節深以罔上殘下冒進壞道爲恥以先人遺教在不忍玷也大懼先人之善泯墜不紀是以日夜悼心惟君與華相知深敢以累君華之

請余文也蓋在知鎮江之二年余諾之而未有以應也後二年御史奏華激變事被逮京師華以書別余曰苟君不遺余先人而終賜之華卽死瞑矣華發鎮江哭而送之江者幾萬人擁傳車不能行逮者愕眙且笑曰是可以爲激變矣華至京師上奏自辨天子以爲直而京師諸貴人亦多言華枉者於是天子竟不深罪華而罷爲民以歸華於道遣其弟萃以書來曰華誠不自意復奉先人邱墓惟君所以嘉惠先人者願終賜之嗚呼余於是益感涉世之難也將爲籛條戚施嗻咿唯阿苟苴承迎之行可以無譴訶憎疾於人然或不免譴訶憎疾於鬼神而且遣先人以惡名將爲矯世厲俗捐私奉公蘄崖狷潔之行可以無譴訶憎疾於鬼神然或不免譴訶憎疾於人甚者爲世戮辱以憂邱壠是兩者不知其孰可也以華之自處固以謂可以無譴訶憎疾於鬼神而貽先人以令名然卒不免譴訶憎疾於人旣觸法矣然猶得免僂辱以奉先人邱壠以不爲譴訶憎疾者所快蓋非天子明聖至仁保全善類則

不及此故特爲紀之以著於世且使世之人知種德積行雖壞坎
其身必發之於其子孫如林氏之先人秉道守正雖遭罹讒嫉終
獲保全如華者以爲仁人志士之勸其於世教未必無補云

彭翠岩處士墓表

古之人有書其人之墓者必其知足以知其人者也知不足以知
其人而據其所傳聞書之雖其當實君子且以爲近誣而況其不
當實者乎雖或知不足以知其人而知其子弟則爲之書其父兄
者今往往有之然其不失實者亦或少矣自余稍知爲文惟書人
之墓則尤不敢不謹知不足以知其人不敢書雖或知其子弟而
亦不敢以書其父兄今余旣未足以知處士而又未獲游於處士
之子郡推君而特爲之書者蓋郡推君之僚於余父也最久而余
父之知郡推君也最深則因余父以知郡推君之爲人而因郡推
君之所稱述者以知處士之爲人其亦庶乎可以不失實焉否也
按狀處士諱顥遵道其字處士居常自言曰拙可以勤補而窘可

以儉裕故其俯拾仰取凡所以爲家人生產之計未嘗不出于勤
而其服食器具凡其所以自奉未嘗不出於儉然至貧不能屋者
爲之屋貸而不能償者還其券或遇賢士君子其將迎而贈送之
也必恭其貌而豐其儀故士君子樂與之遊而鄉之人不病其爲
纖嗇也其更徭賦役凡所以急公家之事者先於所以謀其私至
於體其同室之休戚通其有無而孔懷其死喪其所以爲其父母
之子者先於所以爲其子處士旣自以不能讀書爲儒而獨屬意
於郡推君郡推君之少也擇師教之而時督之曰若賴祖父餘業
幸無饑寒而不刻骨自植立而惰窳以敗是羞余也嘉靖壬午郡
推君舉於鄉處士且喜且督之曰更志其大者可也蓋郡推君述
處士之行大略如此而余父爲余言郡推君之爲人縮縮謹甚其
治獄多所貸舍不以鍛鍊爲能雖鞭楚常恐傷之是殆有聞於處
士長者之教乎余是以因余父以知郡推君因郡推君以知處士
而爲之記之也處士祖希載父德甫自處士祖父而上皆不仕而

處士有子澄始舉於鄉今爲永州府推官配晏孺人狀以爲安祥
雍肅能助處士之不逮者也子三人長卽澄次渾太學生皆晏出
也次深側出也孫男六人天祿天初天視天祐而天祿天初天祐
皆邑庠生天視太學生其二也幼未名處士卒於嘉靖某年月日
年六十有三晏孺人卒於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九至嘉靖丙申十
一月日始合葬於萬載縣北九子石之崗處士系出宋待制忠肅
公龜年之後世居臨江之清江至六世祖始徙袁之萬載城東而
翁又構別業於城北龍溪之許龍溪迤南有岩積翠作亭其上而
自號曰翠岩處士余因爲之表曰是維翠岩處士之墓云

傳

周襄敏公傳

公姓周氏諱金字子庚號約菴其先武進人也國初有彥居者以
間右徙南京因家焉至公爲都御史復還居武進彥居生贈戶部
尚書道信妻贈夫人董氏於公爲祖妣道信生贈戶部尚書廣妻

贈夫人張氏於公爲考妣墳墓皆在南京而公始賜葬於武進之
惠化鄉公自弱冠爲應天學生弘治甲子舉鄉試正德戊辰舉進
士擢給事中升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
以薦起爲副都御史升兵部侍郎轉右都御史尋轉左升尚書南
京南京公所生長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南京人以爲榮公之始
爲給事也於戶右於工左於兵復都於戶凡歷三科爲都御史也
僉於延綏副於宣府於保定右左於淮鳳凡歷四地爲尚書也於
刑於戶凡兩部公所歷多在錢穀刑名兵戎劇曹與邊腹要地公
爲人濶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練習人情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
施行而後言不效迂生敢言而已武廟數遊幸晏朝公上疏請復
常朝之規退則躬覽章奏以總權綱亦頗見采納時貴寵用事國
儲蠹於冗食公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乞
痛加澄汰便又言中官以迎佛以織造濫討引鹽暴橫道路又言
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或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後昂雖

不罪而女竟被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諡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方是時奄幸相繼擅勢尤與言路爲仇不旦暮死則竄少能全者公在科九年卒以老成周慎免於戮辱而以久次得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其在科中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邊境要害眾輒目屬公公口對甚辨聞者莫不心慚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升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反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反大今一例升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眾是之癸酉廷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警之人家囊篋空虛子弟臧獲疲死而盜賊滿門庭將拯門庭之寇乎抑急比鄰之災乎眾曰是則然矣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於是眾以公可屬邊事推延綏則推公推宣府則推公公旣家居廷臣

交口薦猶尚以邊事也公在兩鎮值寧夏甘肅大同三變之後公旣素豁達不拘譎有帥臣體裁又善煦愉接下邊人見公色詞旣已心安公公益務寬簡繩法以咻噢熨帖之嘗欲笞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見之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牆以衛其居疏石渠以足其水凡有規畫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公在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因入靜室蹞脚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吏軍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眾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非得已耶眾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眾大懼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公自喜得應機之知居家時數嘗爲余言之其在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眾心公數

爭之不能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平時商人無
能得一引者眾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得且欲鞭之眾遂
憤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入院泣告公公曰
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
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盡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
若屬也則氣固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
總制者罔利不卹我眾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眾囂曰公生我始
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虜衝公內撫軍情外策強
敵關城晏閉邊氓緩帶兩鎮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然公
他所施設其與公不同趣者或不能不以好惡爲贊毀至論公長
於治邊則莫得而訾也自公去宣府八年而大同復殺總兵據城
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
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某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拏死之
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圍廣平捕守一城盡空

公聞變星馳往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
寃公復上章力辨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巡按於巡撫爲同事而
臺長又於公寮長也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立礲礲名然利害大
體所在不肯苟爲媿媿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淮當
士大夫南北衢地過者或不愜所望則益易爲謗然公自如也丙
申章聖梓宮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
官心知不可而憚於以身任江行之險悒悒不敢出語公獨力爭
之極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萬一
聖情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遣人探沿江
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鐵絙維舟行如期至承天遂如
期以葬沿江千里居人免於伐樹發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
谷中公於是有力焉及爲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於其官乙巳致
仕歸武進歸年餘而病卒年七十有四公性喜讀書雖稗官小史
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上谷榆陽

稿皆成帙也善字書有晉人風骨其罷宣府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是時余以諸生候公公過待以爲國器及入仕途公每遺書誨以經世之學顧樗散無能自效於公者公且死以傳文見屬余不得辭也公平生儉樸旣已貴其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款客則極豐潔曰賓客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自公旣沒天子賜之葬祭贈公太子太保諡曰襄敏嗚呼可謂有始有終者矣妻夫人吳氏子二人仕爲都督府都事偉太學生皆好禮讓能世公之家者也

賜谷吳公傳

公名傑字士奇武進人也其爲醫始公之高祖肇父寧贈太醫院判公之學自青烏氏書風角雲氣占經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訣無所不通醫特其一技耳然竟以醫至大官其於醫精究古方書而善脈其治病不純主古方書而一切以脈消息之有初

若與證相反而卒無不效者其餘奇疾尤效也弘治間以明醫徵至京師遂以醫遊諸公卿間公醫旣精而儀觀磊落闊達善談說穎然見鋒鏑於是諸公卿爭迎致爲上客京師諸老醫與公同時所徵諸郡國醫莫不望風下之是時都御史王鉞鎮大同奏乞吳某調治邊軍未及行御史顏頤壽給事中李良度皆奏言吳某宜在供奉不宜棄之邊地下禮部禮部尚書集所徵郡國醫試之卒無踰公者故事高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而當遣者若干人公爲之請曰國家三四年纔一徵醫耳若等幸被徵又待次都下十餘年而又遣還誠流落可憫願不入御藥房而與若等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幾年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公入御藥房而同薦者凡八人有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讒之上曰宗周所薦多私人且通賄實不能醫上曰吾當自試之時上病喉痺遂按名召公一藥而愈上喜甚歎曰有醫若此乃不以醫朕耶因厚賜公詰責讒者而謂宗周爲忠公自是得幸於上上每病未

嘗不屬公公治之未嘗不立愈一日上獵射還憊甚感血疾公進犀角湯愈命進一官賜彪虎衣一嘗幸虎圈虎騰而驚公療之愈命進一官賜銀五十兩表裏一頃之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公進理中湯立愈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上所遊幸公必從嘗侍上臥至以肩倚上或摩撫玉體有不以屬左右近幸而以屬公其分御膳啖公有左右近幸所不能得而公得之自醫士十日而遷御醫自御醫三月而遷院判凡一愈病則一遷爲院判當遷者數矣公固讓三年而遷院使上親寵益篤嘗欲以禁衛銜公賜蟒衣公謝曰臣以藥囊侍陛下此非臣職也上乃止某年上南巡公以醫諫且泣曰聖體尚未安不宜遠行上怒曰汝醫官也敢乎叱左右掖出公畱京師駕行至淮漁於清江浦遂病還臨清夢見公急遣校尉召公公馳至臨清見上上泣曰而不憶我耶公亦泣遂扈從還通州時權彬握兵在左右見上病一旦不諱懼誅欲據窟穴爲亂力請復幸宣府公脈已驚甚密言諸大奄曰病亟矣幸可及還

內耳脫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輩卽死寧有葬地乎奄以爲然乘間百方說上上意動而彬亦數從公覘問上病何如卽詭言曰且愈矣勿憂也已而駕還京師崩彬坐誅毅皇崩之幾月而公亦致仕去矣旣致仕畱居京師遣其二子徧從翰林諸名公游壬辰子希孟舉進士以才廉擢給事中於是以恩進公階朝列大夫甲午子希曾舉於鄉自某年公還武進稍葺室廬治田園爲終焉之計公旣老居鄉不復爲人治病而親戚故人有奇證或病危甚眾醫所不治者乃以請公公亦間往往則應手愈居閒誦老莊氏書益究金丹內外秘訣以冀所謂長生者其自號陽谷谷者谷神也或曰陽谷海東仙人所廬歲時與里中故人雅歌彈碁飲酒爲樂酒酣數語及毅皇時事出所賜衣物未嘗不泣然流涕也久之希孟爲廣信知府懇乞致仕歸養歸數月而公卒始公每自詫得丹訣指其小腹謂人曰此中有物矣先卒之一日余往候公公紫色瑩然如平生希孟曰唐翰林在公點頭卒時神氣不亂整衣端坐口云

好好遂卒年七十有八嗟乎公信多奇矣哉希孟居鄉有志嚮師事徐養齋先生而友余余是以得備聞公之行事爲傳而敘公在毅皇時事獨詳焉以見公之遭遇以俟國史傳方技者有考云

萬古齋公傳

宜興萬氏相傳徙自鳳陽始徙者曰勝三傳至雄雄兄弟六人皆強力殖產結豪傑而萬氏始大於邑中雄生政政有弟盛爲九江推官以學行推高一時而萬氏於是爲文獻家政生璵璵生公諱吉字克修爲人方嚴剛峻可望而知其爲莊士自少從盛學盛爲人亦方嚴公心效慕之盛亦喜公類己公爲學以爲非有廉隅牆壁不能自植立於是斂束筋骨刻意以古人爲師讀書觀古人忠孝大節輒揭之壁間自恐不如平生自禮義廉恥大界限至於拱揖進趨冠履食飲之節畫綫而蹈終始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諠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撥衣蹶足箕踞跛倚之小過未嘗一加乎身其事父母視寢視膳視藥恪有儀節深心款然父母病不解

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爲常父暴病一夕卒每痛不及藥哭輒殞絕病疴然骨立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毀不衰於喪父時以是病軻至沒齒軻竟不愈也與弟善以友愛聞邑中病則共被寢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善亦謹厚有兄風教諸子寬而有法先志行而後文藝諸子烝烝雅飭規行矩步孝謹一如公不衰其閨門化之娣姒雍睦自姻族朋友出入公家者不聞有諍語嘻嘻之聲其諸子弟不聞有佻達宕佚華矜之習邑人爭相高之以比於漢石氏而以公比萬石君公面目清冷對人少寒溫語若落落寡情然人久與之處真意溢出外有邊幅而內朴無城府至其情所甚鍾處宗族姻戚間恩禮款曲卽素婉變多兒女子情者不能及也其自奉泊然衣未嘗問新敝食未嘗問精惡室無媵妾館無圖書古器伎藝之翫賓至時一奕而已然亦未嘗溺意求工也居家手不識握算計帳之具口不問錢米盈縮雖以有弟足籍亦其素性於財利疏濶使然獨喜施舍至歉歲家人節口而食遇寡人未嘗忘施

也友人且死屬其妻曰濟我後事者必某也已而果然其處宗族每誦范希文自吾祖宗視之無親疏之語歎息者久之族人有緩急既自罄其貲與力其所不及則釀其闔族之貲與力以濟其三族中待公飽饑衣凍婚子嫁女者若干人公恂恂儒生非欲以振急排難爲豪舉其平生壞坎又非如希文有俸廩賜予可以收族其所爲如是蓋天性也以繩檢自律亦以繩檢律人人有善雖在後輩必稱歎推引以爲賢於己人有過雖在同輩必面折或動色不少避於義有違雖田夫野人女子之言皆爲之屈服及引義爭是非雖遇達官勢人鯁鯁反復必伸己說不少媵媵以是人或謂公激而知公者益以公樸直愛人如愛己也其有欲爲不義懼公知之而止者較之面折者尤多居學中三十餘年學成行尊其儒生後輩有志節者雖不及公門亦心師公事公一如事師之禮公亦款款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辭色既執古自信因以古名其齋諸儒生無背面必曰古齋先生而不敢字之其家子弟且冠必爲

之行古冠禮及婚葬祭率準家禮從事不爲苟簡在學中凡八試於有司皆不第而提學林公有孚蕭公鳴鳳以德行旌士每首公以風諸儒生公自少讀經史守儒先成說甚謹於儒先中尤篤信晦翁氏然至疑難處輒掩卷自思及有所得多出儒先論斷之外文字尚理致不爲華言然諸儒生心服公之行故不以文名在學中獨與潘君松爲厚交潘君疏爽坦易而公堅苦縝密兩人操行不同而各以所長相取至白首無間嘉靖丙申余始識公於宜興公因遣二子從余游數過余相與講論有合有不合而卒歸於相得也蓋公尊經傳甚篤而守格式甚謹然而默成不言之旨近於破去經傳而易以爲束書游談者之所便得心忘象之宗近於脫落格式而易以爲宕無忌憚者之所假故儒者往往因其似而疑其真余既與公文久之乃稍稍於經傳格式之外有所陳述大要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襲獨操霸柄爲說公聞而相與辯析亦久之然公察余非敢不尊經傳非敢不謹格式者是以因其跡而諒乎

其心知其人之不求爲異而意其言之或不妄也先是公之友周君道通學於王陽明子得聞致良知之說歸而以語公力從與之公以其說異朱子不肯信道通沒十餘年既與余相得則慨然謂其所善門人王革曰道通愛我今荆川子語固多與道通所述相合然固未嘗背於朱子我恨不及道通之存也嗚呼以公之堅志勵行虛心從善使其早歲有聞且將由忠信而好學不知其何所止正使晚年所遇不至如余之迂鶩而得一豪傑之士其感乎契合洒然冰解又不知何如此余所以愧公之知也然公之所自立者其亦足以見於世矣居久之以貢爲桐廬訓導桐廬地磽陬儒生溺於習俗錐刀瑣瑣鮮志操公夙夜勸課爲之深明義利界限時時舉釣臺故事激發之曰若輩非子陵鄉人耶諸生一時爲之爽爽心動時節或有饋遺卻弗受間有所受則以振業諸生之貧者提學張君岳考之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近得其實云未幾懇乞致仕歸是時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每遺書必曰願若

輩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士和以翰林吉士出爲禮部主事公聞之喜以其能不干進如教指也在桐廬二年而歸歸六年而病卒病且亟余往候之氣已微矣猶披衣端坐作拱揖狀謂余曰吾語言若顛倒者余曰須靜以養之公曰正爲平日不能養耳是卒之前七日也卒時爲嘉靖甲辰七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三公蚤年剛方自立晚而氣象和易對人煦煦自桐廬歸後輩益樂親之其行己類狷而意甚廣居常有志天下事自爲諸生地方利害休戚亶亶爲上官陳說既老無所施用然猶不忘時事聞一賢人進則喜見鬚眉爲天下賀或聞進一縮朒黨蕩者則蹙然改容當食爲之廢筯每得忠諫章疏雖老必手錄卒之前一月既已病半起坐間猶類聚平生所錄拱手讀之其強於好善至老益篤自桐廬歸數入郡訪余相與講劇益切又邀余訪養齋徐公慨然相見晚也故其卒也養齋公志其墓妻李氏封安人子三人士亨吏部員外郎後公五月而死於毀士安縣學生士和禮部主事孝謹一如公

者也

李宜人傳

余讀同年友羅君洪先所爲述其先人副使雙泉公與李宜人行事爲之慨然而歎蓋歎吏之漬於墨而潰其防也然而潔志好修之士不宜如是其少豈亦有所累焉而不能自免歟且夫陰柔之性嗇而耽於飾牀第之言昵而易以售向非剛士孰能自免於此卽有能免於此而或窺罅揣空乘其耳目所不覺而陰入之賂幸而覺之又牽於愛而有濡滯不忍之心往往壞名而矢志以至於敗可憐也已故內有采蘋之節則外有素絲之風內有交徧之譏則外有終窶之怨言所自者微也雙泉公固潔志好修剛而不惑者而宜人之助蓋亦多焉雙泉始以諸生游學於白河雙泉產故窶而旅中益無以爲資宜人匍匐憔悴以佐朝夕之急然此猶迫於無可奈何至如雙泉舉進士由兵曹郎歷鎮江淮安兩郡守官尊而俸入多人謂宜人有遭矣而此兩郡又夾江淮之衝漁鹽米

穀重裝大賈之輳多見可欲以是吏於茲者潔志好修之士尤少而肥家以去者爲多與所謂窺罅而陰入之賂者亦時時有焉故爲吏人妻者不饜於肥家之公橐則饜於窺罅之私賂矣雙泉爲此兩郡守其所入旣不足以肥其妻子而宜人亦小心奉約束惟謹其苦楚淡泊如在白河時至雙泉解官歸宜人篋中皆故貧時物也無一增者雙泉爲兵曹郎是時奄瑾張甚雙泉以奉法數忤瑾瑾銜之數使人伺雙泉雙泉於是日夜畱曹中治文書不敢歸而宜人獨擁戶爨馬矢買魚肉以餉雙泉而自與諸女奴食脫粟或雜以稷菽有旬日食不肉者瑾伺之數月亦竟無所得及雙泉在鎮江宜人攜女奴日往後圃掘野蔬而食之雙泉旣廉不受錢又往往割俸錢以資過客宜人不謂迂也宜人於是凡再受封矣至無錢買冠帔而嘗從諸寮婦飲諸寮婦皆冠珠翠冠明璫錦鞋釧金纍然宜人旣素不能具冠又獨衣故貧時衣以往逡巡席間諸寮婦以爲苦也更密勸以賂宜人矍然曰若不知吾夫耶且吾

安得聞此言諸寮婦因竊歎笑已而女贖有私獻金器飾者蓋乘
雙泉所不覺也宜人痛呵絕之曰若不知吾夫耶諸寮婦至是始
赧然以賂爲恥焉嗚呼使爲吏人妻者盡如宜人則安有所謂牀
第之言與窺罅以敗其夫者卽有然者使其盡得見宜人之事安
知不有赧然恥如諸寮婦者乎此余之所深歎也宜人故長史李
勳之女歸雙泉若干年以卒有子一人而妾所生子二人其女二
人則皆出於妾宜人子獨洪先耳宜人均而字之尤善處嫡妾之
間兩妾中其少者柔婉自媚於宜人宜人愛而撫之其長者故窘
宜人然弗爲較也第拊心自泣而已亦不以言於雙泉後雙泉自
知而欲督過之宜人曲爲救解乃已其或雙泉自以他事督過此
兩人宜人曲爲救解乃已此在宜人不爲然亦人所難者宜人
既卒洪先以書屬余使爲之傳余於交游中雅慕洪先洪先凝重
醇慤其志必欲爲古人而後止可以觀雙泉與宜人之教也而宜
人之事有足係世風者故余掇其一二大者著於篇而又以志余

之所感云
章孺人傳

呂氏有賢母曰章孺人孺人讀書解道理有女士之行孺人之知
書也自其父省菴翁翁先世累有顯人家故多書而翁尤好書日
誦及六千字爲準日誦不及六千字不寢於書尤好誦五經自漢
以來諸家之說五經者皆能通之爲文博雅尤工騷選然沖澹不
好仕進以布衣終翁無子而有女一人孺人也自幼受句讀於翁
翁以爲能既乃稍進孝經論語大學及史傳所載列女賢人孝弟
之事種種能識其大指翁乃慨然而歎曰惜乎使汝不爲女子章
氏文獻當在汝矣蓋既以喜孺人又若自悲其無子可屬然者孺
人既歸於呂其夫爲芝山君某芝山有祖母章與母趙母張皆在
而芝山兄弟數人諸姒婦比屋居孺人奉一祖姑事兩姑處諸姒
能壹不失其歡祖姑章者孺人同族亦謂爲從祖姑者也年高性
嚴諸子孫婦莫能揣意嚮顧意獨在孺人然非以重親故也諸姒

數因孺人進飲食問起居章卽喜有賓祭宴饋之事章必以命孺人孺人唯唯受命然不敢專必以請於兩姑退又謀之諸妯以故諸妯款款益和兩姑亦喜吾婦之能代事吾姑而章又益說也孺人與諸妯居款款益和然慎重寡言笑卽有內事相關涉數語而已或問及書史輒以不能對以爲非婦人事也惟見芝山夜讀史閒舉省菴所評史一二語以問於是芝山乃知孺人之嘗讀史也至於訓授諸子書則縷縷竟朝夕其語有外傳所不能詳者孺人之生子洵也後洵旣生而不娠者又七年洵又多病力請爲芝山納妾妾始娠孺人緝衣絮具湯沐親自舉兒兒死涕泣累日夜是年而孺人自有娠明年演生又明年泌生而洵病亦愈孺人之生洵與演泌也後洵又病恆愛而憐之然厯厯不爲姑息居常啖兒糈果勿與梁肉卽與皆大人餒羞之餘未嘗爲兒烹一雛其所與襦袴皆澣衣爲之不爲製一新繒常曰兒福薄豈勝美衣肉食耶至於割鮮烹焯之地與里巷謳歌劇戲之事皆閉勿令兒見卽鄰

舍小兒倘蕩無狀者戒勿與游狎洵少拂於孺人教旨孺人視之甚愠然不忍箠撻又不欲聞諸芝山輒自懟爲之對案不食改之乃喜洵稍長知勤苦與兩弟夜讀書課文夜過半孺人卽又慮其勞以病也輒令女奴趣就寢或自起滅其燭常謂洵兄弟曰汝先世賢人之裔也余家先人亦世世讀書宦顯余父雖布衣文學誼行伏一時余婦人也又不幸無兄弟先人之業絕於余父矣兩家文獻在汝豎子可不慎與憶余父且死時汝曹尚幼乃以先人田廬遺其嗣孫而以所藏圖籍文書畀汝父且謂余曰他日汝子可教教之讀吾書吾死不恨矣汝兄弟志之及洵爲諸生嘗就舉弗第孺人慰之曰汝年少學未成爾且余與汝父教汝書固不願汝祿養也汝能績學修行縱終身不遇如余父可也不然徒苟且富貴卽鍾鳴鼎重亦何足道於是洵強學博問以儒有聞而章氏之書乃大行洵居官凜凜有名節其志師古人務究於精微而止蓋皆自孺人發之余觀前史女子能讀父之書者率載以爲美談至

於有家之傳則往往以託遺書爲重事是以重於有子而伏姬班
姬之屬雖能讀父書然終不足以世兩家詩書之澤者其竟以女
子故耶孺人奉其父之遺書與其遺言以教而成其子子洵強學
飭行傑然以儒自見於世人且望而慕之曰是得於章氏之書者
爲多是使章翁無子而有子其書無傳而有傳也蓋人知孺人之
爲賢母而不知乃其所以爲孝也余故爲之傳以著之孺人諱寶
浙之新昌人子三光洵光泌光洵舉進士今爲御史

俞孺人傳

俞孺人者玉山詹君諱某之妻訓導鈿之母也鈿生而孤時孺人
年二十有五歲鈿伯兄某始三歲孺人居孀矢節至今凡若干年
卒以植二子而觀其成自二子幼學於塾每夜歸讀書輒篝燈火
紡績與相對以爲常被服食飲令毋得擇所欲毋得詈人出惡語
言有過輒請於其舅而呵責之一不爲掩故鈿自童孺時已恂恂
若老生後舅氏沒而二子且長矣則使某業農以給而使鈿專業

於儒又縱鈿使日與邑之諸雋游處鈿痛自感奮日夜刮淬在諸
生中數年以學行推擇超等爲貢士鈿居京師是時四方修行之
士若鈿之同郡徐子直成都趙孟靜輩相與羣居講學鈿說而從
焉恐不得卒聞然世方驚於功利雖薦紳儒生皆不喜若輩說或
相指笑以迂濶孺人詢知其子之所與游者某人某人而又詢知
其所與游某人某人者如何人也乃獨心喜焉鈿爲人愿而善藏
其居眾中退然不見辭色而其介然有所不爲旣訓導於常亦閭
閻不自標幟時或舉其所聞於先生長者一兩端爲諸生論說諸
生相與服其行而信其言孺人以鈿之能惠於諸士也則又益喜
鈿爲訓導幾年諸生某某輩本其教之所自也相率請余爲孺人
傳余旣傳其事而論之曰夫女子非立節之難而立孤之難然世
所稱立孤者謂其不墜門戶或能以榮進顯云耳非有能教之以
正而成之者也就有能教之以正者顧其爲教也止於其母之身
其教之所及也止於其子之身而足矣今孺人乃能使其子盡友

四方之賢人君子以助乎其教之所不及又能使其子以身爲諸士師以廣乎其教之所及蓋其所以風世而軌物者遠矣噫嘻此豈婦人女子之所幾也哉

葛母傳

葛母李姓諱妙賢鳳陽李翁諱泰之女同邑葛翁容菴諱欽之妻貢士澗之母容菴翁豪雋有氣概游於商賈中能自見其奇嘗上書巡撫言鹽法河渠事利害甚具語在王文恪公所爲傳始容菴之賈於揚也母獨家居奉其舅姑服勤幹蠱兼子與婦之役容菴是以無遠賈之憂而舅姑亦忘其子之不在膝也其故廬災於火容菴自揚輦石輸木而經理匠事皆屬之母其居之成也至今族人聚而居之已而從容菴徙於揚則又助容菴構新居其經理視鳳陽時尤勤不踰時而寢堂言言遂如故家至今子姓聚而居之母家於揚幾十餘年揚之俗皆窳浮麗男子游手末作其婦女鮮事織績而習爲假髻侈袖緣履之飾母獨織於治生蚤起育雛食

豕釀酒造醢翦裳滌器染纈練縑僕僕迨燭不自休至見美麗服器飾輒閉目斥去以是能殖其家不獨容菴居積賢遷之故也母雖以織治產至於振里族之乏繕橋甃衢粥餓樁齒縱解簪珥亦無所嗇容菴慷慨行義傾貲結賓客蓋不獨容菴之能施也女夫死無子命子澗爲之立後其父母死無子又無可後者則以義立主奉之別室而烝嘗之其知大計往往若此母性凝重訓御諸婦諸女如師門內無嘻嘻聲尤謹嫡庶主僕之分僮婢三百餘指飽饑逸勞人人自以爲得也其教諸子有法尤屬意澗澗好聚古書購書數百金以上澗能爲古文辭所交多四方名士館穀饋遺諸費日出母恣之勿問也曰吾夫積金使吾子易以爲善今吾散金以成吾子之善也不亦可乎已而聞湛甘泉先生講道南離則遣澗往澗於是聞體認天理之說未幾構甘泉書院於揚費且數百金澗請於母母曰此義事也亟圖之自是書院成而揚之士彬彬多嚮方者母年七十有五而卒其詳載在太僕盛公所爲狀而盛

公又題其旌曰賢貞蓋不誣云母五子澗洞澄江漢而澗最知名
余亦知澗者於是澗以傳屬余蓋余讀鄒東郭先生所爲母阡表
太息者久之以謂伊洛先生在當時彼號爲衣冠士子羣咻眾狃
乃不及一女子又謂葛母可方尹氏之母其說云然余以謂尹
母之所以能彰於世者焯則貽之也伊洛之門其穎敏才辯者幾
何人而確實堅苦言行必信能守師法則焯爲第一是真能以善
養者而母之訓益因以彰澗所聞於師者固伊洛語也澗也自是
焉益落其華而收其實習其傳而反諸心求其所以爲焯者則所
以使其母之有傳者固無待於人而惟盡乎己而其所以盡乎己
者固不在於聲華辭藝之蔚然者而有在於克己反躬之闇然者
矣故因東郭之論而附著之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雜著
雁訓

執徐之歲有雁集於顧舍人第舍人筮之得小過焉其繇曰飛鳥
遺之音大吉博物先生聞而往賀之至則蹠華公子在焉公子謂
先生曰鄙人聞之人事占幾天事占符幾罔舛盤而能妬符罔聞
物而弗彰蓋昔者玄鳥集戟黃雀投環遊龜像紐墜鵲化印斯瑞
眇乎瑣哉然猶薦紳動色焜焜燿燿若天授幽契而神昇秘寶焉
者矧夫雁抱陽背陰羽蟲最靈者也迺今斂翮戢翼翩然來賓斯
亦異矣於舍人何所當焉願先生爲舍人鋪張而揚摧之可乎先
生曰唯唯可乎哉可乎哉請撫僕所聞而公子選焉夫陸杜隰黍
秦粟吳粳芬馨狼藉穰穰滿膾爾乃呼傳命侶喑喋蹂踐一飽恆
餘羣嚼每饜此蓋飲食之至樂也舍人嘗羹內饗割肉大官滑脆
腥膿溢腹盈食若是何如公子曰夫繫稻梁之謀者忘冥冥之志

沈參養之適者違性命之和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願聞其他
先生曰文獸眎皮珍禽辨羽爾乃披繡戴黻純緻雜緇穉似鬻
温飭方綈毳毳翹翹差池濯冷波以修容颺輕颺而整儀若
夫東海獻朱上林呈白匪恆理之所窺亦云極態而盡飾於是使
鸚鵡羞綠山雞讓錦此蓋羽儀之至文也舍人綰銀垂黃錯以絺
藻顧步流暉折周展耀若是何如公子曰古之言章服者特以殊
等威別上下而已非以為侈榮極觀也且令聞被躬安事文繡哉
先生曰鬱埜茂林平皋廣澤尉羅無所安施矰繳爾迺頡之頑之
翔而後集輟雲霄之勁翰指天地以假息故易著漸磐詩詠遵渚
豈比夫鸚鵡踰乎榆枋鸚鵡卑棲於簾廡者哉此蓋居處之至
適也舍人待詔石渠之庭侍直承明之闈栖遲雲陛偃仰華棖若
是何如公子曰儒者以禮義為安居未聞文軒夏屋之為快也且
夫東方朔陸沈金馬奚足道哉
先生曰神韻作書實始鳥跡而雁以字稱焉觀其隊矯朋騫翕跋

糾紛一從一橫乍合乍分既錯落而成點亦聯綴而為畫拂素霓
以施鉛依立霞以和墨於是掩蝌蚪之奇形奪蝸蜒之巧篆此蓋
法象之至章也舍人搦碧玉之管操文犀之觚斯籀是摹鍾王為
徒若是何如公子曰書者六藝之一耳且夫餘墨成池徹頴成塚
固已勤矣無適非古人所游藝者哉

先生曰秋空沆瀣金波皎晶川原窸窣百籟收聲爾迺楊吭鼓頰
載飛載鳴啁哳嗑啾噉啞呻軋或趁羣而嚮駛或候侶而聲遲或
雙呼而離離或單噉而淒淒或中斷而更續比律呂之相諧於是
鸛鶴為之罷喉鴉鳴為之噤舌羈旅聞之而遐思離妻聞之而於
邑此蓋聲音之至極也舍人擅中吳之逸韻汎下里之煩吟攤篇
捋句鉤玉鏘金若是何如公子曰歌賦尚矣然雕蟲篆刻哲人刺
焉願先生少益其說也

先生曰積石草腓交河凍合峨峨層冰皚皚疊雪爾迺審圓方之
闔闢謝坎維而向離服匪垂翅於寒門爰晞羽於暘谷異往來於

玄鳥類屈伸於尺蠖此蓋消息之大時也舍人始焉豹隱吳門迺
今邁休際昌運茹彙征以應鴻漸豈徒曰好爵是嬰若是何如公
子迺俛首深思而未答也先生遂推而進之曰夫雁有六德焉知
時寒煥智也時去時來若有約劑而不爽者信也銜蘆以避弋慎
也締偶不亂者介也能羣者仁也羣而有序者禮也舍人備姱葆
真襲華振若畜茲六德協於禎祥若是何如公子乃雀躍而起喟
然而歎曰嘻吁休哉夫晰萬物之精者不以通塞異觀究天人之
際者不以幻化眩見故履幾莫如謙謙承符莫如兢兢謙謙者人
益之兢兢者天庇之然則來雁之爲瑞也蓋亦主人之自求多福
哉詎不閱哉彼締圖測謀以覘靈者末矣於是舍人再拜謝先生
先生乃去

讀春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
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

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
志天子巡狩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
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
之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
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
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
後得顓征伐雖其顓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
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犯者罪也故凡春秋之
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於天子而
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顓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
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夷
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夷狄有以中國借夷狄而戕中國者故戰
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讐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
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夷狄受盟有以夷狄主盟者故會盟

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復
諫有借以說於大國有爲強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
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於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
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略也以爲其會其盟其侵
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
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
殺其大夫者此非略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
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
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爲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
而瑣爲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某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
伐亦然是皆無益於春秋也而徒爲蛇足之畫者夫春秋經世之
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
夕矣不早辨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
會盟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

而久假焉而莫之歸也其爲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
父而春秋書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
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
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
出無道而至於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於陪臣
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撥
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
在也幽弑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爲草莽灑洛之外聲教阻絕於是
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橫變易禮樂馮眾暴寡大小相朝強弱相劫
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蓋周之盛王道
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
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芣是天子
之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

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後雖一日不得緩也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於中國者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孫寧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罄於大夫矣盟溴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罄於大夫矣衍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爲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之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略也以爲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勳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名見焉

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雞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略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之鞍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爲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爲貶彼欒閱之徒以名見者乃爲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爲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日書人爲貶則是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侯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郈書墮費書圍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爲東周云者卽春秋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

或曰盟葵邱盟踐土師於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予之也
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
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
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
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
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尚未足以當主人也而
竊之者一人苟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悖
於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鬪猶不若權之
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猶不若權之散而
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
之坤曰由豫由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
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
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羣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
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

國而共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
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辰之前乃不
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
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於天
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獎王室未有如葵邱踐土者諸侯之羣然
役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葵邱踐土之甚者夷狄攘斥中夏又
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摟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
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
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
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夫權自
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
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於桓文也其爲道耶其爲無道耶
桓文之戰其爲義耶其爲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攘夷
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

文且將爲法受惡矣況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爲急病而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昇宋爲譎己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於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顓論功也而春秋者顓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夷之辨何也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爲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間周之亂革子以王叢毒上國吳亦相效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夷之春秋諸侯中其顯然爲逆者莫如楚吳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詞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於儀夷城楚邱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小雅未廢而四夷不敢交

侵小雅盡廢而後四夷交侵春秋始書荆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躅之勢已見桓文奮而扼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荆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猶中國之始春秋書次於厥貉此霸之旣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裏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殺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略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橫者殺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殺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酋之雄耳

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於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蓋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虢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甘心爲夷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郟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橫而齊晉扼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也今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斯人之權以資敵是責鷹鷂之搏而繫其足也

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僕於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而逐之以僕爲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爲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於四夷縱橫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於主而莫之恠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弑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弑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弑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書河圖洛書

卦未畫書契未作而造物者已出此二圖示人蓋天機之始洩而數之所由肇也元氣醞釀而滋潤生焉其初一泡形也故一爲水滋潤者氣必煖故二爲火氣煖者必鬯達故三爲木鬯達者必堅凝故四爲金萬物始土終土者冲氣也此五氣者一氣也非相待

而生也故圖書皆以五居中一冲氣也一得土而六成二得土而七成三以八成而四以九成也亦然四氣一冲氣也洛書縱橫皆十五一冲氣也河圖虛中五而以十數均之四隅則西北二老爲朋得二十五東南二少爲偶得二十五一冲氣也冲氣也者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聖人則之而畫卦得中則多吉不中則多凶悔吝取乎此也河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曆之數其起於此乎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法其起於此乎圓爲天而陽下陰上者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也方爲地而陰隅陽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疑陽也員左旋而方右行天水違行之象也使皆左旋而皆右行也其不相久遇矣故曰易逆數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同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在人則懲忿窒欲與復其赤子之心皆逆之周也其用逆而其機則順也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者此尤造化之精意至於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既虛其五其用四十有九又虛

其一其五者中之五其一者下之一也此尤聖人代造化洩盡精意處也故曰其用四十有九則五與一皆勿用也一點在下者卽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莖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地中以鐘律言則元聲潛萌於黃鐘之管在修養家則陽氣發於下元陰極在聖人之學則洗心退藏於密是故聖人係乾以見天地之心乾者一數也而尤慎重於乾之初爻曰潛龍勿用而聖人又係之曰陽氣潛藏曰陽在下也其藏潛者非謂有時而發用也卽發用而常潛藏也在其下者非謂有時而在上也其上者不離乎下也乾卦所謂勿用之潛龍者大衍所謂勿用之一也四十有九之用至矣而未始離乎一也見躍飛亢六位成矣而未始離乎潛也勿用則神矣故六子有事而乾坤無爲也此圖書之所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始乎一也嗚呼非知德者孰可與言勿用之妙哉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明開霽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余與褚生泛小舸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詠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鬪則癢技於獫狝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爲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豢養與君爲殉而不可贖蓋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壒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遁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余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鑿坏羊裘之徒並列隱逸傳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蒹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又其所以爲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然爲之一笑遂書以示褚生

書王明齋卷

王君明齋精史韻氏之學博通諸家於易尤多所自得嘗以古文書六十四卦名以還科斗之舊而稍爲之訓注使讀者觀於卦名卽卦爻之義了然蓋不待觀象而後思過半也余見而說之君因書一紙遺余而索余爲之草書舊詩於冊用以相報君始以欲學余論易故攜所注易自姑蘇來寓天寧僧舍者半閱歲余雖頗竭鄙陋以請於君君所注易與余之說兩人或相印可或不相印可或始不相印可而卒相印可或始卒竟不相印可然率余得之君者爲多而余自知竟不能少裨君也至於詩歌蓋昔人所謂雕蟲末技宜爲談經者所不道而草書出東漢芝象以後昌黎氏鄙之以爲俗書逞姿媚者也況余於此兩者又素不工哉且夫君以經易教余余竟投之以雕蟲之技君惠我以科斗韻氏大古之書而余乃報之以效近俗姿媚之書其不相稱甚矣然不知君又何所取也漫書以歸之

書丁近齋示孫卷後

丁生輒從予遊出其大父近齋翁家教之語凡二紙其一教之以勤讀書取科第蓋世俗教子弟之常其一教之以決擇於君子小人兩儒之間則固以古道望之而有世間家人語之所不及者矣然翁所教輒以勤讀書實舉予爲況蓋余之少也或然其後年旣長大則已知記誦佔俾詞章之習非所以反身而崇德況今益衰且病精力日減於是經年束書不一觀與絕不爲文者亦往往有之則是余之壯且老也旣已與翁所責輒少時懶散廢書之狀幾無以異矣其尙足以爲輒之所取法而無愧於翁之所稱述者哉然至於君子之儒則未嘗不竊有志焉而願與輒共勉焉其可也書王龍溪致知議略

世間茅葛議論已自充塞更無一片寸草不生地步王老於其間又番窠倒曰又撰出一種馭氣攝靈一息一息等語又是一場孽怪且三教之說正苦分也分不清曰其息深深曰反息還虛曰向晦入宴息扯來扯去又卻攪做一團糟此等語言自謂洩卻單傳

秘藏卻起世間鉅儒諸老先生無限爭端不止如曩時實格物而虛致知之說也昔時已病其推儒入佛今且病其推儒入道異日王老又將費力分疏越分疏不下此時當服老拙屢中之億耳王老試觀爲此語者其會得王老宗旨其會不得王老宗旨

書岳將軍題大營驛

莊子以子之於父爲命之不可解以臣之於君爲義之無所逃意若以君臣爲強合予嘗疑其不然觀岳侯所題大營驛壁其處心積慮未嘗一日不在於復中原迎二帝眷眷然若赤子之於慈母然此豈無所逃而爲之其亦有所不可解者乎侯之言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此侯之所以自狀而吾之所謂異乎莊生者耶彼高宗者乃忍於忘父臣虜其獨何心且旣已忍於忘父矣有臣焉爲之急於其父如侯者亦竟殺之又獨何心嗚呼綱常萬古事也其磨滅與不磨滅只在此心之死與不死而已高宗之爲心何如也宜侯之竟以殺身而中原卒不可復二帝卒不可還也大營驛

故在永州侯所題字久而湮沒余父爲是州乃勒之石而并侯所題廣德金沙寺勒之蓋侯之心尚炯然在宇宙間未死也固不係乎石之勒與不勒雖然使忠臣孝子英雄之士過而讀焉其將慷慨泣下沾襟而繼之以怒髮衝冠者乎

書醫施氏婦事

語曰物反常爲妖腥穢之氣薰積世界乃有賊殺其大父者及其弟之婦與弟之婦之大父凡殺者三人其兩人卽時死婦尚喘息未絕始某殺大父時婦奔呼某怒其呼也追而斷其頸至骨又剖其口婦忍死齧刀賊以手椎刀至齒根骨乃止刀前後所鑿其不絕者一綫耳見者莫不憐之亦莫不以爲必死會余往無錫知金創徐君素有神效而婦家貧甚不能請醫余邀徐君謂之曰君能一往乎徐君激於義舉遂欣然請行曰我不求一錢必活此婦是我心也因與余俱至則婦勢已亟矣徐君視之曰無恙也醫三日而腐肉盡新肉生又二日而口輔上下肉合頸肉起如舊蕾狀徐

君曰生矣始余迎徐君至時余兩弟及親友劉宗堯左升甫徐子初輩聞之亦喜甚曰是吾輩之心也至是徐君告歸諸友請贖錢爲贈不約而合者若干人得銀二兩有奇徐君曰非吾所爲來意也余強之曰固知非君意也雖然願少抑君之意以成諸君之義可乎徐君乃不能固辭嗟乎此可以觀人心矣徐君慨然不遠百里而來也其何所爲哉諸君之慨然贖錢以醫婦也其何所爲哉方徐君欲行時其妻適及月產子且徐君坐市肆可計日得厚糶君乃舍其妻之急而徇乎人之妻之急舍其有所利於市肆之間而奔走其無所利於百里之外亦何心哉鄉鄰之鬪雖聖賢亦謂可以無救而簞食之費雖好名者亦所必惜以必惜之費而投之可以無救之鬪至於不約而響應若有所踴躍而不能已者亦何心哉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其機在乎通與塞耳塞則骨肉吳越通則四海臥闔或謂今人之非古人之心吾不信也遂書之以貽徐君而且以風世之好義者則古昔相保相愛相卹相周

之俗其亦可以興於今矣

瘞河壩枯骨志

髑髏完毀凡若干具其髑髏髀髻脊脇諸雜骨無算蓋出乎犬猪鳥鳶所饜飽與夫日炙燹燒風銷水嚙之餘而僅有存者自癸卯至乙巳東南薦饑流尸順河而下多於河中之船逮水落不能浮屍屍遂積壘河壩久之維古昔時遇饑饉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遭乎此時也褚生滔書舍在河壩余與弟正之數往焉每相與散步河壩之上則見泥滓間圓者如破甌橢者如枯株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玼玼若尚有光恠余三人者哀其澌滅且盡也命役夫哀而坎焉嗟乎古者葬則旌之以銘旌者別也銘者自名也若曰是其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年有得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於骨骸嚴而別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五方四裔雜流異業之人而又以殘毀不完之尸爾髑我股甲脊乙脇

輾於一坎若藜葦亂蓬然亦重可悲矣然余嘗見元虜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骨雜牛馬骨而埋之今此坎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人也尚不免與牛馬骨同葬況此輩葶丐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復何憾焉使髑髏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噓於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也

書瘞枯骨志碑陰

始余與褚生之欲瘞枯骨也蓋偶有感於所見而未暇徧所不及身也倘盡一二人之力所能及以無歉乎此心之所感而非有意於人之我同也偶以河壩不毛之隙地可以瘞焉而非有擇於其地也己而朋輩聞是舉者競出錢相助而褚生父怡間翁又以河壩地卑溼逼水非所以棲骨乃割菜地之一隅以瘞之於是城旁枯骨得盡瘞焉而又得高燥地以免於後日水嚙之患嗚呼此可見惻隱忱惕人人所同惟無所感而亦無爲之倡者耳使義舉更有大於此者而有人焉倡之人其有不翕然而趨之若是者哉君

子是以知善俗之有機也因書出錢人姓名於碑陰而附著其說云

跋自書康節詩送王龍溪後

玉臺翁云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罕能兼古今能知康節之詩者玉臺翁一人而已雖然所謂別傳者則康節所自得而少陵之詩法康節未嘗不深入其奧也康節可謂兼乎二妙者也南江王子深於詩法者也間以余言質於南江南江曰然龍溪王子蓋有得乎詩傳之意者而亦未嘗不深於詩法也索予章草余爲舉似擊壤集數首龍溪蓋素以余論詩爲然者也雖然詩心聲也字心畫也字亦詩也其亦有別傳乎有草聖之法乎而余兩無得也龍溪亦何取乎

跋周東村長江萬里圖後

少陵詩云華夷山不斷吳蜀水常通只此二語寫出長江萬里之景如在目中可謂詩中有畫今觀周生所畫長江萬里圖又如見

乎少陵之詩可謂畫中有詩詩中有畫長江在詩畫中有詩長江在畫然則長江屬之詩耶屬之畫耶蓋嘗登金焦之顛俯江流而太息其將謂之詩耶畫耶

書黃山谷詩後

黃豫章詩真有憑虛欲僊之意此人似一生未嘗食煙火食者唐人蓋絕未見有到此者也雖韋蘇州之高潔亦須讓出一頭地耳試具眼參之吾若得一片靜地非特斷葷當須絕粒矣蓋自覺與世味少緣矣然非爲作詩計也

跋李懷琳書絕交書後

大則虞庭禹水稷稽皋刑以至夔石益獸各致其能而相資以成治細則匠人審曲面勢斧斲斤削鋸解鑿磨各致其能而相資以成室其致一也始予見文氏所刻帖中載李懷琳所書絕交書後乃見孫氏所藏宋刻本則精神相去十倍書之者非有異而刻之者異也雖有善書非善刻者固不能發其精神而傳於世也釋氏

亦云譬如筮篋非有妙指不發妙音字刻亦然
跋趙松雪書道德經後

老氏書漢世謂之老易言老與易並也而後世儒者紬之史所記
孔子問禮與所稱猶龍之說雖未可盡信然老氏書絕去枝葉還
歸太樸之意則與易上白賁魯論從先進之旨同其說固不可廢
也學者以其見紬於儒先遂不暇盡心焉余婿白伯望買得邑人
卞氏所藏趙松雪書老氏道經四十二章松雪字畫精絕爲儒家
所寶玩而此卷尤得意之書則學者以其所寶玩而因以讀其所
不暇盡心昔人謂買櫝而還珠今因櫝而得珠未可知也爲之書
其後

跋異僧書心經碑後

余始聞江陰觀音寺有異僧書心經碑甚奇怪旣欲往觀之則已
火矣已而麟陽趙邑侯購得摹本余始得而觀之則如昌黎子從
登太華之顛危峰怵目愁不能下眩慄欲死少焉神氣稍定又如

東郭隱几而聽天籟之作萬竅怒號口鼻盡奮而各騁其趣之所
極而後止吁所謂技蓋至此哉雖顛素之奔放狂譎比之此書猶
爲拘攣繩墨而不能展矣雖然其奇怪若此而草法未嘗不在也
世固有不反經則不合道者非圓機之士誰能信之此書碑旣大
而摹本亦絕少蓋俗眼鮮好之者麟陽旣得此本乃付黃生道使
再刻石寺中以還其舊嗚呼神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

數論六篇

句股測望論

句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矩而日月運行朧朧遲速之變山
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蓋不能逃乎數也句股之
法橫爲句縱爲股斜爲弦句股求弦句股自乘相并爲實平方開
之得弦句股求股句弦自乘相減爲實平方開之得股股弦求句
同法蓋一弦實藏一句一股之實一句一股之實併得一弦實也
數非兩不行因句股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句因句弦而得股三者

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其一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句股法之可通者也至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卑則塔影高則日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於戴日之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句而無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句股之法窮矣於是有立表之法蓋以小句股求大句股也小句股每一寸之句爲股長幾何則大句股每一尺之句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法表爲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句除之則得塔高蓋橫之則爲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爲小句至塔頂之積縱橫之數恰同是變句以爲股因橫而得縱者也句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可及如隔海望山之類則句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蓋兩表相去幾何爲影差者幾何因其差以求句股亦可得矣立表

者以通句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句股也無二法也

句股容方圓論

凡奇零不齊之數準之於齊圓準之於方不齊之圓準於齊之圓不齊之方準於齊之方句股容圓準於句股容方假令句五股五弦七有奇此爲整方均齊無較之句股其容方徑該得句之半蓋容方積得句股全積四分之一其取全積時句股分在兩廉則句五股五五五二十五內一半爲句積一半爲股積其求容方則併句股爲縱一廉得十爲長之數得濶二五與原句相半蓋始初則一半句積一半股積橫列之而爲正方及取容方則股積在上句積在下而爲長方矣其容方所以止得半句者則以句股之數均也若句短股長則容方以漸而濶不止於半句矣故大半爲股積小半爲句積其始橫列時句積與股同長而不同濶其從列時則股積之濶如故而句積截長以爲濶則濶與股積同而長與股積

異與橫列正相反此變長爲濶而取容方之法也其謂之句積股積者從容方徑與句股相乘之數而名之也若取容圓徑則用句股自乘之而倍其數以句股與弦併爲法蓋容圓之徑多於容方方有四角與弦相礙故其數少圓循弦宛轉故其數多若以求容方與求容圓相比則積中恰少一段圓徑與半弦和較相乘之數弦和較者句股併與弦相較之數也假令句五股五相乘亦倍之得五十如求容方則亦倍句股爲法得二十亦恰得二寸五分之徑如求容圓則不用倍句股爲法而用一句股併與一弦是以一弦代一句股併也以一弦代一句股併恰少一弦和較加一弦和較則亦兩句股矣假令一句股得十倍句股得二十是取容方之徑一句股得十一弦得七恰少一弦和較三是取容圓之徑其所以少一弦和較者圓徑多於方徑也假令取容圓不用句股倍積而止用句股本積則宜用句股併爲廉而除去半弦和較亦得或約得圓徑之後與半弦和較相乘添積而以句股并爲廉不除亦得

或用句股倍積用兩句股相併爲廉而以全弦和較與約得圓徑相乘添積亦得此改方爲圓之妙其機括只寓之於弦和較間也至於句股積與弦積亦只於句股較中求之蓋數起於參伍參伍起於畸零不齊也假令股五句五齊數之句股則句股累倍之即得弦累蓋兩句股積而成弦積也至於句短股長相乘之積則成一長方倍之而弦側不當中徑亦不成弦累惟以一句股較積補之乃能使長方爲一正方而得弦積蓋句股之差愈遠則長方愈狹長方愈狹則句股之差積愈多故句股差者所以權長方不及正方之數以相補轉此補狹爲方之法也

弧矢論

凡弧矢算法準之於矢而參之於徑背徑求矢之法先求之背弦差而半背弦差藏之矢累與徑相除之中倍矢累與徑相除則全背弦差也半法簡捷故用其半累者方眼也自乘之數必方故謂之累假令徑十寸截矢一寸一寸隅無開方即以一寸爲矢累而

以十寸之徑除之該得一分是半背弦差一分若二寸矢開方得四寸是爲一寸者四半背弦差得四分三寸矢開方得九是爲一寸者九半背弦差得九分皆準之於十寸之徑故一寸之冪而差一分遞而上之視其冪以爲差之多少又假令徑十三寸矢冪一寸則以十三寸之徑與一寸相除每寸該差七釐七毫弱以爲半背弦差若二寸矢開方得四該四箇七釐七毫併之得三分八毫以爲二寸矢半背弦差此準之十三寸之徑亦遞而上之視其冪以爲差之多少蓋徑長則背弦之差減故一寸矢而差止七釐有奇徑短則背弦之差增故一寸矢而差及一分雖其數有增減而準之於一寸之冪與徑相除而以漸開之每得一寸則得元差而相併以爲背弦之差則其法之一定不可易者也背徑求矢矢背求徑諸法消息管於是矣至於徑積求矢一法古法以倍截積自乘爲實四因截積爲上廉四因直徑爲下廉五爲負隅與矢相乘以減下廉而以上下廉與矢除實今立一法但以截積自乘爲實

而遂以截積爲上廉直徑爲下廉每一寸矢帶二分五釐二寸矢則帶五分四分而增其一以減徑其倍積四因之法悉去不用頗爲簡捷蓋徑積求矢準於矢徑之差矢徑差者矢徑互爲升降也矢一寸則該減徑一寸二分五釐矢二寸則該減徑二寸五分而矢徑之差起於積數之不足且夫圓準於方而畸零之圓又準於均齊之圓以方爲率徑十寸矢一寸則積必是十寸矢二寸則積必是二十寸但得積爲實只約矢與徑爲從平方開之足矣蓋方無虛隅也又以整圓爲率徑十寸矢五寸則圓積必居方積四分之三而以四之一爲虛隅足矣蓋雖有虛隅而其數易準也惟是矢以漸而短則積以漸而減有不能及四分之三虛隅以漸而加有不止於四分之一者矣於是平方法與四分之而一爲虛隅之法皆不可用惟自乘平方之積爲三乘而以四分之矢減五分之徑則不問矢之長短積與虛隅之多寡而其數皆至此而均齊猶之平方之法數有多寡而減來減去必得一均齊之數以爲準而後

不齊者皆齊此天然之妙也夫積自乘而爲三乘方之實則一整方耳而矢數藏焉及立法求矢則分爲上下兩廉而矢數著焉蓋整方所以聚積而分廉所以散積補短截長而方圓斜直通融爲一此亦天然之妙也假令徑十寸矢一寸積該三寸五分自乘該十二寸二分五釐上廉三寸五分下廉十寸以三乘方開之而一寸無開方則上下廉如元數共得十三寸五分爲廉法與一寸矢相乘除實恰少一寸二分五釐是爲負隅之數所以用每矢一寸則帶二分五釐爲準以減徑然後法實相當也又如徑十寸矢二寸積該十寸自乘該百寸上廉十寸下廉亦十寸以三乘方開之則須以矢數乘上廉上廉該得二十寸蓋長十寸而高二寸之數以矢數自乘得四而乘下廉下廉該得四十寸蓋高十寸而濶四寸之數上下廉共得六十寸又以矢二寸爲方面與上下廉相乘除實共二箇六十寸該得一百二十寸其數乃足而元數止得百寸恰少積二十寸所以用二寸五分以除下廉則該止得七寸五

分爲下廉其下廉減去高二寸五分中濶該四寸則四箇二寸五分該得十寸方面二寸與十寸相乘共二十寸恰勾負隅之數所以二寸矢則用二寸五分減法也遞而上之每寸以二分五釐爲準蓋雖徑有極長極短而一寸寸矢帶二分五釐減徑之法則定數也徑積求矢矢積求徑徑矢求積諸法消息管於是矣然此二法者背弦之差則隨徑而不隨矢所以均爲一寸之矢而其差則有多寡之不齊矢徑之差則隨矢而不隨徑所以但得一寸之矢則不問徑之長短而一例爲差此二法之異也若以今法與舊法相通今法不倍積所以不用四因四因者生於倍積也古法之五爲負隅卽今之一寸帶二分五釐也蓋以五乘之矢除四因之徑則亦一寸矢而減一寸二分五釐之徑也然有廉而無方隅者蓋截積止得廉數也卽此二法可見截弧截積之法皆從邊起而準之於邊以漸消息之矣既得一寸之定差則雖倍蓰十伯錯綜變化而皆不能出乎範圍之外此天然之妙也故曰握其機而萬事

理矣其弦矢求徑法半弦自乘爲實而以矢除之加矢得徑是徑之數藏於半弦冪與矢相除而加矢之中也今環而通之以爲背弦求矢諸法背弦求矢其半背冪中藏一箇半弦冪與矢相除而加矢之徑數藏一箇矢冪以徑數相除爲背弦差之數二數消息恰得半背冪本數則矢數見矣假令徑十寸矢一寸半背弦差一分半背數三寸一分自乘得九寸六分一釐其九寸爲弦冪所謂中藏半弦冪與矢相除而加矢之徑數其六分一釐乃是兩半背冪而空其一差亦名差與半背相開方之數卽以與其差一分相乘之數所謂一箇矢冪以徑數相除爲背弦差之數也二數消息以盡背冪而法可立矣其背矢求弦法若背矢先求出徑而後以矢徑求弦則爲簡捷蓋半背冪中所藏弦冪與背弦差冪今以矢冪約徑而以徑除矢冪爲背弦差又以矢截徑以矢乘之爲半弦冪二數消息恰得半背冪本數則徑數見矣得徑而弦在其中矣其矢弦求背亦須先得徑而後得背蓋半弦冪爲實乃以矢約徑

以矢減之以矢乘之恰得半弦冪本數則徑數見矣得徑而背在其中矣假令矢一寸半弦三寸自乘九寸爲半弦冪爲實以矢約寸得十寸以矢一寸減之得九寸以矢一寸乘之得九寸恰與半弦冪相同則爲徑十寸矣此背弦矢徑四者相乘除循環無窮之妙也至於徑積求矢則旣然矣因而通之積矢求徑假令徑十寸矢一寸積三寸五分自乘該十二寸二分五釐乃以原積三寸五分爲上廉一寸之矢爲下廉以除自乘之積餘數得八寸七分五釐如矢帶數一寸二分五釐則爲徑十寸矣又如徑十寸矢二寸積十寸自乘寸百爲實矢乘積得二十寸爲上廉再矢自乘得八爲下廉以二乘上廉消積四十以八消餘積六十得七寸五分加入矢帶數二寸五分則徑十寸矣徑積求矢則積爲上廉而徑爲下廉矢積求徑則亦積爲上廉而矢爲下廉此其縱橫往來相通之妙而一乘上廉再乘下廉則三乘開方之定法也積矢求弦則倍其積以矢除積而減矢弦矢求積則并矢於弦以矢乘積而半

其積蓋矢弦并之為長以矢乘之而得兩積故半之而積可見也
 倍之則為矢弦相併之積以矢除之而得矢弦相併之本數除矢
 而弦可見也徑矢求積則先得弦而後得積蓋以矢減徑以矢乘
 之四因得數而弦冪藏於其中平方開之得弦乃以矢自乘以矢
 與弦相乘合二數而半之則得積矣此又積矢徑弦四者相乘除
 循環無窮之妙也其徑背求矢法則以半背自乘為實而約矢以
 減徑以矢乘之為半弦冪而平方開之以減背其減餘之數恰與
 矢之背弦差數相當則矢數見矣蓋半背數中藏一半弦數藏一
 背弦差數故合二數而消息之也徑十寸矢一寸半背三寸一分
 十寸之徑每一寸矢該差二分二寸矢該差四分為定差今約矢
 一寸以減徑得九寸以矢乘亦得九寸平方開之得三寸為半弦
 以除半背而餘一分恰勾一寸差數則矢之為一寸也無疑矣又
 如徑十寸半背四寸四分約得矢二寸以減徑餘八寸以矢乘得
 十六寸為弦冪平方開之為四寸以減半背四寸而餘四分恰得

二寸矢之定差則矢之為二寸也無疑矣又法半背冪自乘為實
 中藏一箇半弦自乘之數一箇背弦差與兩半背而空出一差相
 乘之數亦名背弦差與背相開方之數以此兩數與實相消而矢
 數見矣假令徑十寸半背三寸一分其半背冪該九寸六分一釐
 約矢一寸與徑相減相乘如前法得九寸以除實九寸而以一寸
 之差一分與兩半背而空出一差之數得六寸一分與上差一分
 相乘得六分一釐并二數九寸六分一釐除實恰盡以是知矢之
 為一寸也又如半背四寸四分自乘得十九寸三分六釐為實約
 矢二寸與徑相減相乘如前法得十六寸以除十六寸而以二寸
 之差四分與兩半背而空出一差之數得八寸四分與上差四分
 相乘得三寸三分六釐併二數十九寸三分六釐除實恰盡以是
 知矢之為二寸也此其法亦始於先得定差而約矢與徑兩相消
 息以得矢也其徑數有長短差數有多寡亦準此法而通之也在
 先得定差而已又法半徑自乘為徑冪半背自乘為背冪二冪相

乘爲實乃約矢以減徑以矢乘之爲半弦冪與徑冪相乘以除實
又以徑冪除其餘實恰得矢數之定差則矢可得矣蓋二冪相乘
中藏一箇徑冪與弦冪相乘之數藏一箇徑冪與半背弦差冪相
乘之數而背弦差者矢之所藏也假令徑十寸矢二寸背差八分
半徑自乘得二十五寸半背自乘得十九寸三分六釐相乘得四
百八十四寸爲實及約矢得二寸以減徑而乘之得十六寸爲弦
冪與徑冪相乘得四百以除實餘八十四寸又以徑冪除之得三
寸三分六釐恰與二寸矢之定差相合然二寸矢之定差四分而
乃有三寸三分六釐者蓋始求背冪之時以兩背數相乘則四分
寓其間恰得此數所謂差與背相開方之數也以四分與八寸四
分相乘得三寸三分六釐故定差四分而其積則三寸三分六釐
也以八寸四分除之則定差本數也夫背弦差者矢之所藏也以
差立法古未有之而實求矢之大機也差徑求矢以差與徑相乘
平方開之得矢差矢求徑矢自乘以差爲從平方開之得徑而差

與弦亦可以求矢徑半弦之冪矢除徑而矢乘徑之數也差者矢
冪而徑除之之數也先約徑矢數與弦冪相同而又以徑除矢冪
與差數同則得矢徑差與背求矢徑減差則得弦卽差弦求矢徑
也積者矢與弦并以矢除而半之之數也積弦求矢倍積爲實約
矢而加之於弦爲從方以矢爲法除之則得矢也矢積求弦矢自
乘而置虛積與元積相當然後減去矢自乘之冪而以矢除其虛
積與元積之并則得弦也假令矢一寸積三寸五分矢自乘得寸
添積二寸五分乃與元積相當然後減去矢自乘之寸餘六寸以
矢除之得弦六寸也矢二寸積十寸矢自乘得四寸加虛積六寸
與元積相當減去矢自乘之寸餘十六寸以矢除之得弦八寸也
如不以矢徑求弦得積而遂以矢徑求積則矢每寸截徑寸二分
五釐而以矢自乘再乘以乘截餘之徑爲徑積然後以徑約積而
以積與矢自乘之數相乘添入徑積合爲積冪而復以約積自乘
亦與前積冪同數則積亦可得矣然不如得弦而後得積之爲簡

捷也至於殘周與弦求矢則亦用半弦自乘爲實而約出矢數以
除半弦冪而加矢爲徑乃以徑補出全周之數而以半背數除半
弦數餘爲半背弦差恰得矢之定差則矢可得矣假令弦六寸殘
周二十三寸八分則以半弦自乘得九爲實而約出矢一寸以除
實而加之得十寸爲徑該周三十寸除殘周數得半背三寸一分
除半弦三寸而餘一分恰得一寸矢之定差則矢一寸也又如弦
八寸殘周二十一寸二分半弦自乘得十六爲實約出矢二寸以
除實而加之得十寸爲徑該周三十寸除殘周數得半背四寸四
分除半弦四寸而餘四分恰得二寸矢之定差則矢二寸也數雖
如是而起算極周折惟求之弦矢徑三相權則其數可準蓋徑矢
求弦則以矢減徑以矢乘之爲半弦冪徑弦求矢則以半弦自乘
爲實而以徑爲益方以矢減益方而相乘除實亦是以矢減徑以
矢乘之而得半弦冪也弦矢求徑則以半弦自乘以矢除之加矢
而得徑由是三者輾轉求之則是半弦冪中藏卻以矢減徑以矢

乘之之定數以是約出矢徑而因徑以爲周減其殘周而得背以
半背與半弦相較而得差恰與矢之定差相同則矢數無所失矣
其有不合則更約之此數雖若眇茫然準之於以矢減徑卽以矢
乘必須與半弦冪相當則亦未嘗無繩墨也此意立之又立非至
神莫知也積也矢也徑也背也殘周也差也凡七者轉相爲
法而轉相求共得三百二十六法而後盡渾然一圓圈而中含錯
綜變化乃至於此嗚呼豈非所謂至妙至妙者哉

分法論

差分方程盈朒粟米總是一分法也物有多寡價有貴賤兩物相
形已知物之孰貴孰賤各有定價矣若使兩物總共若干兩價亦
總共若干則兩物混雜雖則兩物混雜而總價固相差也於是以
價權物則因價之貴賤而差之也未知兩物之孰貴孰賤而但知
兩物相參伍之總價若使此三而彼五則價共增若干此五而彼
三則價共減若干則兩價混雜而物數固相形也於是以物權價

則因物之參伍而推出價之貴賤謂之方程方程者言物價相檢括有定式而不可亂也差分方程之所不能盡於是有盈朒盈者有餘朒者不足盈朒者因其外露畸零可見之數而推知其中藏隱雜不可見之數以據末穎而窺全錐也假令物共若干兩價共若干兩兩物混雜而法有不盡於差分也於是而盈朒之假令總是貴物則原總價不足若干總是賤物則原總價有餘若干於是推乘以齊其數以不足之數乘賤物以有餘之數乘貴物兩物各得其所乘之數以爲實而并有餘不足之數以爲法而各歸之則物之多寡可得矣此差分之盈朒也未知兩物之孰貴孰賤而但知此三而彼五則價共增若干此五而彼三則價共減若干兩價混雜而法有不盡於方程也於是而盈朒之假令此賤若干彼貴若干則原總價有餘幾何此貴若干彼賤若干則原總價不足幾何於是推乘以齊其數以有餘乘此貴彼賤亦以不足乘彼貴此賤令兩賤自相減兩貴自相減爲實有餘不足亦自相減爲法則

價之貴賤可得矣此方程之盈朒也差分以價權物方程以物權價差分露價而混物方程露物而混價露價而混物故以價相轄露物而混價故以物相參而盈朒通乎其間矣至於物有以多而易寡價有以貴而易賤於是有粟米則乘除互換之間而多遂與寡相當賤遂與貴相當而其數齊矣以粟易米則以粟率乘以米率除以米易粟則以米率乘以粟率除以貴物易賤物則以貴率乘以賤率除以賤物易貴物則以賤率乘以貴率除以本率乘以所易之率除謂之粟米者因粟米以名諸物也

六分論

數欲以繁而從簡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法約也於是有約分之法則以子減母以母減子至於等而後止等數者母子之數所共止齊也必相減而後得之所謂減損求原也然後以等約母以等約子而繁者簡矣數有以少而合多以聚其零散亦有以少而減多以較其多寡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法合而減也於是有

合分課分之法分母不同分子不同於是母互乘子以齊其數假令二分之一與三分之二相乘二分之母數本少也與子之二數相乘而爲二則雖少而多三分之母數本多也與子之數相乘而爲三則雖多而少一互乘而哀多益寡之義著矣諸分皆母互乘子而合分則相併以爲實所以爲合也課分則相減以爲實所以爲減也其實有相乘相減之異而其法則皆以母相乘蓋其始皆母互乘子以爲實則其母亦互相乘以爲法也合分觀其所總而聚散著矣減分觀其所餘而多寡著矣數有多寡損益以取平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數平也於是有平分之法亦母互乘子而副置之其一相併以爲平實其不相併而據諸分之位數凡幾謂之列數名以列數乘其不相併之分子以爲列元是三位相併則以三爲列數原是四位相併則亦以四爲列數以三數乘不相併則亦與三數相併相當矣以四數乘不相併則亦與四數相併相當矣但相併則諸分總得其相乘之數不相併則諸分各得其相

乘之數耳以各較總而有餘不足見矣故平實者總也列實者各也非總無以準各非各無以自準有總有各而有餘不足見矣列實有餘者以平實準之而得其減數列實不足者以平實準之而得其益數減有餘之平實益不足之列實皆齊於平實而後止是若齊於總□於是以諸母相乘猶之母互乘子也亦以列數乘諸分之相乘者猶之列數乘諸分子也則分母恰與分子相當以爲法以命平實而諸分平矣乘法之有分者也除分者除法之有分者也其乘分除分皆用通分法假如有銀十兩三分兩之二則無分之全數與有分之零數相礙而不相通於是以分母三乘全兩其十兩得三十分帶分子二共三十二分所謂分母乘其全分子從之也通分則全數與零數均爲一法而不相礙通分之後乘分則以各通分相乘爲實分母相乘爲法除分則以實分母乘法以法分母乘實而法與實之數始相當而無偏亦所謂變而通也算經曰學者不患乘除之爲難而患分法之爲難然必精於

無分之乘除而後能通於有分之乘除非二致也法有淺深而已矣

天地之間聚散分合而已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天地合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而天地判合則氣發洩於其外判則氣凝結於其中其分所以為合也兵之用聚散分合而已矣分不分謂之糜軍聚不聚謂之孤旅然聚易而分難其分所以為聚也韓信多多益辨兵家以為分數明也數之用聚散分合而已夫聚小以為大謂之乘散大以為小謂之除聚小以為大則無畸零不盡之數散大以為小則多有畸零不盡之數矣是以乘法省而除法繁乘法易而除法難也可知矣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楚黃陶子麟承刻

唐荆川先生文集補遺

詩

贈周筠皋母七十壽詩

高堂有白髮掩映明春暉七十古來少一陽今又歸瑤池青鳥狎石室紫芝肥令子能承色還看戲綵衣

送使人歸蜀

蜀吳萬里說殊方總是江流一帶長暫醉瓜州能幾日乘風忽又過瞿塘

病中賈醫士能卿相過

近市不知誼悄然常閉門道人非鄭圃倦客似文園屢惠千金藥時聽七發言忽忘身是病逸興已翩翻

贈華君一竹號

華生可徵之父

巖居無俗好惟與此君知千畝亦何羨一枝聊自怡迎風響獨奏照月影相隨願比幽人節貞柯貫四時

詠橘杯二首

余過荆溪萬爲菴訪余舟中時風雪驟甚欲共飲索杯不可得乃剖橘作杯劇飲至醉相約各賦詩紀之

客中酒具愁難得戲幻霜柑當羽觴破處何妨鑿混沌醉來偏覺助馨香古風豈讓匏尊儉佳味何須鬱鬯芳更笑玉杯真俗物朱門豪客漫猖狂

天生奇器無人識剖破鴻濛笑我狂醇酎坐令增藥味碧筒徒爾薦荷香持來或訝成金盞寫滿猶疑是橘漿靈均若也知茲意楚頌還應記醉鄉

廷試策一道

御批

條論精詳殆盡

臣對臣聞保民所以格天也正百官所以保民也振紀綱所以正百官也何則君者代天理物者也百官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以共亮天工者也百官苟正則下有倒懸之危而莫爲之恤上有子惠之仁而莫爲之施而欲民之安也不可得矣紀綱弗振則儉邪者或以矯飾取容循良者或以朴魯見黜任者不必賢賢者不必任而欲百官之正也不可得矣故曰君得臣而萬化行言安民在乎能官人也曰正朝廷以正百官言官人在乎振紀綱也立法以任人任人以安民則人心和而天地之和亦應矣于此見上下交修之責焉見天人合一之理焉蓋自古帝王敬天勤民以致天下之治者其要端在乎此而不可易也我皇帝陛下上畏天變下究民隱臨軒一詔于知人安民二者拳拳焉臣知陛下此心卽殷湯桑林自責之心也卽高皇帝仲夏不雨席藁露坐之心也臣雖至愚其于官吏賢不肖與夫民生利病之原則草茅之下嘗有感于中久矣況當清問之勤敢不悉心以對乎臣謹稽之洪範徵之春

秋大抵政善民安則嘉祥生政荒民困則災沴作天降災祥在德吉凶不僭在人陛下敬一以昭事中和以立極宜乎休徵至而六沴消矣而顧有不可以常理測者蓋雖天心仁愛欲以助陛下宵旰之憂而隆嘉靖之治意者民之危苦無聊所以感傷和氣者亦容有之乎陛下蠲租以阜民財賑貸以周民急恤刑以蘇民命天下之至仁也其爲安民計者至矣親賢去奸以別取舍行久任之法以圖治效天下之至明也其爲官人計者至矣而民未必皆安官未必皆得其人者意者賢否倒置授任失宜勸懲未著如聖策所慮者亦容有之乎則夫振紀綱以正百官以安萬民信不容緩也臣觀知人安民之謨始自虞廷發之皋陶之告舜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分之以三德六德皆以廣知人之旨也詳之以惇典庸禮皆以廣安民之旨也要之官得其人則善政行而天下蒙其福官匪其人則橫政行而天下受其害約而言之非二致也哲也者成其惠者也知人非哲弗

能知人而至於能官人則非紀綱之振亦弗能也紀綱也者濟其哲者也雖哲如堯舜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內則九官十六相以爲岳牧之倡外則四岳十二牧以任總領之責規爲精密斯哲有所寄而其爲哲也大矣哲大而惠斯大矣仁急親賢知急先務此之謂也勳格上下治底平成由此其致也是故陛下欲弭災沴則莫若安民矣欲安民則莫若正百官矣欲正百官則莫若振紀綱矣紀綱之所以振者臣雖不能悉舉請得以其概言之其一曰精監司以察守令臣按永樂中太宗皇帝諭蹇義陳瑛等曰爲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吏部選授皆出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悉察其能否廉貪之實以聞臣願陛下光昭大訓精擇監司或得於羣臣之公舉或得於睿鑑之獨照必其風采素著秉節剛烈者而後任之其旣也果能激濁揚清不畏強禦者量加旌獎其徇私容奸及蔽賢不舉者量行黜責不但以得官吏之賢否而因

以爲監司之殿最監司憚憲典之嚴孰敢不竭力於旬宣官吏特
監司之公孰敢不勞心於撫字監司賢而守令亦賢矣其二曰清
銓法以彰黜陟臣按成化中大學士邱濬議曰朝制三年天下官
吏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查其行事未完報者劾奏之以行黜陟
後因選調積滯設法疏通之輒憑巡按考語不復稽其實迹錄其
罪狀立爲貪暴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況貪者未必
暴暴者未必貪素行不謹不知何所指名何以厭服其心哉臣願
陛下修復舊典申戒銓司核功過勿循毀譽量才能以責名實曰
貪暴必指其爲貪暴者何如曰不謹必指其爲不謹者何如則人
不得飾名以求功而亦不得巧文以避罪矣其三曰信賞罰以激
人心臣聞之有官而無賞罰是無官也有賞罰而不足以奔走天
下是無賞罰也今也循資而擢之累勞而進之人將曰我資我勞
固宜然也富貴爵祿皆若其身之所自致而效報之心薄矣奸吏
浚財大刻於民而恆幸其不敗露也不幸而敗露也則止以罷免

而幸其不及於戮辱也則徼幸之心滋而莫知懲創矣臣願陛下
離照旁通乾剛獨斷政績顯著雖待以不次之位而不嫌於躡等
貪汙有狀雖加以五刑之誅而不嫌於傷恩或璽書勸勵如漢家
故事以收其全功或戴罪供職如大誥中所以處置朝臣者以責
其後效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以奔走天下而後可也其四曰
信命令以敷實惠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易曰渙汗其大號臣
竊謂陛下有恤民之美意而有司奉行者之未至也陛下嘗下詔
曰蠲租矣賑貸矣卹刑矣然有司之於民也則徵催之苦極矣民
之斃於饑斃於刑者過半矣上德隱而靡宣下情迫而莫救凡以
此也臣願陛下嚴慢令之戒重沮格之罪限某日至某所于某日
蠲租于某日賑貸慢違者必坐以罪而不少姑息焉則庶乎不爲
虛文而民皆霑實惠也此四者皆以振紀綱而盡官人之道以爲
安民之本者也若夫除盜賊禦夷狄固亦安民者之所當務臣以
爲其要亦在於得人而已夫民之爲盜賊者豈其本心哉迫於不

得已或陷於不知耳故曰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盜者化也陛下得良吏如龔遂如虞詡者而任之威信所孚則足以折其氣仁恩所被則足以結其心勸相有方則足以安其業盜賊不期息而自息矣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之諸夷乘間竊發侵擾我邊陲虔劉我民人信可患也臣則謂所患者不在夷狄而在中國之無將耳蓋今之所謂將者取諸世胄取諸武舉非不可得人也惟紘綺之習或未熟於經略弓馬記誦之材或未足於奇正之變也臣請陛下行蘇洵之說令大臣各舉所知勇而有謀可以出入險阻者然後嘗之以治兵寄之以邊障養其望專其任而良將可得矣將良則士練而邊備飭矣至於財充而食足此亦百官有司之事耳百官得其人則經理有道儲畜有方而邦之財可充斂散得宜補助以時而民之食可足要不足以煩陛下也以此言之紀綱克振百官之所以正者此也民之所以安者此也天心之所助順而反災爲祥者亦此也抑臣猶有獻焉中庸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

則人固立政之本而身尤取人之本也朱熹曰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則心者尤立紀綱之本也臣伏讀陛下敬一之箴則于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法而爲知人安民之要機者固自有在矣惟陛下始終此心弗以隱顯異其功弗以久暫易其守弗以宴安荒其志必講學以涵養此心必親近君子以維持此心由是心純而賢才輔己正而物自正將不待於慶賞黜陟之及其身而風聲氣習之所加眾正遂彙征之願羣邪沮窺睨之心亦其勢之必至者矣故以之知人則其知如神者也以之安民則其仁如天者也以之除盜賊則如舜之玄德在上而寇賊奸宄者自消也以之禦夷狄則所謂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而禦戎之上策在乎此也卽董仲舒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遠近一于正而罔有邪氣干其間者也卽公孫弘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而天地之和應者也卽劉向所謂眾賢和於

朝萬物和於野而和氣致祥者也由是而三光全寒暑時天地位
萬物育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諸福之物畢致而王道終矣則
夫知人安民以臻盛治又在陛下此心轉移間耳臣不勝拳拳忠
愛之至幸陛下垂聽焉臣謹對

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奏議

陛下懋建皇極身作君師惠然留意理學之臣博采於庶官之論
欲以定祀典而彰潛德甚盛心也夫瑄之爲人諸臣論之詳矣臣
可無說也臣請折衷之祀典以答明詔可乎臣聞聖人之道有宗
傳有羽翼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其德行稱者纔四人而夫
子獨許回庶幾其三人又不與也一貫語之參禩而性與天道賜
又自以爲不可得聞則其精微之際心授心受毫釐不差者固亦
難矣所謂宗傳者也然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居而
皆不失爲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
爲賢於我也且曰自吾得某也而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某也而

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所謂羽翼者也此孔門人物之衡
也亦後世論孔門從祀者之衡也如使必其宗傳而後可以從於
祀也則顏曾思孟而下及於濂洛四三鉅儒而足矣雖七十子亦
有在所略者矣而況於經師之口傳與王韓輩之疵而未醇者乎
然且羣然而俎豆焉則羽翼之故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
存之至如瑄者以復性爲究竟以持敬凝靜爲工夫非聖人之道
不以志而學非濂洛關閩之說不以尊而信雖其於所謂精微之
際未知其何如也而歷其平生其背於聖人者亦少矣謂其爲聖
門之羽翼也復何疑乎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一也臣聞眾心安
定而成俗俗必有尚眾志鼓舞而成尚尚必有倡倡之者始之也
祭之爲言報也以報本而反其始也我朝理學彬彬乎盛矣然自
瑄以前儒者猶汨於辭章事功之習而未有能卓然於道德性命
之歸者也而瑄實倡之矣自瑄以後其有如瑄者繼踵而出乎未
可知也其有能直接孔氏之心傳者出乎未可知也而瑄實倡之

矣是則瑄其我朝理學之一闢也比之濂洛倡道於宋雖其所自得或有深淺而功則並之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二也臣聞之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解之者曰國故云者若虞則夔伯夷周則周公魯則孔子也此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之證也而國人自釋奠於其國之人之證也又曰春官釋奠於其先師解之者曰若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也此漢代釋奠於漢之人之證也故夔伯夷周公孔子雖不能接世而生而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固亦非曠世之所希有然而與於釋奠者代有其人則自建學以來皆然未有空一代而絕無其人也明興且二百年弦歌之化暢乎遠近豎子皆知誦法孔氏而壁宮之側至今無一人得俎豆其間者非所以鼓士氣而彰聖朝棫樸之盛也元之世且推其臣許衡而從祀焉我明乃無一人之幾於衡者其不然矣由此言之苟爲聖人之徒者猶宜援而進之而況如瑄之真可以羽翼聖門者乎如是而曰我國之故也而祀焉以比於漢高堂生制氏

毛公伏生許衡其亦可以無愧矣乎況今之所謂祀者乃其偃然於累代羣儒之後而非如記所謂特祀以爲先師者也奚不可哉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三也臣聞周禮大司樂曰凡有德者有道者使教焉沒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瞽宗者殷學也此學宮祀其能爲師者之證也其鬯器舍菜而神之者乃其攝齋鼓篋而師之者也瑄嘗督學於齊魯而諸生翕然尊之曰吾薛夫子也故其時師道之尊而庠序之飭始自齊魯而風於天下蓋在勝國時許衡實爲祭酒勝國時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者莫如衡而我朝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者莫如瑄其亦近乎樂祖瞽宗之義否耶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四也然或者謂瑄於六經少所著述宜不得與從祀臣竊以爲不然夫聖人所爲作經者何也以摹寫此心而已儒者求諸心而有得也是真能發揮六經者也且自古儒者說經之多莫如馬融其體認本心絕不肯爲六經注腳者莫如陸九淵陛下嘗進九淵而黜融則聖明照鑒固有取於躬行妙悟之實而

不徒以聞見講解為功矣况瑄所著讀書錄且十餘萬言固濂洛關閩之緒而六經之旨也其為著述則亦已繁此瑄之無礙於祀典者也然宋儒之賢若尹焞羅從彥李侗黃幹皆不得與今瑄所得未知其與數子何如乃得與或者亦有是說臣又以為不然夫瑄之所得誠未知其與數子何如也然自濂洛倡道之後羣儒連茹而出耳目薰染親相授受故其興起為易而瑄獨崛起絕學之後故其樹立為難其連茹而出也不得不擇其尤者而祀之其崛起也不得不援而進之譬如繁星麗空非五緯不能耀芒而晨星相望則維參與昴嘒然而見微顯闡幽之義也安得牽彼以例此乎此又瑄之無礙於祀典者也故臣以為宜如御史臣瞻臣得仁所疏臣愚昧死謹言

從嘉靖癸丑葉氏本錄出

唐荆川先生文集補遺

明史列傳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祖貴戶科給事中父寶永州知府順之生有異稟稍長治貫羣籍年三十二舉嘉靖八年會試第一改庶吉士座主張璫疾翰林出諸吉士為他曹獨欲畱順之固辭乃調兵部主事引疾歸久之除吏部十二年秋詔選朝官為翰林乃改順之編修校累朝實錄事將竣復以疾告璫持其疏不下有言順之欲遠璫者璫發怒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復敘至十八年選宮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諫與羅洪先趙時春請朝太子復削籍歸卜築陽羨山中讀書十餘年中外論薦並報寢倭躡江南北趙文華出視師疏薦順之起南京兵部主事父憂未終不果出免喪召為職方員外郎進郎中出覈薊鎮兵籍還奏缺伍三萬有奇見兵亦不任戰因條上便宜九事總督王忬以下俱貶秩尋命往南畿浙江視師與胡宗憲協謀討賊順之以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晝

夜行六七百里從者咸驚嘔順之意氣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師邀之海外斬馘一百二十沈其舟十三擢太僕少卿宗憲言順之權輕乃加右通政順之聞賊犯江北急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自率副總兵劉顯馳援與鳳陽巡撫李遂大破之姚家蕩賊窘退巢廟灣順之薄之殺傷相當遂欲列圍困賊順之以爲非計麾兵薄其營以火礮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屢告急順之乃復援三沙督鏜顯進擊再失利順之憤親躍馬布陣賊構高樓望官軍見順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順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賊營百餘步鏜顯懼失利固要順之還時盛暑居海舟兩月遂得疾返太倉李遂改官南京卽擢順之右僉都御史代遂巡撫順之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辭渡江賊已爲遂等所滅淮揚適大饑條上海防善後九事三十九年春汎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計聞予祭葬故事四品但賜祭順之以勞得賜葬云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句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

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爲左右文武儒稗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爲古文洗洋紆折有大家風生平苦節自厲輟扉爲牀不飾衾褥又聞良知說於王畿閉戶兀坐匝月忘寢多所自得晚由文華薦商出處於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崇禎中追諡襄文子鶴徵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太常卿亦以博學聞

唐荆川先生本傳

顧憲成撰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生而穎異潛心聖賢之學弱冠舉會試第一楊公一清奇其才將以魁廷試遣客索所對策不應也授兵部主事丁內艱起補吏部主事尋改翰林編修時永嘉當國遂稱病求去勒令以主事致仕旣而簡宮僚起補春坊司諫時上齋居決事不受朝賀順之因元旦疏請正東宮朝禮上怒甚徐得罷歸杜門謝客砥節益嚴日從山中遊或趺坐竟日冬不爐夏不扇行不輿臥不衾衣不帛食不肉備嘗苦淡曰不如是不足以拔除欲根

徹底澄淨年垂五十恍然有悟曰此心天機活潑自寂自感不容
人力吾順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欲根洗盡機不握而自
運矣四方學者翕然尊師之亦惟使之精析義利而徵其實於辭
受進退之間不爲立談假以利器也歲庚戌寇薄都城人情洶洶
屢欲奮身勤王幸尋解嚴已而倭人犯東南騷動蹂躪特甚慘不
忍言歷五六歲無能一創順之憤懣廢食時時攜一編袖中或竊
視之乃七大傳自留侯鄴侯以至李忠定皆在焉蓋古今所稱大
經略也會有以邊材薦者起兵部主事敕視薊鎮邊務條上十七
事著爲令尋視浙直師計以禦倭之策遏諸陸孰與海擊其歸孰
與至因自定海歷蛟門至江陰出沒怒濤具得險要會哨應援悉
授成畫未幾賊舟蔽洋而至大破之斬首百三十餘級溺死無算
餘賊奔三沙無一得登陸者捷聞賜金帛升太僕少卿尋擢撫淮
揚每事必躬親馳驅南北迄無寧晷竟以是病猶然冒霜雪窮海
壖旣調度兵食又苦心振貸行至泰州自度不起進諸將士曰吾

死不恨第山中尙少十年工夫耳無一語及私遂卒順之才高意
廣包絡今古游王山陰羅吉水趙平涼王晉江閒務各取其所長
切磨助發與慈舟翠峰金道人輩爲方外交其於書無所不讀讀
輒窮其奧至於甲兵錢穀象緯曆算擊劍挽強凡稍習其說者必
折節下焉旣得其說輒以全力赴之所得卒超初說之上蓋異人
也晚而應召齋志以歿聞者悲之所著有荆川文集所輯有諸儒
文要及語要儒編左編右編文編武編稗編批選朱子集左氏始
末周秦文六大家文略子鶴徵辛未進士兩京太常少卿孫倣純
己丑進士選庶吉士簡拔有志操未幾卒

明督撫鳳陽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荆川唐公墓志銘

趙時春撰

荆川唐先生字應德諱順之高祖伯成以上世居臨淮伯成遷常
之武進生五子復舉進士爲大理寺寺副恩封寺副復遷守平樂
政績稱於世季弟衍先生曾祖也亦以子貴貴封給事中貴卽先

生大父弘治庚戌會魁擢戶科給事中以謹重重於鄉子寶中鄉舉仕至永州知府配贈宜人任氏以正德丁卯生先生先生而明毅嘉靖戊子南畿舉明詩高等明春試禮部第一人廷對第四人策蒙御筆嘉獎特恩前未有也改翰林庶吉士柄臣方忌諸吉士奏罷之而以主先生會試欲特留先生先生堅不可遂例授兵部武選主事冬臘余自刑部主事調武庫與先生朝夕講習先生能弈而余能酒淬勵省絕務求爲學本原以修己而以其餘力適情六藝爲經濟正務世好利達漠如也學本朱文公然恐其偏於綜急故於應事中求無事有象中求無象庚寅秋余以論諛俗得罪去先生亦奔任宜人之喪壬辰免喪除吏部稽勳主事尋遷考功不阿流俗獨任風裁重清議吏部弗堪也柄臣以翰林多缺遂改先生編修校先朝寶訓將成當例遷先生素以直道自任恥出柄臣之門遂稱病求去柄臣固留不可而忌者因譖之故命先生以主事致仕錮不用先生浩然南歸學者多宗之自是稱爲荆川

先生蓋年未三十也庚子立東宮召爲編修兼右春坊司諫江西吉水羅念菴爲贊善同官有犯物議者言官論汰去廷臣更舉以聞上更簡少保霍公首宮僚東郭鄒先生今少師徐公爲洗馬時春編民拔爲史校周御史諱鈇者改清紀郎天下謂得人自是時春從諸先生請益日獲所未知蓋忘晝夜甫一載東郭遷南祭酒少師奔太夫人喪冬十月少保卒於位先生深念天下之重又以皆充講官故與念菴及余請以辛丑正大朝會及朝東宮朝禮欽蒙御札下柄臣朕三翰林臣請朕及東宮臨朝之意甚好朕久在於懷卿等以言度意諸柄臣絀其奏留中二十六日乃皆免爲民自是荆川先生之名重天下學徒及論薦者眾而忌者日深先生弗恤也蔬布飲水杜門絕遊宴博極典策百家眾技刪蕪撮要研精竭神又十有五年乃渙然自信曰吾學足以用矣庚戌虜寇郊甸徐公薦先生及余余復爲兵部主事後五年先生亦復兵部主事戊午遷職方郎中先生先居永州府君喪哀毀飲水病腹臃腫

欲求去適奉旨查薊鎮兵馬先生經畫素定條守邊事宜奏行之甫三月歸事具北奉使集中既歸復使視討南倭師先生素欲平南寇以靖鄉郡故與胡總督諱宗憲者計度南事尤詳己未三月遷太僕寺少卿胡總督奏進右通政參軍事先生謀欲破賊海中使弗擾居民躬泛舟海波自江陰至於劉河渡自嘉興放洋至於蛟門風汛日行幾及千里羣從驚眩嘔噎先生宴如也三月海多東南風寇乘風利掩掠岸上號曰春汛時環岸要害列兵將坐食於民然皆游惰不習戰弗禦諸海寇得登岸散掠去乃攘取死掠之民貨以自利先生病之登舟泊崇明沙督舟師列岸下出私貨激犒諸將約曰能戰則吾有賞不能戰則吾有刀寇至見岸下舟師驚怖先生急督諸將捕斬之沈舟凡十三斬首百二十俘獲無算餘寇奔三沙先生使總兵盧鏜討三沙而江北賊亦為王師敗之姚家蕩餘寇奔廟灣四月晦先生師至淮安之駐馬邏違寇二舍五月朔進師新溝撫都指揮何本源軍齊楚將兵凡五阻廟灣

河而軍先生所將亦五軍持火器及青州射手助之明午攻斬散寇四十六焚舟十三進攻賊巢弗克三沙寇亦拒命月望先生奔命還討三沙始二寇之敗諸將不能乘勝急擊旬日觀望二寇得伺閒堅守先生知其非顧無如諸將屢命四面分道夾攻乘以火器騎兵掩其闕勇士別持火器焚寇舟分兵椿絕海路詰旦鼓之矢石炮火般地寇中傷者眾然皆設樓垣翳蔽反自垣穴中出火器擊王師且以北路遊掠之賊伏師傍林樾以俟釁先生別分兵逐捕頗斬獲戰至午寇度師氣漸衰并出突師青師卻鋒及先生堅騎振旅徐令驍將劉顯為先鋒當寇諸將夾助之盧鏜以大軍軍中六月朔劉顯以銳師進攻寇閉壘不戰總督以遊擊王應岐之師五千土兵二千來會六日諸將恃眾進攻應岐先奔亡其贊畫師皆奔寇乘勝攻盧鏜先生麾兵發火器乃解度諸將益屨乃以十一日擐甲先登設誘兵令劉顯嘗寇促兵將各傳餐並攻寇堅守望樓勿應顯及誘兵皆燬揚言兵餒矣先生下馬自操刀

致寇去百步許二將懼扶歸明日再戰士兵傷卻勅升通政嚴督兵將先生曰藉此以令諸軍可克也往太倉迎之諸將竟縱寇遁去廟灣師亦解先生甚憤嘔血然自此絕江少寇矣論功賚白金文幣因條上海寇機宜事具南奉使集中九月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淮揚表謝有云被髮纓冠之救時先生疾日甚因便以示余余以庚申三月讀其書壯而悲之方任春坊時連榻深憂曰進不得見上退困於讒佞尸祿不去如天下萬世何盍請朝乎議既絀將別去又曰臣子受上知深矣去胡以報乃又相語曰不十年北虜南倭必大作不得爲國醫願爲瘍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故先生竟力疾振凶荒治戎伍四月朔舟巡泰州猶操筆散振粟七千石訣諸將勉以忠義語妹聳左某從孫一譽曰死國吾志也今得良死舟中足矣顧閒居三十年未聞道念之介介飭衣履坐而卒胡總督以聞賜祭葬有司祠焉念菴及余皆以文哀之已詳故茲不復載文詩奏議凡若干及所編著左氏始末古文皆梓

行配莊封孺人與先生同志攻苦淡生子鶴徵爲郡文學生女二長適孫臬次適白啓京先生嘗謂余子女無多亦自少累其勵志類如此是以臥不治牀褥行不備輿蓋如獨行狷士及臨政治劇乃更彬彬云銘曰將不將而兵非兵余戰於北而先生南征逝者已矣而余衰皓尚生世又烏知其怒髮衝颯而指使振霆者耶嗚呼先生獨立卓行雖積匪崇大道弘濟眾甫偕榮望之未見行而未成疊疊罔懈道積厥躬有德無命有進無程身逝志存嗚呼先生

唐荆川先生祠堂記

王錫爵撰

武進荆川先生弱冠魁南宮以道行文章高天下嘉靖庚子建言削籍歸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會倭擾東南先生從田閒起視師海上尋進右通政巡撫淮揚卒以勤事死提學耿公同巡撫謝公操江洪公巡按董公僉議先生於德於功當特祀遂創建祠堂祀先生於鄉項之先生之子太常君鶴徵始詣錫爵爲記錫爵薄劣

不足以知先生姑按先生始末論其世焉竊惟先生躬蓋世之才
負王佐之望乃其歿也弗獲勒於宗彝祭於大蒸而僅僅從鄉曲
之議捧土揭木而襲師儒之俎豆先生之不幸也世之望先生者
未止此也世人望先生太高責成功太速多斷斷不可於晚歲之
一出夫是處而非出也果哉沮溺之所事守也古未之前聞也或
曰孔子則嘗以不仕說漆雕開矣夫開自以未信說耳奚不仕之
足說且信亦難言之孔明自信以管樂卒爲管樂孔子自信爲周
公未嘗爲周公而亦不以其故貶聖事固不可以膚論也況今天
下一主東西南北惟天子命民人社稷量力而共猶之可耳有如
畀之以金革嬰之以寇難而逡巡揖讓猥以未信爲解此其爲易
耶難耶壬癸之交東南南何等時也戰骨燐於野而檻車復相屬於
道當其時舍清冷之淵而親焦頭爛額之危智者所不爲也而先
生以十五年不爐不扇一菜一葛之夫安所取資於世而險難其
身以博功名如是此其自信審矣所云自信者亦曰吾斯云耳及

其成功則時與命參焉昔者以漢武之雄略匈奴猶蒙死疾鬪不
衰止而從容稽顙於甘露之朝世遂以丙魏之優於衛霍也而不
知其襲衛霍之餘威也時之所會非但寇有惰歸事有挺緩卽兵
將亦有不鍊而自精朝論亦有不爭而自定之日當先生之爲將
彼未竭我未盈僅僅適相當而止而李胡兩司馬卒收其成雖然
使李公當先生時兵氣圍圍未揚廟灣孽寇安能保困獸之不鬪
使先生而胡公者叛人未繫組而身已伏歐刀於市矣故曰時也
大抵先生之聰明膽勇強力忍諾類王文成文成秉義士之銳平
烏合未定之賊於呼吸反掌之間故似難而易先生以孱將弱卒
破人自爲戰之賊於鼓衰甲弊之後故似易而難而至其桑榆未
收棟梁已壞出師幾時遽有志決身殲之痛道之不行也天命之
矣先生縱自信能信於天平夫隱非難也求志爲難枯槁之士求
泉石得泉石如求以行義達道而可以必得哉求無負而已遯先
生十五年之精研博討攻苦習勞將以何求縱其功用不大展而

被髮纓冠以急國家之難迄於今啓手啓足而無改於山中之面目其可以抱志而瞑矣自先生志不大就而世人爲之語曰何必窮六經優游抱槩可以爲公卿何必苦身己膏粟華腴可以飽妻子何必履刃而登鋒以退爲進操文墨而處人後可以有功嗚呼避夷而席險辭潔而就溷先生獨非人情乎抑先生有云吾出山來看盡世事只少一甯武子之愚愚者非但不擇利兼不擇名苟不能爲蠱之不事則寧爲蹇之匪躬大過之滅頂未有浮沈於仕隱之間以自解免者今先生往矣而漸靡至於常之君子猶皆斤斤以讀書窮理砥節修行冠冕天下先生之流風至今在也夫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

唐荆川先生文集附錄

右荆川集十八卷明唐順之撰順之字應德一字義修武進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天啟中追諡襄文事蹟具明史本傳荆川學問淵博留心經濟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以至句股王奇之術無不精確著有左右文武儒稗六編爲士林所推重卽以文論亦能博通今古自鑄偉詞方嘉靖中滄溟弇州繼空同之後以先秦西京之文雄長海內荆川獨與遵巖浚谷數君子發明唐宋六家之緒言其文渾茫演迤盡掃庸庸樸樸之習在明中葉屹然爲一大宗其集初刻於嘉靖無錫安如石編爲十二卷再刻於萬曆外孫孫慎行并正續集爲十七卷益以外集爲二十卷三刻於康熙六世孫執玉編爲十八卷外集未刻今用康熙本重刊訛脫字取嘉靖本補足嘉靖所無仍畱墨丁以埃未敢以私意妄擬嘉靖本多詩五首文一卷執玉不能不見或在外集中與他日收得外集當更附梓以傳光緒乙未春二月武進盛宣懷跋

題
 應出日外傳及前更...
 本重...
 十卷...
 卷再...
 通中...
 下...
 具...



